

嘉兴大藏经 介为舟禅师语录

介为舟禅师语录序

别传之旨如何若何的醉后猜三枚猜得着也是扶墙摸壁走眼目定动的棺材里
瞠眼睛挣转来鹞子已过新罗国单刀直入的虽血溅梵天得胜时未免伤锋犯手眉毛
还在么盖由太白山高登峰造极者绝少禹门浪急暴腮点额者良多惟有
介为和尚龙池洗澡波浪滔天诸方潇洒活泼泼地脱尽语言文字独逞向上风流鸳湖
曾吐气普济大扬眉都门敲磕来直得
大清国里拈椎竖拂如麻似粟许禅和子被这汉一条拄杖挥入东洋大海去也龙蛇何
必分鱼目不必辩还要寻章摘句在之乎者也上吹毛求疵便失却自己眼目。

顺治辛丑暮春朔旦同堂法弟 辄道人严大参盥手敬题

序

禅宗一灯自临济开山而后接其薪传者晨星落落迄荆溪
万如禅师大启宗乘抉奥宣玄说法龙池之上为衣钵正支四方名宿靡不连袂重趫瞻
礼恐后冀其指引迷津证成胜果然桂香满院天花散空究之触背皆非未闻标指见月
风幡聚讼谁其瞻斗悟趋谓非妙蕴难窥异敏希邁哉兹
介为和尚楚中奇士也慧根夙具英颖绝群甫髫髻时即受沙门戒行既则精进益力勤
修罔间积十五六载喟然思所依皈杖策吴浙得
天童密老人引而进之一经启示矍然有悟顿参无上谛后为万师入室真子允哉临济
一派匪是莫归矣久之功行日隆开堂演说人人瞻仰因主报国古寺旧绪赖以聿新则
又师之有造于吴也今观其所说语录书诗皆玄机邃旨为一切世间希有用宜登诸梨
枣以作济世津筏爰笔其事以弁诸简端。

密庵李模题

介为舟禅师语录目次卷首序文卷一上堂(附挂钟板 斋单)卷二上堂卷三小
参拈颂法语入室机缘垂问卷四偈卷五传书引疏卷六题赞自赞佛事卷七萍吟集卷
八影堂集卷九松陵杂录卷十吴门杂录行状塔铭

介为舟禅师语录卷之一

门人 海盐 益证 等编

住嘉兴南湖如如庵语录

顺治六年己丑二月十三日龙池和尚送师入院集郡檀护于十五日上堂嘱付继
住持遂返次檀越请升座僧问如如瑞气昙花现烟雨春光万境新如何是如庵境师云
四面绿阴垂野岸进云如何是境中人师云眼卓孤峰独足立进云如何是人中意师云
奈遇知音进云三句已蒙师指示一句无私意若何师云满腔别调进云昙花瑞现千年
秀一叶流芳万古春师云谁似渠侬得自由进云有意气时添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师
云须是作家始得问昔日世尊鹿野苑中转四谛法轮今辰和尚升座转何法要师卓拄

杖云会么进云恁么大众沾恩学人礼拜师云照顾脚下僧复喝师便打问灵山拈花微笑面面相陈今日竖拂扬眉心心相应且道今古不异一句如何示人师云针割不入进云恁么则当体已超空劫外撑天拄地绝遮拦师云犹是阶下汉乃云今朝四月初一鸟语风声齐出若是灵利衲僧决不向此求觅且道觅个什么不见香严禅师云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喝一喝云又几向声色外威仪参。

结制当日众檀护请上堂师指法座云人天普集狐兔潜踪纵使释迦弥勒也须退身三步喝一喝遂升座拈香祝

圣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灵山付嘱不忘震旦金汤有赖伏为护法宰官居士等同圆般若种智永固信力根深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太白室亲遭毒手弁山堂卒地翻身二十年拨草瞻风末后饮水吃噎今当人天众前爇向炉中供奉现住常州府宜兴县龙池山禹门堂上万如微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敛衣就座维那白槌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问一条白棒当阳现木马横骑海底行如何是临济宗师云杀佛杀祖进云君臣五位全不失个里风光事事穷如何是曹洞宗师云子承父业进云月出海门云吐白凤皇桥下水流东如何是云门宗师云泉声流出广长舌进云未离兜率降皇宫大地山河手掌中如何是沩仰宗师云杲日当空进云野国穷通寒鹊噪梅檀林里透香风如何是法眼宗师云事事无碍进云五家宗旨蒙师指南湖个里事如何师打云你试道看僧喝师打僧礼退优婆夷问除却三玄三要如何是佛师云你是男是女夷拟议师打云忘却了也进云如何是法师云如是你闻进云如何是僧师云礼拜着进云如何是佛法僧三宝师云穿衣吃饭进云除却穿衣吃饭请和尚道师打云你咬着一粒米也未夷礼拜师云佛法僧宝集尔现前离心离识净体圆明若然念起缘生瞥尔迷封万有与么还有言前荐得者么如无又画蛇添足去也喝一喝复云临济大师示众云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常在汝诸人面门出入未证据者看看时有僧出问云如何是无位真人济下绳床搯住云道道僧拟议济托开云无位真人是什么乾矢橛便归方丈师云临济恁么说话大似好肉剜疮若问南湖如何是无位真人但向他道是什么无位真人乾矢橛且道与古人是同是别具眼者试分析看复白椎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冬节上堂问逢至小年节大地意气新青山仍旧色不改旧时人如何是旧时人师拂一拂云会么进云日出方知天下晓水流过院庭中师云对面底嚮进云和尚证明师云证明个甚么僧拟进语师震威一喝乃以拂召云大众还会么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时节若至其理自彰且道是个什么时节一阳生万物长世间多少守株人惟有赵州老子不逐十二时转遂掷拂子喝一喝下座。

上堂问雪屋梅花灼灼辨的眚目不瞪衲子难谩抵如南湖一曲为谁宣师云山林瓦砾纵横说若到常情取信难进云争奈万籁有心闻不得师云恪问三藏教文收不到一声清磬廓无余宝座高登将何所务师云朔风凛凛进云如何是直截提持一句师云汝屈不首进云曲为今时又作么生师云不要你多事乃云达磨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

佛二祖断臂觅心了不可得马大师云即心即佛这三个老古锥恁么为人如钉钉木然虽如是未免承言者丧滞句者迷蓦拈拄杖卓一卓云阿呵呵庭前柏树子菩提萨婆诃。

腊八初祖开光上堂拈拄杖卓一卓云大众还知么今日乃雪山老子睹明星悟道成等正觉之日谓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者老汉何似开眼说梦众中且道迦文未睹明星时还具眼也无复卓拄杖云且喜达磨祖师向拄杖头上豁开眼光烁破四天下去也亦谓现前大众具有如来智慧德相皆因将心待悟所以不能证得证与不证且止众中还识祖师西来意么听取一颂昔睹明星今见大雪星雪光交辉乾坤都照彻祖师西来意早已言漏泄便下座(是日上堂时忽大雪)。

新春日诸山禅硕请上堂问烟锁龙楼玉磬浮半岩残雪占春眸梅含嫩蕊拈新句腊尽春回百草头如何是腊尽春回的句师云柳眼舒窥天地阔春声啼彻岁寒心进云与么则万木沾恩梅吐白殿角风生翠竹呈师云随境漂流汉进云学人只如是和尚又作么生师打云这一棒合该你吃问请问和尚天下何以为二同师云普进云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师云拶乃云腊尽春来草木咸知穷底事冰消冻解狐踪断迹见流长一任乾坤新日月看看原只旧时人诸仁者还识旧时人么若识旧时人且说旧时话昔世尊说法华时有七宝塔从地涌出住在空中于是释迦牟尼佛以右指开七宝塔户出大音声如却关钥开大城门即时一切众会皆见多宝如来于宝塔中坐师子座全身不散如入禅定又闻其言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佛快说是法华经我为听是经故而来至此今日诸山禅硕亦非从地涌出亦非住在空中于弹指顷会集现前蓦拈起拄杖云众中还知这个端的么复卓一卓云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说什么释迦多宝拈来总与一串穿却何故惟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便下座。

上堂问三通鼓罢簇簇上来佛法人事一时周毕祇如尼慧温禅师云拄杖子不在手茗帚柄聊与三十且道过在什么处师打云赏罚分明进云犀因玩月文生角象被雷惊花入牙师云又被风吹别调中僧推香几云老汉是何心行师打云也须吃棒乃云看看正月初四各各眉横鼻竖笙歌拶碎须弥声色打翻酒具佛殿倒骑山门鸟语惺惺分付且道分付个什么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个事分明本成现既是本成现为什么又有我人众生寿者见喝一喝云即此见闻非见闻实无声色可呈君卓拄杖下座。

上堂问枝头梅笑露全提两岸依依绿柳舒啼鸟一声春漏泄请师拈出祖师机师云春风满大地进云恁么则清风敲竹韵红日缀花梢师云何处不风光进云南湖波浪从今息大家齐唱太平歌师云更有事在问不待桃红并柳绿佳音早已遍皇都万象回春即且置劫前一段请宣敷师云鸳鸯飞入金针里绣出双双上碧天进云空王殿上泥牛吼碧玉盘中木马嘶师云作么生是木马嘶的意旨僧喝师云再喝喝看进云不劳再勘师云又与么去也乃云闻声悟道见色明心云门大师虽能耳里着楔眼里挑筋只是不会祖师西来意且道祖师西来意作么生会喝一喝下座。

豁然维那请上堂问拈出少林无孔笛等闲吹出大家知且道谁是知音师云囹圄吞吐三千界进云知音不在频频举达者须教暗里惊师云倒卓须弥任意行进云恁么熊耳山前金凤舞如庵堂上玉鸡啼师云谁是知音僧喝师便打乃拈起拄杖云南湖拄杖子 跳上三十三天筑着帝释鼻孔将东海鲤鱼打一棒雨似盆倾复卓一卓云仍教云收雾卷依旧杲日当空尽十方世界若草若木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长若幼无不尽知尽见所以单提独弄只贵眼亲手办正按旁提须是作者方知几许言前取证那容句外明机还他过量人始行过量事且道作么生是过量事良久云云有出山势水无投涧声。

元宵解制董耀庭姚公抡二居士领众请上堂问结制解制即不问如何是和尚为人处师便棒进云还有不费婆心者么师云现成受用进云恁么则家家有路透长安师云脚跟下一句作么生道僧便喝师云合取狗口乃云去年十月十五日诸方尽起模画样谓之结制今年正月十五日处处瓦解冰消谓之解制结时将眼耳鼻舌身意缚作一团抛入大冶红炉朝锻暮炼得冰消瓦解及至解时把八万四千毛孔等闲撒开一时放光现瑞天雨四花地摇六震鸟语风声齐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令见者闻者听者受者喜者怒者各各踊跃欢喜旷劫无明当下灰空顿教一肩担荷直入千峰万峰眼彻四大海脚踢五须弥十字街头纵横无碍笙歌丛里任意优游且道不动脚跟一句又作么生遂卓拄杖云举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便下座。

上堂情生智隔念别差殊所以动静乖张闲忙得失而不能澄清绝点是故道不属知知乃众祸之门心必由悟悟乃迷源之本知本无方道从何立喝一喝便下座。

上堂竖起拂云山僧拂子头上放大宝光演说无量妙义为汝诸人一音证据了也复挥一挥云假尔再运神通鼓阵卒风暴雨一时大地平沉虚空粉碎正恁么时作么生回避得去看看各自眉毛还在眼上么良久云不是久经风浪者难将大海作家乡卓拄杖下座。

观察黄公百日之辰孝子复仲请对灵升座僧问向上全提当阳剖露即今荐亲一句请师酬唱师云大众证明进云恁么则觐体迥超生死外人间天上任逍遥师云且道黄老居士在什么处进云森罗万象齐稽首师云森罗万象且置毕竟黄老居士面目在什么处僧呈坐具云有意气时添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师云切莫随他转乃卓拄杖喝一喝云大众还会么昔日释迦老子离兜率降皇宫出母胎说法度人即此一喝祇如我护法闍黎黄老居士出母胎离襁褓身长力大知言识礼学儒学佛至于位及天垣言政谏给勒回风行八闽掉臂声颂匡庐挂冠林下稳坐七十余年名不易节金汤无倦亦知即此一喝也又喝一喝云这一喝昔我天童密云师翁曾在太白峰头招手居士向长水岸畔点头幸我师翁拽杖乘风一叶抛泊于此与老居士把手同行入理深谭举个话头令参句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虽然与么闻此一喝顿放八识田中亦没交涉又喝云者一喝即我现住荆溪龙池山本师和尚与老居士道契三十余年始于桐月庵中说家里话

后向曹山顶上起模画样拽动四海衲子一段瞻光有赖然我本师讯别一棹禹门院里掀翻祖翁窠窟耕熟现前田地虽千里同风犹未休道义之交故于己丑春驾没底船泛桃花浪得得到此欲与老居士重结般若缘虽则面面相看眼眼相觑争奈未与亲口道破这一喝在又喝云此一喝自山僧到滌湖以来三经寒暑数次往还常与促膝相谈或热言冷语或倒腹倾肠惟商此一喝更不谈余又谓自幼究心于此事恨未得一地一声是为苦耳山僧有个末后句子正欲叮哼不料居士恁么趁快撩起便行倏忽百日竟辰令公子抱孝踊泣难报慈诲之恩命山僧升此座特为老居士指个安乐法门若也如斯会得即此一喝三喝四喝八百千万亿喝亦不离此一喝即此一喝分身百亿遍布十方尘说刹说无边说亦不曾说着一字如斯方始会得一喝不作一喝用蓦拈拄杖云众中还见么且喜黄老居士来也却在山僧拄杖头上踊跃腾空扬声大叫云南湖长老不合恁么鼓唇饶舌将老夫生平事业一一尽情狼籍致使老夫胸中瓦解冰消端居毗卢顶上优游自在遽喝云适才黄老居士恁么直下承当却被山僧一喝默尔杜口结舌且道山僧与么覩面相呈为复是神通妙用为复是法尔如然现前大众还知黄老居士安身立命处么即此身心现尘刹归元何处不风流卓拄杖下座。

住都门西瓦厂普济禅院语录

师于顺治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受院主觉幻纯公暨众护法宰官居士等恭请结制开堂师至法座前云瞻之在前七纵八横仰之弥高头正尾正鰲奴白牯掀眉须弥灯王眨眼不须眉毛挂剑早已血溅梵天且道新普济如何施設喝一喝遂升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根历磐石叶覆千秋伏惟

当今皇帝圣躬万岁万万岁次拈香云此一瓣香位列天星名标帝极奉为满朝文武概国公卿并及现前护法宰官居士等伏愿股肱帝祚恒新永作法门墙堦又拈香云此一瓣香把手牵人难行惟人自肯方亲常言道冤有头债有主今日人天众前共证酬偿此乃第二回拈出奉供现住江南常州府宜兴县龙池山禹门堂上传曹溪正脉第三十五世本师万如微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乃就座上首白槌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师竖拂云不打闹市门前鼓单提独弄截流机众中还有句下知宗言前取快者么僧问济宗炉鞴盛京重开四海英灵咸集此会和尚且如何锻炼师打云一棒一条痕进云莫便是和尚为人处么师云阇黎还荐取么进云顶门具眼方堪晓耀古腾今达者知师便喝进云万锻炉中铁蒺藜佛祖当涂不让伊师云好个消息僧礼退问法幢初竖选佛场开四众瞻仰未审说何法要师云杲日当空进云四壁盈虚关不住满堂尽是法云飞师云眼横鼻塞僧喝师云者一喝是何意旨进云除却万年天子贵祗有当朝宰相尊师云也须照顾自己僧礼退问古德云欲行千里一步为初如何是最初一步师踏足云会么进云如何是向上一着师卓拄杖进云如何是末后一句师云割进云恁么则天上有星皆拱北海内无针不指南师云且道脚跟下一句又作么生僧便喝师云好一喝士问弟子打鼓和尚上堂且道有拄杖也无师云汝不识痛痒进云如何是声前末后句师云今朝三

月二十四进云如何是宾中主师云不答你进云如何是主中宾师云礼拜着进云如何是主中主师便喝进云如何是宾中宾师云门外汉进云如何是和尚真正佛法师云汝不是其人士便喝师云者一喝落在甚么处士嘘一嘘师云弄精魂汉师乃卓拄杖云若便恁么担当已是落二落三更要第二杓恶水所以道本无言因言显道故尔言言见谛句句归宗如若倚他门户随语生解情存境触头出头没轮回生死作么生得自由自在去所以古人参叩师承有据眼目清正见识稳密堪作人天模范而入门便棒便喝正要你心光发焰性海扬波智天丽日如幽谷无声遂至斯响洪钟虞受叩无不应方乃头头得妙处处全彰岂可以一言而语其优劣者哉若不如斯纵使诸子百家熟背三乘十二分教精通千七百则葛藤横嚼竖咬忽遇着个本色作家不消拄杖子一拨便乃浑身汗下眼目定动要个字脚也摸索不着可见眼见耳闻的到者里总用不得毕竟作么生复卓拄杖云惟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谢词不录)复举僧问南院日月交谢寒暑迭迁如何是不涉寒暑者院云紫罗抹额绣裙腰僧云向上之机今已晓中下之流如何解会院云炭库里藏身师云南院是个作家善辨来机者僧未免就地活埋然虽如是南院犹未会末后句在今日有问普济日月交谢寒暑迭迁如何是不涉寒暑者向他道历历分明院云紫罗抹额绣裙腰师云春花铺地锦迷悟许多人又谓向上之机今已晓中下之流如何解会师云欠少个什么院云炭库里藏身师云太煞分明大众山僧与么批判还有道得末后句的么如无普济自道去也喝一喝下座。

孔雀佛大悲准提菩萨开光上堂问请问和尚这三个老古锥未入红炉已前毕竟唤作什么师云蚤已安名了也进云毕竟如何师云孔雀明王进云檐前瑞气腾霄汉历历分明作者知师云争奈旁观者亲问大悲菩萨现千手眼覆被群生祇如今日所点者是那一只眼师云瞎进云若是这一只眼昔本不闭今亦不开用点作么师云照天照地进云恁么则当阳点出摩醯眼劈破根尘及第空师云照顾眉毛问刻雕众像须凭良匠之工祇如斤斧未运时大悲手眼在什么处师云从来不借他人力进云本色现成乞师点眼师云点眼了也进云我见灯明佛本光瑞如此便礼拜师云犹是第二头事乃以拄杖指像云你看者三个没量大人各各具大人相一时现形变相三头六臂手擎日月鉴天鉴地乃至张弓架箭挥智慧刃佩符印轮具摩醯眼擎山执杵入佛入魔无论贫富贵贱罗刹鬼国遂求即应虽各具无量威德自在神变终不免山僧拄杖子为伊点出佛眼法眼慧眼天眼肉眼一时共见十方世界森罗万象至于草木丛林立地成佛去也诸仁者须信自性立地成佛切莫向外驰求汝若起一念向外驰求心即一棒打折你驴腰。

上堂师云末后拈花迦叶打失鼻孔九年面壁神光失却眉毛者一队老古锥虽与东西为则仔细检点将来两个五百共成一串直至而今分疏不下众中莫有分疏得者么如无普济更与分疏去也东胜神洲与西牛贺洲斫额南赡部洲抚掌呵呵大笑北俱卢洲捶胸助哀何故正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发而皆中节且道是中何节嚮今朝四月初五一时敲钟击鼓及至云集向前佛法一些没有既无一些子佛法汝诸人眼见耳闻

的又作么生咄。

浴佛日放生上堂问世尊初生分手一指且道明甚么边事师云眉毛上见数进云末后拈花与最初一指。是同是别。师云：“也须领略。”进云：“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和尚今日作么生浴？”师云：“横按莫邪全正令。”进云：“恁么则水底有天藏世界，无边风月挂长空去也。”师云：“也须吃棒。”问：“未离兜率，已降皇宫；未出母胎，说法已竟。因甚犹用者一杓恶水？”师云：“亦是自取。”进云：“祇如云门一棒打杀喂却狗子又作么生？”师云：“奈汝不知痛痒。”进云：“和尚还识痛痒么？”师云：“汝不是其人。”进云：“和尚也须三十棒。”师云：“且道山僧过在甚么处？”僧喝，师云：“汝却不知。”问：“昔本不生，今亦不灭。既是不生不灭，为甚又有降诞之辰？”师云：“头正尾正。”进云：“垂丝千尺钩还曲，利物应知语带悲。”师云：“汝还知么？”僧拟进语，师云：“却较些子。”进云：“自有一双穷相手，不妨随处舞三台。”师云：“点即不到。”乃云：“还有问话者么？直饶问得海水腾波、虚空粉碎，要与衲僧分上毫没交涉。众中还知么？今日有个没面目汉从空降下，脱体风流，赤条条地。金盆捧足，九龙吐沫。指天指地，独称其尊，目顾周行去也。非但大地瞻光，乃至情与无情、水陆空行，咸沾恩化。为甚云门又要一棒打杀？贵图天下太平。所以，为人须为彻，杀人须见血。普济今日路见不平，要与云门讨个断决。莫有拔剑相助者么？普济恁么，是为人是不为人？若分别得出，许你亲见云门、释迦；若分别不出，且吃普济三十棒，一棒也不较多。”良久，云：“莫将闲学解，埋没祖师心。”

上堂。问：“祖帜高标于普济，法幢大建于金台。即今七众齐临，未审示何三昧？”师打，云：“令不虚行。”进云：“棒头倾出千秋月，独照乾坤万古明。”师云：“普天风月人犹在。”进云：“滔滔一派滹沱水，直到都门涌雪涛。”师云：“也须打湿袈裟角。”问：“文殊是七佛之师，为甚出女子定不得？”师云：“疑杀人。”进云：“罔明乃下方菩萨，为何出得女子定？”师云：“却较些子。”进云：“女子入定明甚么边事？”师云：“眼睛壁立直。”进云：“世尊坐观成败意旨如何？”师云：“牙齿一具骨。”进云：“谢师答话。”师云：“也须荐取始得。”乃云：“今朝四月十五，诸人切莫莽卤。普济院里打鼓撞钟，正阳门外扬尘簸土。忽然撞着李胡子，蓦面一唾，云：‘元来是你。你若起一念俗见、僧见、法见、佛见，阎罗王即来取你性命去也；你若不起一毫俗见、僧见、法见、佛见，阎罗王亦来取你性命。’毕竟如何？无风荷叶动，必定有鱼行。”复举盘山宝积禅师一日因市肆行，见客买猪肉，曰：“将精底割一斤来。”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长史，那一块不是精底？”宝积当下大悟。“所以，大丈夫汉闻恁般话，便乃发露本地风光

，如从万丈深坑跳出，一肩担荷去也。现前莫有更较宝积一筹者么？嘎？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便下座。

上堂。士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师云：“十字街头眼卓朔。”进云：“弟子则不然。”师云：“你又作么生？”进云：“手长衫袖短。”师打，云：“果然。”问：“但有言说，都无实义；默然杜口，亦非真谛。去此二途，请师直指。”师云：“普济庵前刹竿子。”进云：“恁么则言句了也。”师云：“草木不借春风力，到处花香尽可知。”进云：“可谓拂子头边施雨露，草木瓦砾尽翻身去也。”师云：“也须识自始得。”士问：“夏景连天热，鲜花遍地开。花开花卸，请问和尚卸在什么处？”师云：“眼里缁素，泥人堕泪。”士云：“四大分张又作么生？”师云：“四大分张，犹是外头事。如何是你家里事？”士云：“两头掐断。”师云：“中间又作么生？”士喝，师打，云：“却原不知。”乃云：“昔日大慧禅师因见老宿上堂，云：‘我在老师会中得个末后句，不免布施大众。’良久，云：‘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便下座。大慧云：‘山僧即不然，我在老师会中得个末后句，不免举似大众。’便下座。”师云：“大众还知大慧、老宿末后句么？直饶二老一鼻孔出气，要且同条生不同条死。普济则又不然，我在江南老师会中得个末后句，一时抛向正阳门外去也。待五凤楼点头，即向你道。”便下座。

上堂。问：“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请问和尚，毕竟是多少？”师云：“红尘堆里撒珍珠。”进云：“恁么则雪山片片藏踪迹。”师云：“依旧天晴日头出，雨落阶前湿（忽雨复晴）。”进云：“杲日当空曜古今。”师云：“为甚却有一点照不着？”问：“昔日兴化打宾维那，未审过在什么处？”师云：“更与你一顿。”进云：“恁么罚钱五贯则已，因甚又宾出院？”师云：“赏罚分明。”进云：“智过于师，方堪传受。祇如克宾，还识兴化也无？”师云：“官不容针。”进云：“和尚今日法战不胜，罚知藏师办斋一供。”师打，云：“维那也须吃棒。”进云：“果然赏罚分明。”师云：“静悄悄地。”乃云：“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还有识得心的么？狮子决定咬人，韩卢始终逐块。须是家里人，始说家里话。南泉牧一头水牯牛，拟向溪东牧，不免犯人苗稼；拟向溪西牧，亦不免犯人苗稼，不免随分纳些些。总不见得普济者里瞎驴群队，一任东踏西踏，也无苗稼可犯。且喜水足、草足，一个个饱麴麴地。切忌瞌睡！汝若瞌睡，阎罗王即将木瓜换却汝心，黑豆换却汝眼；牛头阿傍将利刃换却汝舌，缝却汝口，塞却汝鼻管教你有口开不得，有气吐不得，有眼见不得，有心用不得。到此田地，作么生得直下脱略去？普济更与矢上加尖。”喝一喝，下座。

京卫经历司童上甫母难日。请，上堂。问：“若知天命，处处尽成无量寿；将通耳顺，声声皆是古弥陀。此是童君原具足，因斋庆赞又如何？”师云：“一点也谩你不得。”进云：“恁么则柱石千年朝帝阙，金汤万古法王城。”师云：“家家有路透长安。”乃云：“若论佛法二字，直得嘴挂壁上，无言可说，无理可伸。所以，妙性圆明，离诸名相。今日因斋庆赞，不免旁通一线。”竖起拂子，云：“还见么？”喝一喝，云：“还闻么？见乃亲见，闻乃亲闻。既尔闻见分明，更少欠个什么来？咄！即此见闻非见闻，实无声色可呈君。君不见，南山雨湿松苍翠，北海波添岁更长(是日直雨)。”

上堂。问：“教中道：‘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不知汝是什么？”师云：“棋盘街口下马牌。”进云：“祖家又道：释迦、弥勒犹是他奴。且道他又是谁？”师云：“犯禁者斩。”进云：“祖义、教义，是同是别？”师云：“从来没有这些子。”进云：“必竟水须朝海去，到头云定觅山归。”师打，云：“放过则不可。”乃拈起拄杖，云：“诸仁者还会么？”复卓一卓，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拄杖子 跳上三十三天，触着帝释鼻孔，打个喷嚏，落在汝诸人眉毛上，厮结尽力，抖擞不下。直饶抖擞得下，未免明人面前三尺暗。切忌仔细。”复云：“昔，僧问赵州云：‘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州云：‘我在青州做领布衫，重七斤。’”师云：“赵州恁么贴体为人，可怜者僧没处着到。今日有问普济：‘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即向他道：‘我在都门做领葛布道袍，重三斤四两。’且道与赵州是同是别？若道是同，争奈寒暑何？若道是别，又争奈寒暑何？山僧与么亦不压良为贱。此话三十年后自有识得轻重者在，汝等更向者里讨什么斤两？”以拄杖趁散大众，归方丈。

上堂。师云：“净裸裸，赤洒洒；绝遮拦，没可把。普济安居月余，日来未审所求何事？若教他立地成佛去，不免自生退屈。只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管取头彻尾彻。彻不彻，那怕瓮中走却鳖。一款招承了也！且道是何罪结，逢人但恁么举？普济有此说没此说？云门乾矢橛。”喝一喝，下座。

端午节，上堂。问：“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百舌咸消灭。当阳不必挂灵符，直截根源请师说。”师云：“谁思屈子意，千古动悲风。”进云：“恁么则大家相看斗龙舟去也。”师云：“莫眼花。”乃云：“家家门前艾旗高挂，蒲剑挥空；魑魅魍魉，扫踪灭迹；闲神野鬼，何处窥张？雄黄酒到处喷洒，敕令符挨门排帖。城市儿童点额，村坊父老欢杯。祇如汨罗江上，楚水连天，龙舟斗彩，角黍投漩，又作么生？虽然事因人设，时逢节庆，争奈当年于此日招魂，千古恸悲风？且道衲僧门下如何庆感？不免也歌一曲：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两样声。若问西来佛祖意，三千里外没途程。没途程，可怜生。

君不见，九年面壁兮单丁，五叶花开兮令行。雨落地湿，日出天晴。且道是甚时节？乐歆歆兮依前，日午打三更。”

上堂。师举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师云：“若乃离名离相，业识茫茫，无本可据。其或就事就理，如蚕作茧，自缠自缚。即心即佛，亦是认贼为子；非心非佛，何似捏目成花？马大师是何心行，普济一味应病与药，岂肯为蛇添足？祇如古人道：‘东司头不得与你说佛法。’既东司头不得说佛法，莫是法堂前说得么？若总作恁般见解，三生六十劫也未梦见祖师西来意在！”遂撙下拄杖，展手，云：“我手何似佛手？”便下座。

上堂(是日大雨)。乐修法师问：“龙池兴法雨，滂沱润燕山。古曲无音调，请师为重宣。”师云：“拍拍是令。”进云：“祇如洞上宗风，如何是正倒时便起？”师云：“切忌向功勋边坐杀。”云：“如何是正起时便倒？”师云：“棒头指处，血溅梵天。”云：“如何是起倒同时？”师云：“瞎。”“如何是起倒不立？”师云：“大众俱在现前。”进云：“四句已蒙师指示，不涉起倒时如何？”师云：“礼拜着。”进云：“更有应时为人一句，请师直指。”师云：“风云为尔通消息。”进云：“恁么则不风流处也风流。”师云：“也须照顾自己。”乃云：“过量人自尔异目超宗，白拈贼惯便就窠打劫。衲僧家果有如斯手段，不妨竿木随身，逢场作戏；乘机接物，驱耕夺食，亦不为分外。岂不见高峰大师在三塔悟得个‘百年三万六千朝，返覆元来是这汉’，便打脱个拖死尸底句子，以为一场欢喜，及见雪岩钦，一日问云：‘日间浩浩还作得主么？’云：‘作得主。’又问：‘睡梦中作得主么？’云：‘作得主。’又问：‘正睡着时，无梦、无想、无见、无闻，主在什么处？’高峰大师被此一问，只得无理可伸，无言可对。所以，古人虚心，不肯自欺。若是今时之流，不是擎拳，便是竖指，一时勉强支梧过去。如此等辈，实可怜愍。故尔，钦云：‘从今日去，也不要汝学佛学法，也不要汝穷古穷今，但只饥来吃饭，困来打眠，才眠觉来，却抖擞精神，我这一觉，主人公毕竟在什么处安身立命？’你看高峰大师将这个疑团子安在胸中，五年吞吐不下，一日被同宿推枕头堕地，廓然大悟，方知是个到家时节，始信从上为人言不谬发，岂效认光影门头而为印可者哉？大众，且道高峰大师悟个什么来？”云：“红炉岂是闲施設，要炼真精不变金。”

柯总督夫人请，上堂。师乃卓拄杖，云：“拄杖子为汝诸人说佛法去也。诸人还信得及么？若信得及，直下一念知归，十方世界消殒。净体圆明，真常独露。旷劫无明烦恼，即是真如佛性。情见习气，亦是游戏三昧。始信圣凡不二，含灵一家，山河大地，草木丛林，都归自己，又有什么僧俗男女之见？所

以，经云：‘若能转物，即同如来。’且道现前之物，又作么生转？直饶转得，也只得一半。祇如那一半又作么生？不妨更与道破。”喝一喝，下座。

上堂。师云：“须菩提解空第一，生时家室尽空。世尊才升座，须菩提便出众，云：‘希有，世尊。’大慧杲禅师云：‘见个什么道理，便恁么道？’天亲菩萨作无量偈，只赞‘希有’二字。圆悟禅师云：‘一句是一个铁橛。’故六祖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便悟去。”师云：“现前众中且道六祖悟个甚么？若知六祖悟处，便不辜负自己；若不辜负自己，便乃直截根源，一刀两断，直教剿绝去，实无一法可当情。更说什么‘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遂卓拄杖，云：“知音不在千钟酒，一盏清茶也醉人。”

上堂。师云：“剿绝一句子，不辞向汝诸人道去也。”良久，云：“还会么？三乘十二分教，一时应病与药；千七百则公案，亦是披枷带锁。若是个大丈夫汉，瞥尔见彻根源，药病俱除，枷锁顿释，向二六时中洒洒落落，遇境安排。有甚么的的确确，见眼是色，闻耳是声，声色堆头祖师心？祖师心且置，作么生是汝诸人自己底心？杀人者知罪，旁观者吃惊。”

解制，上堂。问：“根尘同元，缚脱无二。教中既无缚脱，禅门何有结解？”师云：“不向他家路，纵横任去来。”进云：“祇如解开布袋头，放出一群牛，请和尚放出牛看。”师云：“照顾脚下。”进云：“忽遇着踞地狮子，向什么处躲避？”师云：“遍界绝踪迹。”进云：“恁么则丧身失命了也。”师云：“果然。”乃云：“普济院九十六日安居已竟，不曾动着诸人一些。及至蓦地一拶粉碎，向二六时中屙屎放尿，穿衣吃饭，行住坐卧，触着磕着又作么生回避？若回避得，许你十字街头纵横无碍，淫坊酒肆任意逍遥。如若未然，切忌仔细。他日阎老子前，莫谓山僧不道。”喝一喝，下座。

如如开钟板(附)

师云：“云从龙，风从虎。马祖僧堂，百丈规矩。不落声闻，大丈夫；遵循号令，历今古。”遂击板。

如如斋单引(附)

铜头铁额，不问庐陵米价；水足草足，休提赵州公案。木札羹和盘掇出，铁屑饭一任吞吐。虽然如是，南湖不做这般去就。要使应供高流，人人脚跟点地；饱参上士，个个鼻孔撩天。

普济挂钟板

师云：“少室单丁，遍地儿孙出马驹；大雄号令，典型千古振宗风。祇如旧店重开，又作么生？”遂挂板，云：“一番提起一番新。”复击板，云：“随伊吃饭穿衣去，眼里闻声处处真。”

普济斋单

普济院里赤手空拳，不问如何若何，一个个眉毛厮结，要与黑面老子讨个越生出死的路头。恰遇着山僧，劈脊一棒，直教瓦解冰消。虽然如是，也要灶里明生，钵盂口湿。

卷一(终)

嘉兴大藏经 介为舟禅师语录

介为舟禅师语录卷之二

记录

住吴江海云寺语录

师于顺治十八年二月十九日在禾中万松庵受请，于四月十五日进院。

山门。师云：“广大法门，不用起模画样。且道随方建化又作么生？当轩路径通霄汉，一任擎头戴角来。”喝一喝，便入。

伽蓝。师云：“拥护丛林在尔，提持祖令由我。将此深心奉尘刹，卫法卫僧莫懈惰。”遂烧香。

韦驮。师云：“支那国中宾中主，海云寺里主中宾。祇如宾主相见，如何话会？”遂插香，云：“此瓣香烧大家知。”

佛殿。师云：“巍振大千，天魔外道拱手；至尊三界，历代帝王曲膝。今古不离空劫座，世出世间咸瞻仰。”遂展拜。

据室。云：“从上老古锥，尽向这里坐断天下人舌头。且道新长老如何施設？饶伊铁额铜头汉，到此也须亲煅炼。”便起。

当日，众护法请，上堂持庵。金居士同尔初和尚递疏，师接疏示众，云：“大众会么？这个是勾无面目汉的信符，具异口同宣的妙义，恰好落在山僧手里。若为流通，却请第一座对众拈出，始见千里同风，终归异途一辙。”宣疏毕，师指法座，云：“此个大宝法王之座，天然突地，迥绝周遮，直饶须弥灯王亦不敢正眼觑着。且道新海云如何趋步？”喝一喝，便升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拔出人表，迥不同俦，爇向炉中，专为祝延当今皇帝圣躬万岁。”次，拈香，云：“此一瓣香，灵山亲承嘱付，法筵赖以覩面。伏惟满朝文武并及现在宰官、郡邑缙绅、护法、居士等众，历劫不昧，灵根现前，均资慧力。”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初向南湖扬声，次于都门酬价。此乃第三回拈出，供养江南常州府宜兴县龙池山禹门堂上先师万如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敛衣就座。圆明和尚白槌，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师云：“若是第一义，山僧未离嘉秀，圆明和尚蚤已一槌打就了也。还有超关夺越者么？”僧问：“月到海云处，风来满院香。如何是海云境？”师云：“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进云：“如何是境中人？”师云：“覩面荐取。”进云：“人境已蒙师指示。如何是佛法的的意？”师打，云：“向这

里会去。”进云：“不辞行脚苦，随处得风流。”师云：“看看时雨洒长空(时升座渐有微雨)。”师乃云：“一句了然，千差截断，不落有无阶级，岂容拟议思惟？所以，建法幢，立宗旨，传佛祖心印；别教外，离言诠，廓人天正眼。透声色外，横身古路，向百草头，卓立风规。直饶见彻如斯，若到衲僧门下，更有向上事在。”遂举起拂子，云：“大众还会么？万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捞漉始应知。”复曰：“昔日法灯禅师云：‘山僧本欲深栖岩窦，隐遁过时，盖缘清凉老人有未了底公案，出来为诸人了却。’山僧自先师去世以来，向因抱病守拙，适承郡邑护法、缙绅、春元、文学、居士等众，既我同门圆明尔初和尚，驰翰相招，将山僧推出海云座上，若谓为龙池先老人了未了底公案，则瞎却天下人眼去在；若谓不为龙池先老人了未了底公案，亦瞎却天下人眼去在。且道利害在什么处？”复举王常侍一日访临济，同到僧堂内，侍曰：“这一堂僧还看经否？”济曰：“不看经。”侍曰：“还学禅否？”济曰：“不学禅。”侍曰：“经又不看，禅又不学，毕竟作甚么？”济曰：“总教伊成佛作祖去。”侍曰：“金屑虽贵，落眼成翳，又作么生？”济曰：“我将谓你是个俗汉。”大慧禅师云：“临济老汉握一柄金刚王宝剑，气冲宇宙，天下横行。等闲被这官人轻轻一撈，便见冰消瓦解。且道这官人有甚长处？听取一颂。”大慧颂云：“世出世间希有事，显发须凭过量人。只将补衲调羹手，拨转如来正法轮。”师云：“临济大师大似藏珍之家忽遇个白拈贼，挨身一擦，便倾出颗摩尼宝珠，光前绝后，耀古腾今。大慧恁么拈颂，壁立万仞，千古之下，谁敢埋没王常侍？且道临济、大慧还有为人处也无？听取海云一颂：一段奇特大因缘，分明验的向人前；大家豁开正法眼，莫教灭却瞎驴禅。”圆明和尚结槌，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上巳日命监院启论普门品经期。沈天一居士设斋。请，上堂。僧问：“祖意教意即不问，声色堆中请师指示。”师云：“何处不称尊？”进云：“恁么则香风遍处谁能识，湖水深云笑满腮。”师云：“谁是知音者？”僧喝，师打，云：“者一喝落在什么处？”进云：“大众证明。”师云：“且喜没交涉。”僧礼拜，师乃云：“有佛处不得住，菜花开遍，处处黄金布地；无佛处急走过，林木森阴，村村烟柳垂丝。好光景，大家看，浪涌桃花三月三；平地一声烧尾去，峥嵘头角绝遮拦。且道海云队里如何变化？”良久，云：“谩夸三级禹门浪，密移一步看飞龙。”卓拄杖下座。

因开三门程居士夫妇设斋。请，上堂。僧问：“门开八字，明贤蚤悟；风帆未挂，达者先知。正恁么时如何？”师云：“纵目所观。”进云：“龙女献珠增意气，垂虹亭畔得风流。”师云：“海云天际阔。”进云：“钩头未钓寒潭月，柳线先穿金鲤鱼。”师震威一喝，僧礼退。问：“一喝分宾主，照用一

齐行。如何是照用一齐行？”师垂拂，云：“你还上钓么？”进云：“如何是先照后用？”师云：“你不在门外。”进云：“如何是先用后照？”师云：“棒棒见血。”进云：“如何照用同时？”师云：“汝试观看。”进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时？”师云：“今日不答汝话。”进云：“照用已蒙师指示，向上法身事若何？”师云：“处处桃花刺眼睛。”进云：“恁么则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师云：“过去久矣。”进云：“有意气时添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师云：“不得头上安头。”僧礼拜，师乃云：“法无定相，遇缘即宗；智不格物，随流得妙。直得观音菩萨，尘尘作主，刹刹分身：应以比丘、比丘尼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居士身得度者，即现长者、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若男、若女等身得度者，即现若男、若女等身而为说法。正所谓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诸仁者还知山僧拂子为诸人说法么？”蓦竖起拂子，云：“向一毫端上建宝王刹，现千百亿释迦牟尼佛而为说法去也。虽然如是，总不见得，何故？若将耳听终难会，眼里闻声始自知。”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问：“松陵城畔，众信殷勤。师登宝座，祖印高提。如何是密密意？”师云：“鉴。”僧喝，师便打，乃云：“击大法鼓，演大法义；蠢动含灵，个个瞥地。为甚灵昭女又道‘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适才落雨，恰又天晴，晴雨分明。见者亲，见者亲，切莫驰求向外寻。直饶尘说、刹说、无边说，海云将来都抛却。为甚如斯？个个闻见分明。”喝一喝，下座。

三月十五日施主设斋。请，上堂。僧问：“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第一义即不问，如何是当观？”师云：“蚤已道过了也。”进云：“金风吹玉管，那个是知音？”师云：“目前无异法，不与众同流。”进云：“狮子盖覆群音去也。”师云：“吓杀闍黎。”僧喝，师云：“不得乱鸣。”师乃云：“有时向十五日前成所作智了办也，有时向十五日后妙观察智分明也。且道正当十五日大圆镜智，目前无一法，无一法不在目前。才拟一法，便隔千里万里去也。祇如平等性智一句又作么生？情与无情等共见，眼里瞳人各不知。”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问：“春末夏初，绿树成阴；师升宝座，有何祥瑞？”师竖拂，云：“会么？”进云：“琉璃殿长珊瑚树，玛瑙阶生碧玉花。”师云：“见个什么道理？”进云：“薰风有意无人晓，吹绽梅花笑岭头。”师云：“未是时节。”僧喝，师云：“再喝一喝看。”僧礼拜。问：“马祖一喝，因甚百丈三日耳聋？”师震威一喝。进云：“黄檗吐舌又作么生？”师便打。进云：“雪后始知松柏操，事难方见丈夫心。”师云：“也须领会始得。”师乃云

：“今朝三月廿六，春风夏日成熟。海云寺里无为，露柱灯笼碌碌。直得三千诸佛，说法于重重香水海；五百高流，应供于天上人间。且喜海云终日吃粥，未曾嚼着一粒米，又作么生？正直众施主设斋，请山僧升座，为诸人说一句佛法。且道这一句子如何说？为复是福田说，为复是受供说？若为福田说，福田无量；若为受供说，受供无处。且道除此二途，如何即得？”卓拄杖，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便下座。

比丘尼明贤勤修，领众善友设斋。请，上堂。问：“一轮杲日当空挂，四海山河处处明。文殊是七佛之师，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师云：“通身显露。”进云：“大定等虚空。罔明是初地菩萨，为甚却出得女子定？”师云：“拈来全不费工夫。”进云：“出得出不得，今蒙指示。祇如瞿昙、女子、文殊、罔明，即今在甚么处？”师云：“都与一串穿却。”进云：“恁么则一把柳丝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栏杆。”师云：“也须施功绝妙始得。”进云：“谢师答话，学人礼拜。”师云：“阇黎又分身去也。”僧便喝，师云：“大众，且道这一喝还有宾主也无？”进云：“也要和尚知得。”师乃卓拄杖，云：“若识得这一喝宾主历然，目前万法无不了了。其或未然，不免与诸人下个注脚。今朝四月初一，夏热春声已毕。乍晴乍暗作甘霖，草木昆虫均利益。且看行人路头滑，带水拖泥，半干半湿，奇逢移花，接木漫呈，巧手缘尔，攒米作供，特煞现成。祇如百花丛里安身，十字街头着脚底，合作么生销受？莫将世俗见，埋没道人心。”下座。

史、金、包、张、陈、沈众善友设斋。请，上堂。问：“垂虹亭畔，脱体全彰。未审海云门下如何？”师云：“风恬浪息。”进云：“因甚城东老母与佛同生，不得见佛？”师云：“你那里见得？”僧一喝，师打一拂，云：“叫屈作么？”进云：“为什么十指头上俱现？”师云：“莫妄想。”问：“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二六时中，在圣不增，在凡不减。如何是不增不减底道理？”师云：“那里得这消息？”进云：“水底虾蟆吞日月，不风流处也风流。”师云：“却不风流。”僧拟议，师便喝。进云：“哑子吃黄连，舌头俱宕出。”师云：“略知滋味。”问：“春归何处也，满目绿阴浓。了了不迁义，朝朝日出东。春去夏来，因甚又道不迁？”师云：“农夫个个望甘雨。”进云：“处处绿杨堪系马，家家有路透长安。”师云：“长安且置，吴江风境又如何？”进云：“白云片片归岩谷，芳草漫漫掩逝川。”师云：“漫将声意语喃喃。”进云：“大众牢牢着耳听。”师云：“音韵都在千峰里，啼彻南寻万木新。”僧喝，师云：“是何意旨？”进云：“聋却一堂僧。”师云：“没交涉。”问：“智与师齐，减师半德。过在甚么处？”师云：“过在阇黎。”进云：“某甲推倒禅床，喝散大众，又作么生？”师云：“你不是其人。”进云

：“从来靚面难回互，遍界明明不覆藏。”师云：“好与三十棒。”进云：“坐却毗卢印，踏破普贤门。”师云：“切莫乱走。”僧便喝，师云：“又乱喝作么？”师乃云：“身是菩提树，心是光明台。智性清浄海，日不假安排。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现前诸仁者，还识得神通妙用么？若识得，神通妙只在动用中，头头显露，物物全彰。非但现前四众人等亦如是，过去诸佛亦如是，未来诸佛亦如是，现在诸佛亦如是，乃至僧亦如是，俗亦如是，男亦如是，女亦如是，蠢动含灵亦如是。所以道：不见一法即如来，方得名为观自在。”以拂子击香几，下座。

比丘尼领丁信童设斋。请，上堂。问：“诸家门庭即不问，三玄三要请师宣。”师云：“点即不到。”进云：“为甚么点即不到？”师云：“点。”进云：“看破了也。”师云：“不点。”僧一喝，师云：“到即不点。”问：“古人一言半句，便知曹洞儿孙。”师云：“我这里总用不着。”僧便喝，师云：“你者一喝是临济，是曹洞？”僧又喝，师云：“再喝喝看。”进云：“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师云：“也是乱统。”师乃云：“适才伐鼓升座，早已向诸人道过了也。乃至鼓寂钟沉时又作么生？所以道：灵源不昧，万古徽猷，入此门来，莫存知解。且道未入门一句又作么生道？”遂以拂子击香几三下，云：“海云今日失利。”下座。

在心禅人领陶省吾居士等设斋。请，上堂。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云：“百杂碎。”进云：“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云：“靚面不相识。”进云：“如何是人境俱夺？”师打云：“把舵逆风行。”进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师云：“从来不踏歌舞地。”进云：“恁么则一月印千江去也。”师震威一喝，僧礼退。师乃卓拄杖，云：“还会么？知有底人，穿破声色外无遗，灵然独耀；踏翻歌舞地，游戏物，等同真；花街柳巷，出入自由；淫坊酒肆，纵横无碍；直向百花丛里不沾身，荆棘林中全意气。又有什寒暑不迁之谓耶？所以，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现前诸仁者，还知自己得妙之处么？眼观空色界，心印了无宗。”喝一喝，下座。

比丘尼觉尘领超果设斋。请，上堂。问：“师升猊座，四众临筵。向上一机，乞垂方便。”师良久，云：“会么？”进云：“恁么则全凭一滴曹溪水，流入沧溟透底香。”师云：“汝再道看。”僧喝，师云：“看。”僧作礼。问：“昨夜吴江传消息，报道海云飞上天。如何是诸佛出身处？”师云：“杲日当空。”进云：“恁么则针锋头上翻筋斗，红炉焰里碧波生。”师云：“照顾眉毛。”进云：“只如‘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作何话会？”师云：“个个得意气。”进云：“一句曲含千古韵，万重云散月来初。”师云：“又被风吹别调中。”进云：“水上东山行不住，火中木马夜嘶鸣。”师云

：“露柱向汝道什么。”进云：“可谓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师云：“阇黎为甚被片云遮却？”僧连喝，归众。问：“棒打石人头，曝曝论实事。如何是实事？”师云：“亲言出亲口。”僧打一圆相，师云：“看破了也。”进云：“举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师云：“只是你不会。”僧竖一指，师云：“指东话西作么？”师乃云：“穷理尽性，达诸佛之本源；运智酬机，豁当下之狐疑。泯妄绝寂，即如如佛。所以经云：‘当知是妙法，诸佛之秘要。’现前大众，还知汝自己秘要么？灵光耀彻三千界，山河照破自无私。”卓拄杖，下座。

张子明居士为严父设斋。请，上堂。问：“佛祖未出世，天地犹未分。如何指示？”师云：“庭前柏树子。”进云：“未升座已前，再请一语。”师打，云：“会么？”进云：“吴城与海云斗额又作么生？”师云：“家家门前火把子。”师乃云：“了达妙智，别异归于佛海；透脱玄机，敲唱歛于一音。所以，心不离境，境不越心，物我洞然，当体融化。正所谓古佛家风，在处音振声扬；野老讴歌，随流缘澄影寂。且道不落算数一句又作么生道？长年不老云中鹤，亘古无亏寿域山。”喝一喝，下座。

佛诞日，西门众居士设斋。请，上堂。问：“云开日出，雨落地湿。未审还打湿袈裟角也无？”师云：“突出便见。”进云：“恁么则指天指地千古意也。”师云：“何处不夸尊？”僧喝，师打，云：“也不可放过。”问：“昨夜降王宫，今朝成佛道。打破太虚空，如何觅得？”师云：“觅得觅不得且置，即今在什么处？”僧喝一喝，师云：“只者一喝那？”进云：“亘古亘今藏不住，大千沙界绝罗笼。”师云：“为什么脚跟不点地？”乃云：“今朝四月初八，净饭王宫生悉达。九龙吐水沐金躯，大地山河光交洁。无端撞着老云门，特地一棒要打杀。然虽如是，谁是知恩报恩者？若解知恩报恩，则三世诸佛、历代祖师，总向汝一个鼻孔出气，又说什么未降王宫、度人已毕，未出母胎、说法已竟？只如今朝四众临筵，请山僧升座，还是悉达降生了也？还是度人已毕？还是说法已竟？若检点得出，许你具一只眼。且道海云为人一句又作么生道？千峰势到岳边止，万派声归海上消。”喝一喝，下座。

完经期，监寺偕两序请，上堂。问：“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今日海云解制，且道何人会得？”师打，云：“你会么？”进云：“不会。”师云：“为甚不会？”僧云：“不会，不会。”师云：“大好不会。”进云：“万古碧潭空界月，月中丹桂凤凰栖。”师云：“却是汝不解栖。”僧便喝，师云：“莫乱统。”师乃云：“今朝四月十五，农夫渐入劳苦。分付我辈出家儿，切莫粗心学莽卤。诸方处处结夏安居，入兹平等性智了也。惟有海云寺里一味平坦坦地，举步措足，无不了了。若以眼见耳闻，即落于见闻觉知；若不以眼见耳闻

，亦落于见闻觉知。教中云：‘若能转物，即同如来。’” 蓦卓拄杖，云：“且道物作么生转？” 喝一喝，下座。

上堂。师云：“春日晴，春鸟鸣，春风拂拂柳条新。山河大地无遮障，草木馨香总是春。多少往来行路者，不知谁识个中人？众中还识个中人么？海云恁么则直不藏曲去也。” 以拂子划一划，云：“分明觌体吾无隐，理事融通处处真。” 遂卓拄杖下座。

为计念祖文学对灵，升座。师云：“昔日张拙秀才，明此宗，达此理，作偈云：‘随顺世缘无挂碍，涅槃生死等空花。’” 蓦竖起拂子，云：“计文学念祖，汝还会么？汝父谓汝才离襁褓便能诵诗书，及至韶髫之岁，文彩全彰，真乃奇才异世之神童也。先圣年十有五而至于学，至于从心道明一贯之旨，汝年十五已列庠序，欲望声名注于竹帛，永焕祖父门墙。今方十六，讫遭痘，司行谴促，尔天资夭折于妙年。生前笃志学儒，诚谨淳孝，究心内典，而自觉自知，临终之际，欣剪发披缁，具沙弥体相，正身危坐，叉手结印，瞑目长往，真可谓儒释之奇男子也。致令汝双亲、祖母不忍，难割肺腑痛彻之悲，故请山僧升此座为汝一一指示分明，恁么则随顺世缘无挂碍去也。且道辞亲割爱一句又作么生道？但愿灵根终不昧，何妨嗣世再生芽？” 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师云：“月直清和夏日长，无边景况逐人忙。桑林叶剪蚕丝白，春去催耕菜麦黄。祇如灵昭女道‘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又作么生理会？” 竖起拂子，云：“明明拂子头，明明祖师意。且道今古是同是别？若检点得出，许你具一只眼；如若未然，更为重说偈，言：百草头边流不尽，庞家女子太风光；海云不与蛇添足，只要诸人自主张。” 遂掷拂子，喝一喝，下座。

佛诞，日圆菩萨大戒，上堂。僧问：“踞虎头，收虎尾，衲子寻常作略。祇如全提正令一句又作么生？” 师打，云：“全提正令横无碍。” 进云：“龙袖拂开全体现，象王行处绝狐踪。” 师云：“如何是绝狐踪处？” 僧便喝，师云：“非汝境界。” 问：“今朝四月八，皇宫生悉达。惹得韶阳老，一棒要打杀。为复是神通妙用，为复是知恩报恩？” 师云：“天上天下，唯吾独尊。” 进云：“祇如和尚坐筹帷幄，决胜千里。设有个单刀直入底汉到来，又且如何？” 师云：“正令当行。” 进云：“若不惯经曾百战，闻者无不丧胆魂。” 师云：“退身有分。” 僧一喝，归众。乃云：“提剑搅龙门，未谓好手；一棒全正令，漫称作家。直得千百亿身等示一身，于一身中现无量千百亿狮子座，于狮子座上现无量千百亿卢舍那身、千百亿释迦牟尼佛身，各各一等，同声诵此无量亿诸佛、菩萨心地法门，令已学一切菩萨、未学一切菩萨、当学一切菩萨，证此无量心地法门戒法之体，明此无量心地法门戒法之原，于千光王影

中光光相照，于一光中建无量广大佛事，如一毛头许相似。汝等诸人还会么？”良久，云：“漫言独步称尊贵，那个男儿不丈夫？”卓拄杖，下座。

四月十五日讲梵网经完，上堂。僧问：“薰风吹动百花香，无位真人不覆藏。脱体风流随处得，更将何法可商量。”师云：“探珠宜浪静，动水取应难。”进云：“与么则掀翻大地寻知己，拨转支那定是非。”师云：“海云门下匝地风高三尺。”进云：“正是和尚放身命处。”师云：“莫谤他好。”僧礼拜，归众。问：“把住，则乾坤失色；放行，则瓦砾生辉。如何是放行中把住的事？”师云：“一串穿却。”进云：“如何(是把)住中放行的事？”师云：“无你立地处。”进云：“恁么则桮栗横肩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师云：“看脚下。”乃云：“理无碍说，事无碍说，理事无碍说，事事无碍说，乃至借物明心说、总说、别说，恁么唤作教，得么？拈花微笑，断臂安心，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即此用，离此用，一喝三日耳聋，玄中具要，主中历宾，宾中历主，照用同时，照用不同时，至于乾矢橛、麻三斤、庭前柏树子，恁么唤作禅，得么？祇如佛制，比丘于此日，诸方结夏安居，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恁么唤作戒，得么？海云总不恁么。直教桮栗横肩去，拨转如来正法轮。”便下座。

师受姑苏报国寺请，上堂。拈疏示众，云：“春花簇，锦穿林，快语如梭，夏火炎新。透底玄音若雷，闻声赞扬，莫及函盖，文彩全彰，要会离言别旨么？应须对众敷宣。”宣疏毕，指法座，云：“峭峻处别有风规，坦夷处斩新条令。恁么唤作宝华王，蚤已孤负己灵。”喝一喝，便升座。拈香罢。僧问：“海云三载风帆稳，吴市法幢报国新。如何是应时一句？”师云：“春雨如膏。”进云：“不入惊人浪，难逢称意鱼。还许学人下钓也无？”师云：“水浅不是泊船处。”僧喝，师打，云：“乱鸣作么？”进云：“小出大遇去也。”师又打，云：“莫乱走。”进云：“埋没人不少。”师云：“谁埋没你？”又僧问：“昨夜万山晴，今朝烟雨集。一色本同根，俄尔成差别。如何是不差别的法？”师云：“万叶千枝同一体。”进云：“恁么则意气不从天地得，英雄岂逐四时凋？”师云：“那个男儿不独尊？”进云：“道古任传天子令，时清唯听太平歌。”师云：“风行草偃。”进云：“泥牛吼处乾坤廓，木马啼嘶草芥鲜。”师云：“且道是什么人闻见？”僧便喝，旁僧亦同喝，师云：“两喝一彩。”又僧问：“姑苏城内传消息，海云堂上振家风。覩面提持端的旨，未审当阳付阿谁？”师云：“该耳知音。”进云：“与么则曹源一滴水，芳芬遍界新。”师云：“叶茂千秋。”进云：“须是一番调羹手，拨转如来正法轮。”师云：“据令当轩。”进云：“一雨普润周沙界，山川草木尽沾恩。”师云：“正是时节。”进云：“弯弓已挂狼烟息，四海歌尧贺太平。”师

云：“横按镬耶清宇宙。”请主亚主问：“独占松陵，道布乾坤。承蒙和尚慨允吴门报国。今日同诸护法特来迎请和尚，未知如何指示？”师云：“一肩担荷。”主顾视大众，云：“大众还闻么？”师云：“也要自肯承当。”乃云：“太湖三万六千顷，未是阔在。缥缈七十二峰，堆秀出云间，水流环翠，百花香江城，人人着眼，阖闾门开万户扃，吴山个个点头，还会么？正所谓真不掩伪，曲不藏直。直得向卧龙街头全身放下，闹市路口任意纵横。所以，动若行云，止犹谷神。行云去以无心，谷神住而何间。是故，动必有时，住必有方。且道即此就彼一句又作么生？”良久，云：“呼空响应海云集，伐鼓声中报国新。”喝一喝，下座。

住吴门报国寺语录

康熙三年四月十五，师于松陵海云寺受请，五月初九日进院。

山门。卓拄杖，云：“八字打开凡圣路，三千里外绝淆讹。”复卓一卓，云：“会么？看取新条令，吴门跨独尊。”

佛殿。云：“威音已前，几许覩面相逢？呱声地，直得全身显露。今日人天共集，岂可越例攀条？”遂展具，拜。

韦驮。云：“楼至化身，名称普眼。报国维新，云堂众满。供感三洲声热碗，殷勤瓣香凭拘管。”

伽蓝。云：“法王墙堦，丛林保障。愿力弘深扶正眼，管教大地同安养。”

祖师。云：“东土西天，起模画样。嘴卢都，言无诳，累及儿孙殃不了，酬冤只得者瓣香。”

入室。云：“三头六臂的，平空放下；浑身着眼的，没处分疏。一棒施行该百令，铜头铁额血淋身。”便坐。

当日。监院暨众檀护及斋主范居士等请，上堂。监院递众护法公启，师接，示众，云：“霞笺耀彩，海云众目瞻光，翰墨流香。报国公验端的，还有见闻日新者么？其或未然，再烦表白。”宣疏毕，指法座，云：“者大宝华王，不假特地涌出，亦非从天降下。漫谓游行绝伴侣，让伊独步上头关。”遂升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持乾纲而布政，掌坤维而新民。伏为当今皇帝圣躬万岁万万岁！”次，拈香，云：“筹运莫测之机，辅弼弘化之佐。德不孤邻，名垂勋籍。伏为满朝文武并及当道都抚、将军、郡邑尊官、本寺护法、大檀、居士等众，共卫佛国，金汤洞明，般若种智。”又拈香，云：“专为本寺中兴、弘戒、演教、茂林先律主，因缘辐辏，希声远播。”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名不得，状不得。此乃第四回拈出，供养常州宜兴县龙池万如先师，用酬法乳。”就座。黎川罗汉眉庵长老白椎，云：“法筵龙象众

，当观第一义。”师云：“拂电之机扫踪绝迹，智勇之士当仁不让。还有争先夺旗者么？”僧问：“这条白棒重拈出，的的相承报国恩。且道作么商量？”师云：“师恩有据。”进云：“特地一肩担荷起，象龙全集电光机。”师云：“急着眼觑。”进云：“茂林堂上分宾主，肘后玄锋一脉新。”师云：“百花洲前添意气。”进云：“王令已行天下遍，将军塞外绝烟尘。”师云：“野老讴歌。”进云：“到者里只得兵随印转，将逐符行。”师云：“也须怎么始得。”僧便喝，师云：“大好一喝。”进云：“看取令行。”师云：“过去久矣。”僧问：“昔日无准禅师道‘名不得，状不得，取不得，舍不得，只么得’。且道得个甚么边事？”师云：“五月榴花红似火。”进云：“千年田地皆归主，一任纵横得自由。”师云：“遍界绝遮拦。”进云：“一点雄心今报国，八方皆受吾王恩。”师云：“历古明心印，法园庆日新。”进云：“枯木重荣千载茂，宝殿重光万古明。”师挥拂，云：“尽向者里沾恩。”僧喝，师打，僧作礼，退。居士问：“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因什么今日和尚升座，名垂万古？”师云：“向那里得这个消息？”士便喝，师云：“者一喝落在甚么处？”士云：“还有这个在。”师打，云：“者个是什么？”士便行。僧问：“不得如何若何，请和尚接战。”师云：“战个什么？”僧云：“假鸡声过秦关也，莫道田文不丈夫。”师云：“自首者免罪。”僧拟议，师便打，进云：“不得乱打。”师又打，云：“争奈你不识痛痒？”进云：“放马华山，已见太平气象；垂衣而治，请师别展锋铍。”师打，云：“我者里一棒一条痕。”僧便喝，师云：“莫乱鸣。”师乃云：“具大智，显大机，不妨尘中作主，闹市称尊，镕声色成一片，入异类，分化身，处镬汤炉炭，得大自在，现罗刹鬼国，安然快乐。所以，建大法幢，阐扬宗旨，单明佛祖心印。故尔入廛垂手，大用超方。有时一句，烹金切玉，纯一无杂；有时一句，夺劫外春光，掣开摩醯只眼；有时一句，宾主不立，照用纵横，直得八面玲珑，吐气扬声。众中还知报国一句么？辟开济北新条令，耀古腾今只么行。”复卓拄杖，云：“更有一句子，监院亚圭禅士亲口传闻了也，谨持。郡邑乡绅、诸护法启致海云，坚请山僧主持，以扩门户之新，专为先茂林老和尚法席。所以，金口亲嘱国王、大臣护持建化，门头方得源远流通。今日四众临筵，岂可囊藏被盖？亦不敢辜负先哲将一个印心诀子倾出当阳。只要诸人共知共见，一状领过。且道因斋庆赞一句又作么生？”喝一喝，云：“男儿自有冲天志，岂向他人行处行？”罗汉长老结椎，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众居士设斋。请，上堂。师云：“明得诸佛义，便识祖师心。会得祖师心，便知诸佛义。祖师心，诸佛义，夺境夺人真信谛。”遂以拂子向空点，云

：“此是诸佛义。将什么唤作祖师心？岂不见：一击竹翻声色破，拖来死尸百年期。直饶恁么的，向一机一境上悄然独露，入佛入魔处触目扬眉。总是向外驰求，亦未识祖师心在。毕竟如何？”良久，云：“万绿丛中红一点，眼光烁遍甚分明。”卓拄杖下座。

立两序执事，上堂。僧问：“昔日，临济大师住潞沱，建立黄檗宗旨。和尚今日高登猊座，建立阿谁宗旨？”师云：“无面目汉，自尔领略。”进云：“祇如普化克符，到来作么生安置？”师打，云：“也须吃棒。”进云：“棒头迸出金狮子，香象奔腾失却威。”师云：“铁香炉点头。”进云：“禹门一脉传千古，济宗从此又重新。”师云：“切莫妄通消息。”师乃云：“大光明藏香水海，百亿国土须弥山。千丈卢舍那，无量众围绕。宾中主面相对，主中宾眼眼相看。主宾互换，和声应响，驱雷掣电，向无阴阳地上发生。裁长补短，承叫不应，山谷扬声。所以，知音罕遇，作者难逢。智士通明，眼辨石中美玉；巧匠功能，炉淘沙里精金。恁么报国门下一齐按下了也。且道同气连声一句又作么生道？只手共扶宗正眼，千金担荷重如山。”便下座。

朱振寰居士设斋。请，上堂。僧问：“吴门梵刹，首称报国隆兴。今蒙朱护法设斋，钟鼓齐鸣，四众沾恩事如何？”师云：“大众临筵。”进云：“青山常绕如来座，休问白云何处深。”师云：“香飘劫外春光普。”进云：“且喜断虹垂碧落，片云雨过出青山。”师云：“绿阴擎伞盖，遍地惜黄莺。”进云：“好鸟枝头啼百语，不呼同伴为谁鸣？”师云：“不得向声色里转却。”师乃云：“祖师妙意，尽在百草头流出；诸佛心印，总向微尘里转却。四十二年，说不尽一大藏，因邪打正，末后拈花显别传，赚得饮光，特地倒却刹竿，续焰灯，分竺土，廓然无圣，二三派，列支那，没佛处急走过，有佛处不得住。明头合，暗头合，直得露柱怀胎，灯笼喝彩，所谓天上产麒麟，人间生欢喜。祇如胤子延孙一句又作么生道？”卓拄杖，云：“蠡斯羽化嗣芳远，福果臻培历劫春。”下座。

嘉兴府居士董耀庭、尤思川、姚公抡同众请，上堂。僧问：“昔日庞居士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圞头，共说无生话。’既是无生，且道说个甚么？”师云：“意旨分明。”进云：“恁么则悄然独露浑无拒，劫外春光喜自知。”师云：“满堂谁是知音？”进云：“突开结角罗纹处，摄入圆、三点中。”师云：“且道是甚么人会？”进云：“活计今拈得，相逢让主宾。”师打，云：“也须吃棒。”乃云：“心不二致，随流得妙；道无虚应，即境归元，所以别传。教外之道，至简至要，包括大千，而真机独露。辊芥投针，而妙体全彰。智拔群有，镜圆觉海之澄；万象光腾，洞明玄要之旨。恁么说事不得，说理不得，理事浑融亦不得。诸圣到此亦开口不得，报国堂前一点也

瞒不得。虽然如是，且建化归信一句又作么生道？”良久，云：“彻底为人三寸舌，到头终不两般心。”喝一喝，下座。

地藏圣诞，升座。僧问：“地藏垂慈开正眼，今朝庆诞又重新。如何是应时一句？”师云：“大地尽沾渠恩。”进云：“恁么则灯烛辉煌明法界，香烟馥郁满虚空。”师云：“有眼者见，有耳者闻。”进云：“声声佛号天然善，个个心空及第归。”师云：“你那里见心空及第归？”僧喝，师云：“再喝喝看。”进云：“把手牵人行不得，惟人自肯乃方亲。”师云：“理之固然。”问：“击鼓鸣钟，师登猊座；四众临筵，请师举唱。且道举唱个什么？”师云：“大众共知。”进云：“如是则幽冥界内慈导主，报国堂上独称尊。”师云：“盖声骑色。”进云：“恁么则一朝天子令，风行贺太平。还许学人转身也无？”师云：“试转身看。”僧喝，师云：“犹未转身在。”进云：“人人尽有冲天志，那个男儿不丈夫？”师云：“但愿如是。”问：“昔日世尊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独尊。’为甚么云门大师道：‘吾当时若在，一棒打杀，与狗子吃。’今日忽遇云门大师来，和尚如何相待？”师云：“今日不是者个时节。”进云：“是甚么时节？”师云：“是地藏开正眼的时节。”僧喝，师便打。进云：“恁么到者里，东土二三齐稽首，西天四七亦低头。”师云：“何不早恁么道？”居士问：“今朝地藏王诞日，未出母胎时意旨如何？”师云：“异类藏身。”士云：“已出母胎时意旨如何？”师云：“一点也瞒他不得。”士云：“正生时求师通个消息。”师云：“汝还知凌居士脚跟点地么？”士喝，师云：“恰好不知。”士云：“礼拜和尚去也。”师云：“且喜没交涉。”金汉翔问：“巧月三十地藏诞日，开眼合眼则不问，即今和尚为人一句作么生道？”师云：“向上荐取。”士云：“若与么，则大地尽沾恩，个个领惠去也。”师云：“汝又作么生？”士云：“真个作家。”师打，云：“也须知棒头痛痒。”师乃顾左右，云：“大众还会么？山门外说话，佛殿前拱手。听的听，见的见。且道听见个甚么響？听的道，谓七月有三十日，则地藏菩萨开眼。且喜今朝地藏菩萨开眼了也，诸仁者还见么？若见得地藏菩萨开眼处，即见得自己开眼处；见得自己开眼处，即见得自己脚跟点地处；见得自己脚跟点地处，即与地藏菩萨共知共见，则不辜负地藏菩萨今日开眼。如若未然，终日忙碌碌到夜，也只是个虚忙；终日眼睁睁见底，也只如个妄见。祇如报国寺里伐鼓敲钟，钟鸣无鼓响，鼓声无钟音，又作么生委悉？”良久，云：“好向此处究根源，切莫随他。见颠倒，不颠倒，亲见亲闻明了了。”喝一喝，下座。

结制李如侯居士设斋。请，上堂。师云：“佛语心为宗，宗通说亦通。既谓宗通说通，岂可承言滞句，堕义沉筌？所以，四十九年，三百余会，谭极则

笑破迦叶一张口。面壁立雪分骨髓，赚得神光三拜起。恁么唤作如来禅得，唤作祖师禅得？去此二途，若现菩萨面，向驴胎马腹里特露风规，立金刚身，入镬汤炉炭中超然独步，直饶踏倒万仞峰，扶起破砂盆，亦只唤得个随类建化，且与衲僧分中未为奇特，报国堂前早以风行草偃，更要揭露个什么？诸仁者还有究竟本来者么？”良久，云：“好鸟啼声春二月，寒梅香发报君知。”喝一喝，下座。

二月十九清明日因讲期，上堂。僧问：“观音大士八万四千宝目，请问和尚那一只为正？”师云：“铁香炉缺个耳。”进云：“恁么则前三三与后三三。”师云：“新柳抽条，山眉如黛。”进云：“万紫千红堆里过，春风阵阵绽天香。”师云：“且向自己脚跟下道一句来。”僧便喝，师云：“再喝喝看。”僧礼拜。问：“曲应一时即不问，单提向上请师宣。”师云：“点即不到。”僧喝，师云：“到即不点。”进云：“学人只得礼拜去也。”师云：“脚跟下事又作么生？”进云：“作者难谩。”师云：“青草堆头声转悲。”乃云：“至理无言，非言莫显；至道无难，惟嫌拣择。所以，处林放光，久默斯要，弥勒腾疑，文殊发问，故谓之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百丈拈起禅板，汾山踢倒净瓶，赵州洗钵盂去，雪峰辊毬，灵云见桃花，玄沙趯破脚指头，恁么谓之向上一着。报国寺终日摇唇鼓舌，说一说二，权说、实说、因缘说、譬喻说。若谓之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则埋没三世诸佛一片心。若谓之教外别传，则瞎却先圣一只眼。如是则鸟语风声，悠扬自在，可惜许路上行人总不知。且喜目前庆快。诸人还知目前庆快一句么？”喝一喝，云：“清明时节，逢人不得错举。”

上堂。师云：“智不格物，如杲日朗于太虚；理融顿渐，若洪钟扣于静夜。所以，光流影寂，那有纤毫泥滞？响应声随，岂留音韵沉吟？逃得声色丛中过，瞥地玲珑；透彻从上祖师关，一场静悄。直得七花八裂，报国更与矢上加尖，仔细检点将来，亦是劳而无功。然虽如是，早已钝置诸人了也。”喝一喝，下座。

住吴江万寿寺语录

师于康熙八年在秀水如如庵受请，于二月二十一日进院。

山门。师云：“大誓门开，闹阑迴别。人间十方婆伽，惟斯路头而入。祇如无位真人面门出入，又作么生？”以柱杖划一划，云：“铁牛鞭起游芳草，踏遍春光露不关。”便入。

韦驮。师云：“童真普眼，祇园切不浪施；应时及节，正法赖以匡维。三州神化作津济，隆兴万寿永无疆。”遂插香。

佛殿。云：“大圆镜智大人相，恒沙国土一毫端。不道哇声来特地，天上

人间称独尊。恁么尽大千界内无处回避，今日覩面相逢，只得顶礼三拜。”

据室。云：“铁面金刚到来，六十乌藤翻身转；英俊衲子吃着，三顿痛棒蒿枝拂。恁么铜头俱点化，随波逐浪任施为。”便起。

当日。合邑绅衿、居士暨闾山大众请，上堂。师接疏，云：“霞笺布彩，秀水腾声。锦字函开，松陵得地。谈丛瓶泻，舌吐回澜。笔阵云崩，毫旋光耀。欲冀遐音，再烦宣出。”宣疏毕，指法座，云：“八万四千狮子座，遍界一音震吼；百亿须弥卢舍身，咸同此日分灯。”拈拄杖卓一卓，云：“拨转如来正法轮，丹霄独步绝攀仰。”遂升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御之四海民新，归乎八荒日化。仰惟

圣德无私，萝图永固。”又拈香，云：“象分二仪，品列三才。伏惟文武百僚、现任部抚按司都统副协、郡邑侯宰城守戎镇等位，承愿力辅国培邦，助佛音酬唱恩泽。”又拈香，云：“尘中作主，物外横身。伏愿合邑绅衿士友并及本寺请众，缁白分明，智证无师。”又拈香，云：“此一瓣香，雨洒风吹不着，水没火焚不及，今乃第五回拈出，供养禹门堂上圆寂先师、万如老和尚，用酬法乳。”敛衣就座。上首白槌，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僧问：“檀护临筵怀不二，水云来往更添欣。师登猊座，将何调令？”师云：“春日增光。”进云：“秣如一曲句含千古意，万年新发一枝春，又作么生？”师云：“垂虹亭畔水流东。”进云：“顶笠月上千峰外，谁钓江风一点红？”师便打，僧喝，师云：“漫哮吼。”进云：“知音犹在。”师打，云：“切莫虚张声势。”问：“不畜一粒米，接待十方往来。请问和尚，既不畜一粒米，将甚么接待十方贤圣？”师云：“任汝饱参。”僧拟进语，师云：“噎煞了也。”进云：“直得万缘齐放下，渴饮饥餐不须耕。”师云：“未得其便在。”进云：“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师云：“汝恩作么生报？”僧喝，师打，僧礼退。乃云：“佛以一音演，说法四十九年，不曾说着半个字脚。达磨传佛心印，来至梁王殿上，恰道个不识，未免钝置一番。诸仁者，还会么？此是迦文老子与达磨祖师打较不就的句子，今日被万寿觐破了也。且道江城诸护法招山僧登斯座又如何话会？”良久，云：“把手牵人行不得，唯人自肯乃方亲。”卓拄杖下座。

嘉兴大藏经 介为舟禅师语录

介为舟禅师语录卷之三

门人 海盐 益证 等编

小参

为纹庵对灵小参。师云：“今朝七月廿七，大事因缘了毕。生死本无去来，圣凡两途不立。既是圣凡不立，即今纹庵道者向什处安身立命？不见道，有

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若也如斯荐得，则生不以生为乐，死不以死为苦。然而苦乐无拘，是名脱生死去来之相也。”良久，云：“信尔深心亲领略，一念回光明历历。”

小参。师云：“根尘体殊，性本无二。缘名缘相，尔现尔前。离空离色，静极光生。所以，阴极阳生而万物发萌，则春荣夏茂；阳尽阴施而群芳落艳，则秋归冬至，年往月来，故有轮转迁流之变。若男若女，执质缘生，故生欢死畏，是乃被生灭之所系也。佛性场中纤毫不动，有什阴阳奇偶所变？有何男女生灭所从？尘缘刹海，自性朗若，杲日独露，真常当下豁尔圆明。且道超元陆氏即今向甚么处安身立命？赤体条条无挂碍，莲花藏海任悠游。”喝一喝，下座。

徐仲达居士为大郎妃瞻，请小参。师云：“百千妙用，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蓦竖起拂子，云：“徐妃瞻还见么？汝还知自己灵明之性么？此性如水底月，若空中云，虽有现相，本体常存，实无污染。汝因妄想缘合，忽尔打个筋斗，向徐氏门中耽阁一十七年。既谢此梦幻之躯，正好向无生国里逍遥自在，不复更向恩爱中着倒。老僧为汝一一分析了也，更听吾偈曰：十七年来童子身，一翻游戏走红尘。从今割断恩爱索，不复相牵父子情。”

除夕。师云：“烹露地白牛分岁，此是古人的家风。南湖今日亦不与诸人分岁，且要与诸人索取露地白牛。汝诸人莫有不甘服者么？如无，恁么又截汝诸人命根去也；设有，贪生畏死者试出来与木上座公断。”看时，一僧出众，欲礼拜，师以拄杖止住，云：“汝莫非是个当地贼么，要来偷取露地白牛的蹄角么？快快招供，免得鞭考！教你有气也没处出。如若不招，只消一棒，管取你见黑面老子去。”僧遂翻身便奔出。师蓦招众，云：“看看，这僧供状了也。诸人还见么？赃已获了，贼亦去了，祇如分岁一句又作么生道？正所谓：好手手中呈好手，红心心里中红心。”遂抛拄杖，归方丈。

拈颂

临济示众，云：“我在先师处，三度问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顿，谁为下手？”时，有僧出，云：“某为下手。”师拈棒度与僧，僧拟接棒，师便打。

拈云：

“临济迸富连贫，罄家一荡，犹向百尺竿头弄线，却令者僧才拟构望便与捺倒，虽然未免杀人犯手，被这僧忍行苦肉，谁知临济直至而今遭人简点。”

颂云：

“子承父业自为家，不卖灵龟卖鳖蛇。特向人前轻一掷，遭他毒气眼弥麻

。”

乌石灵观禅师因雪峰来参，敲门，师云：“谁？”峰云：“凤皇儿。”师云：“作什么？”峰云：“来啖老鹳。”师便开门，搯住云：“道！道！”峰拟议，师便托开，闭却门。峰住后示众云：“我当时若入得老鹳门，你这队啗酒糟汉向什么处摸索？”

拈云：

“乌石岂但把头收尾，亦善回风战将。若非顶门具眼，争见雪峰气急？直饶住后恁么告报，未免上人门户着贼。”

颂云：

“打风罗龙手自高，放收力不费纤毫。虽然灵翻纵横去，未免投林惜羽毛。”

陆亘大夫问南泉天地同根万物一体云云。

拈云：

“大夫虽是个俗汉，也识得肇公，只是未会天地同根万物一体。王老师纵有机关，犹似开眼说梦。”

颂云：

“风吹水面千层浪，月照山河万壑明，步步绿阴全体现，踏花歌舞一身轻。”

洪州宝峰和尚因僧参，师云：“其中事即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终难道。”

僧云：“某甲在路时便知有此一问。”师云：“更与二十年行脚也不较多。”

僧云：“莫不契和尚意么？”师云：“苦瓜那堪待客。”

拈云：

“宝峰虽则拨火撩风，其僧不合，向路中探人虚实。当时待峰云：‘不落其中，始终难道。’便与劈脊一拳。且看者老汉向什么处开口。”

颂云：

“其中事即易，白纸个个书黑字。不落其中事难道，长安路上马吃草，出征将军谁敢当，弦响应落天边鸟。行脚廿年不较多，苦瓜待客知音少。”

黄檗示众云：“汝等尽是啗酒糟汉，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么？”时有僧出，云：“诸方匡徒聚众，又作么生？”师云：“不道无禅，只是无师。”

拈云：

“汝等尽是啗酒糟汉，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么。脑后见腮，可惜者僧不识语脉，便向他钩头上窃饵，被伊掉转风帆，直教大唐国里嘉声独布。”

颂云：

“老年无事太风颠，舞上高楼索酒钱，忽把面皮轻勒转，犹敲花鼓唱樽前

。”

阿难问迦叶：“世尊传金襴之外，别传何物？”迦叶召阿难，阿难应诺。叶云：“倒却门前刹竿着。”

拈云：

“阿难虽则特地风波，迦叶不妨顺水放缆。兄呼弟应有来由，还知古人落处么。”

颂云：

“金襴之外复何传，一语分明不二言，直应刹竿随倒却，岂容踪迹到门前。”

僧问：“叶县省雪山童子舍身为求诸行，此行如何？”师云：“掉臂街头走，仰面见青天。”云：“恁么则迷人寻着向城路也。”师云：“此人入地狱，万劫出应难。”

拈云：

“不是弄潮汉，焉能水底行。”

颂云：

“醉人扶上酒家楼，口里喃喃话不休，蓦地烧身一把火，始知痛彻入心头。”

临济上堂，僧出礼拜，师便喝，僧云：“老和尚莫探头好。”师云：“你道落在什么处？”僧便喝。又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便喝。僧作礼，师曰：“你道好喝也无？”僧曰：“草贼大败。”师曰：“过在什么处？”僧曰：“再犯不容。”师曰：“要会临济宾主句，问取堂中二禅客。”

拈云：

“临济老老大大，却被草里蛇惊。二僧虽入虎穴未得虎子，还识临济宾主句么？两彩一赛。”

颂云：

“春到黄鹂树上鸣，一声啼罢一声赓，由来只许知音辨，不是知音莫浪评。”

保寿开堂，三圣推出一僧，寿便打。圣云：“恁么为人非但瞎却。者僧眼瞎却，镇州一城人眼去在。”寿便归方丈。

拈云：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带累这僧，直至如今受屈。我若作保寿又且不然，当时待彼推出者僧便归方丈，管教三圣一场憾。”

颂云：

“逆浪长风势泼天，渔舟久惯不愁颠，一声歌罢归家去，载得清光月满船

。”

三圣云：“我逢人即出，出即不为人。”兴化云：“我即不然，逢人则不出，出则便为人。”

拈云：

“一个行处不见人，一个见人不留迹，且道二老还有优劣也无？具眼者试分析看。”

颂云：

“风来树响，水高船长，出入分明，影不孤向。”

深、明二上座同过淮河，见牵网者鱼跳出，深云：“俊哉，恰似个衲僧相似。”明云：“虽然如是，争奈当初不撞入网罗好。”深云：“明兄你犹欠悟在。”明行数里，至中夜方省。

拈云：

“同行无疏伴，话里有知音。‘俊哉，恰似个衲僧相似’，好与三十棒，何故？奈伊向境上作活计。明云‘争奈当初不撞入网罗好’，亦与三十棒，为什一钓便上？‘明兄你犹欠悟在’，雪上加霜。‘行数里至中夜方省’，醉后添杯。介上座怎么据款结案，且道端的在什么处。”

颂云：

“俊哉一跃逼英豪，引得渔翁趁落潮，急水滩头流不住，令人中夜恨方消。”

韩文公一日访大颠和尚，问：“春秋多少？”师提起数珠曰：“会么？”公曰：“不会。”师曰：“昼夜一百八。”公不晓，遂回。次日，再来至门前，见首座举前语问意旨如何？座叩齿三下。及见师理前话，问师，亦叩齿。公曰：“元来佛法无两样。”师曰：“是何道理？”公曰：“适来问首座，亦如是。”师召首座曰：“是汝如此答否？”曰：“是。”师便趁出院。

拈云：

“昌黎老老大大，春秋也不知。大颠虽是本分宗师，亦乃善呈巧手。殊不知首座杀人不用刀，活人不用剑，致使大颠、韩公伎俩俱尽。”

颂云。

“一日登临探蚤春，等闲杯酒醉官人，天然骨格风流异，不落宫商调逾清。只使两般三叩齿，令教去路一声新，祇因为说从前事，祸入东家及北邻。”

香严上树话。

拈云：

“香严上树，大似螭蜥眼里打秋千。虎头上座善能向龟毛上见数，虽然如是，未免笑杀傍观。”

颂云：

“机关施設逞英雄，命在悬丝路不通，却被虎头轻一撈，转归深处笑春风。
。”

僧问南院颺：“万里无云时如何？”师云：“饥虎投崖。”

拈云：

“者僧家穷计，尽向人觅碗。南院肘后书符，善移星转斗，殊不知被者僧看破。”

颂云：

“晴空霹雳打枯桩，拽倒拦门破草房，丧尽家私身万里，不留鸡犬落平乡。
。”

“晴空霹雳打枯桩，一火烧空万里荒，饥虎投崖全意气，风生山势长威光。
。”

“万里无云瞥地荒，忽逢饥虎爪牙张，进前莫问归家路，直下翻身去不妨。
。”

风穴禅师因僧问：“语默涉离微，如何通不犯？”师曰：“常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

拈云：

“其僧虽谳音律惯弄琵琶，何如风穴老汉等闲一曲鹧鸪辞，致使渠依听转深。”

颂云：

“游人唱出阳春曲，仙子犹将白雪歌，曲入歌声声入耳，直教织女也停梭。
。”

大彻底人本脱生死，为甚么命根不断？

拈云：

“且道高峰大师命根在甚么处，若简点得出，许伊具只眼。”

颂云：

“东风迎笑寒香足，野鸟翩翩上树头，叫得深闺人意恼，一声声听转风流。
。”

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良久。

颂云：

“一阵幽香入画楼，令人直下豁双眸，迷云忽卷千峰净，良驹追风影不留。
。”

云门大师云：“闻声悟道，见色明心。观世音菩萨将钱买糊饼，放下手来却是馒头。”

颂云：

“不在目前，亦非千里，上大人丘乙己。”

德山托钵因缘。

颂云：

“托得钵来猫叫屈，低头归去鼠遭殃。子陈父过扬家丑，弟揭兄端话短长。末后句，异寻常，密将意启更郎当。张三李四呵呵笑，八十翁翁哭断肠。

“将头不猛累三军，祸及私门千古评。末后句，绝烟尘，杀人刀剑血淋淋。果受记，活三春，更加一级令重新。”

云门乾矢橛话。

颂云：

“如何是佛乾矢橛，情见众生忙不彻，天上人间没处寻，花街柳巷与么得。”

僧问赵州：“如何是西来大意？”州云：“庭前柏树子。”僧云：“和尚莫将境示人。”州云：“老僧从来不将境示人。”僧云：“如何是西来大意？”州云：“庭前柏树子。”

颂云：

“赵州老子白拈贼，将境示人何太拙。又谓不将境示人，谁知一片婆心切。境示人是何说？可惜春庭一院花，游人看得眼流血。”

百丈野狐。

颂云：

“不落不昧自全身，一句明明当下倾。海自宴，河自清，依前日午打三更。”

南泉住庵一日被僧打破镬。

颂云：

“住庵日久户常开，忽地僧来打破镬，不是冤家不聚头，也要举似话流布。话流布，南泉住处君休住。”

黄龙三关。

颂云：

“我手何似佛手，任尔点胸点肘，伸出一双拳头，塞却没量人口。

“我脚何似驴脚，拟向甚么安着，蹴翻大海无踪，令人喜怒哀乐。

“人人有个生缘，吟风弄月目前，一任呼驴呼马，从来骨格天然。”

临济三句。

颂云：

“舌根未掉，虚空跳。蓦地相逢，乌云染皂。

“一挝毒鼓，闻者俱死。南山起云，北山下雨。

“春至柳青，把酒上坟。黄金万两，火里翻身。”

藏身处没踪迹，没踪迹处莫藏身。

颂云：

“十字街头寻不见，虚空眨眼黄金变。没踪迹处莫藏身，南北东西云片片。电光烁破迦罗眼，芍药花开菩萨面，菩萨面说与君兮，君不荐。”

为山水牯牛。

颂云：

“为山杜口强安名，道是牛来又是僧。两号一身横古路，分明头角自狰狞。”

衲僧得一合作么生。

颂云：

“衲僧底事一何收，出入行藏始自繇，荆棘林中浑无事，百花丛里任悠游。”

陆亘大夫举天地同根万物一体，南泉指牡丹云：“此花如梦相似。”

颂云：

“大夫无事生事，南泉眼里着刺，道甚庭前牡丹，依然如梦相似。”

古涧寒泉。

颂云：

“古涧寒泉，流到嘴边。买卖交易，看货还钱。苦的苦，甜的甜，雪峰、赵州舌头匾。”

修山同地藏法眼论天地同根万物一体。

颂云：

“天地同根，万物一体，两两三三，话短长咄。瞬目扬眉的，不是你那。”

临济栽松。

颂云：

“关头把住，难开三鑊。纵横无碍，鼎林千古。宗风嘘声，遍地若雷。”

赵州勘婆子破。

颂云：

“赵州勘破台山婆，笑话一场天样大，归去家中忙举似，谁知倒被婆勘破。”

天王道悟禅师常叫快活及临终叫苦。

颂云：

“两面三刀，说秦道楚，常年快活，临终叫苦。何以故苦？苦苦苦苦。只许渔翁破浪归，行船又被逆风阻。”

瑞岩主人翁。

颂云：

“主人翁，惺惺着，向后莫被人谩却，一一叮咛报与君，休把南山当北岳。”

打牛即是，打车即是。

颂云：

“起手加鞭，车牛齐走。语话甚分明，舌头不出口。”

僧问玄沙：“如何是亲切事？”师云：“我名谢三郎。”

颂云：

“亲切底事，如何举扬？覷面提持，无覆无藏。向日江头垂钓客，今知原是谢三郎。”

牛头未见四祖时百鸟衔花，见后为甚么不衔花？

颂云：

“富贵招他宾客往，贫来犹恨一身多。慈舟不泛清波上，剑峡徒劳放木鹅。”

风幡动。

颂云。

“不是风幡动，风幡动是心。当时卢行者，错认定盘星。”

破沙盆。

颂云：

“随拈一个破沙盆，盖覆乾坤绝点痕。脱落家私无向背，那堪殃及累儿孙。”

“太白峰头独露身，气吞寰宇播乾坤。破沙盆子轻抛出，塞却如来正法轮。”

法眼指帘。

颂云：

“杰出丛林老古锥，蓦将帘指许谁窥。直饶会得清凉意，未免遭他脑后槌。”

文远礼佛。

颂云：

“文远心直口快，赵州无端捏怪。狮子咬人，韩卢逐块。”

百丈惟政禅师有老宿见日影透窗问师云：“为复日就窗、窗就日？”师云

：“长老房中有客归房好。”

颂云：

“窗就日，日就窗，和声报有客归房，等闲一句分宾主，收却相思泪两行。”

岩头共罗山寻塔基，次到中路，罗山忽然唤云：“和尚！”头回首云：“作么生？”山以手指：“行这里好，一片田地。”头喝云：“瓜州卖瓜汉。”又行三二里，歇次，罗山礼拜问：“和尚岂不是三十年在洞山来，又不肯洞山？”头云：“是。”山云：“和尚岂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头云：“是”山云：“不肯德山即不问，只如洞山有什么亏缺？”头良久云：“洞山好佛，只是无光。”罗山便礼拜。

颂云：

“花逆春风十里香，令人欢处动愁肠。句中意，言中响，田地一片瓜不长，只使瓜州卖瓜汉，一秤秤去十八两。”

因禅客举一官人问海会憨璞娘生裤因缘，璞答语官人举似禅客，客与官人俱不肯海会语。

故为颂云：

“娘未生时裤一条，等闲拾得便穿摇，私偷出卖官酬价，宁死公堂话不招。”。

法语

付楷生盐公法嗣源流

佛佛授受，祖祖相传，本无钩章棘句奥语奇言，祇要洞明心地见彻骨髓。如南岳让授马祖一，一授百丈海，海授黄檗运，运授临济玄，玄授兴化奖，奖授南院颙，颙授风穴沼，沼授首山念，念授汾阳昭，昭授石霜圆，圆授杨岐会，会授白云端，端授五祖演，演授圆悟勤，勤授虎丘隆，隆授应庵华，华授密庵杰，杰授破庵先，先授无准范，范授雪岩钦，钦授高峰妙，妙授中峰本，本授千岩长，长授万峰蔚，蔚授宝藏持，持授东明岳，岳授海舟慈，慈授宝峰瑄，瑄授天奇瑞，瑞授绝学聪，聪授笑岩宝，宝授幻有传，传授密云师翁悟，悟授本师万如微和尚是也。本师即授予以上师承，各各皆有机缘符合，兹繁不录。吁，智与师齐，减师半德；智过与师，方堪传授。若不尔者，纵饶舌泻溪声身融山色，总非当家种草。今楷生盐公乃闽梁浦人也，耐尽风霜，历于业席，忘形骸，豁声色，研穷宗乘，究明实谛，已有年矣。独嗟邪风之四起，欲肥遁于山林，翛然自适，以了平生。庚寅冬暮，渡南湖，过如庵访予丈室。予见其容仪骨鲠，言辞入理，因案头有僧问古德云万里无云时如何德云饥虎投崖因缘，令颂之，遂颂曰：“天无四壁望无尘，撒手悬崖岂顾身，识尽踪忘休觅处

，从教猎犬吠旁人。”予颌之，遂留过岁。每于言中考论，堪为法门高士，复勉之莫作自了汉也。故书源流一则、拂子一握，以表信夫将来耳。

付师贞长老嗣法偈并嘱语(旧号道觉)

师贞上座一日入室，师举古云：“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作么生是无心用？”贞遂下数语，不契。至次日早呈语云：“某昨承和尚逼拶，夜不安席，果某只到得者个地位？今早方省和尚为人处真，知子莫若父也。”师仍征语，贞云：“竹密不妨流水过。”师云：“未在更道。”云：“和尚莫埋没人好。”师云：“你见得个什么？”贞便喝。师云：“你又强作主宰那。”贞礼拜，便出。故书付法偈并嘱语云：“法法本从元，法本无法付，达此佛心宗，无二无别故。汝向拈天童师翁香已刻录行，今复入如庵室者，实汝不自欺尔。既彻法源底，此去宜保重，深蓄厚养，待龙天推出，开凿人天正眼，续佛慧命，是吾宗之所望也。至祝，至祝！”

嘱宗极维那证公

释迦老子四十九年谭空说有亦似打草惊蛇末后拈花方显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嘱摩诃迦叶始立教外别传之旨原师承有据递代授手以至达磨正法流传于震旦一花五叶讖云金鸡解衔一粒粟供养什邡罗汉僧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然而派衍五宗脉归一致惟我临济大师突出头地一喝金刚王宝剑直教断人命根去更不用如何若何固尔唐宋以来代不乏人英灵群立各吐玄珠倒岳倾湫一时圣天子国王大臣无不钦仰宋元如高峰大师死关三十年把住要津学者望崖退迹可谓寒香绝操汇萼倾姿三百余年亦出我天童密云师翁拈条白棒扶正济北宗风佛来魔来总与棒棒到底致使谈玄论要之士一见藏锋结舌而履险驱耕不顾危亡直令人当下彻头彻尾不幸师翁于崇祯壬午岁谢世以来法幢秋临祖道隆替而狮隐狐鸣虽则儿孙遍地亦不免玉燕杂目良可慨矣近来一等阿师不以本分为人全向语言文字上作活计引些诸子百家五经四书或扯些庄老史传以逞胸中学识富饶牢笼初机晚进鼓弄门庭闹热冬瓜印子不论是神是鬼遇着便搭图其益盛如斯之辈他日阎罗王岂肯放过那不见蝇子和尚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神前酒台盘楼子和尚闻歌云你若无心我便休便悟去此二老何尝以语言文字为印心印子来可为千古宗猷万世遗范也今宗极维那向习教乘历年丛席而坚志宗门果为己为人须兢兢业业宝重自器切莫向这般群队里效样兹付拂一柄以表师承有据源流不谬他日龙天推出自尔鹅王择乳实吾宗之所望也祝祝。

示吼如禅人

参学之事无别贵乎真实老成古人三登投子九上洞山致于终身不变固有超群拔萃之风果为生死心切要在立志猛锐牢牢卓卓挨拶将去忽然透脱如明镜当台无物不鉴到此田地始信毋自欺也迩来末运狂禅掠人涎唾哄骗人家男女到处成迹殊

不知一旦热病临身平日所学禅道佛法一些也用不着可不怜愍者哉吼如禅人行脚造方切为己躬下事岂作这般去就南湖亦不效诸邪师将无作有污尔清净心田一味以实相告所以高峰大师云但得胸中憎爱尽不参禅亦是工夫咄唤什么作工夫切忌道着。

示尼不违

不违四岁出尘十七剃染虽忝质于闺阁之中而夙因犹当不昧深可为难得者也向曾亲承龙池和尚示以固身之语客岁浴佛日复乞漏泽箬庵和尚为得戒师是时余居三师之列违今年已六十矣竟不被荣势所夺而莹莹洁居坚心操道颇有丈夫之志古有总持今有祇园洞明心地各分灯续焰亦闺阁中人不违虽未及古今超卓之辈而童真入道德行温和居寒暑而动静了然不生知耳顺亦不为寿是不愧于有道比丘尼也。

示张道友

十字街头横身红尘堆里着脚苟非其人焉能如是广额屠儿放下刀云吾乃千佛一数石巩禅师掷弓弃箭直下顿彻心宗由自大力量人自尔一肩担荷顺溪道友虽向闹市中行住坐卧亦不见有人我众生寿者之相更有一段过人头处涉危险而能自持缘身尘而洁其行志意淳和言不二过食味惟蔬日以金刚经为课礼诵精诚闲忙无间虽居俗地尚能坚心奉道岂不是过人头处耶幸庆知非之年将登五十而知天命也正所谓率性之谓道信不谬矣。

丙申秋入燕都笑祖塔前上供

拈香云此一瓣香得非容易等闲不烧非恩不报非价莫酬爇向炉中供养我曾祖月心笑岩老和尚伏惟常寂光中眼光灿破四天下在遂插香复合掌说偈云祖塔巍然思可伤儿孙祭扫甚凄凉化缘已谢三冬雪离乱谁亲一瓣香节概风高鸣帝阙源流的骨正诸方百花影落经行处深草苔封说法堂林木凋残春雨露径通云水载秋光。

丁酉秋解夏制后复扫祖翁塔

以拄杖指塔云大众还知这老汉端由么从此出从此入独立孤峰等闲不与人谋曾向关子岭打失鼻孔又入大觉圆老师室中脱落桶底呈个颂子云自笑当年画模则几番红了几番黑如今谢主老还乡那管平生得未得复至无闻老祖处得个正心符子回入京南圆通寺里道个狗走抖擞口猴愁撙搜头皆是佛法道理端的又作么生一旦露布嘉声坐断天下人舌头赚得个溧阳钓背筋老古锥向荆溪龙池山顶兴波作浪没杀个蒋三爷爷登铜棺山顶伸出头来识得情与无情等同一体拈条白棒打凤罗龙扶正临济宗风烟尘绝迹瓦砾生光乃至六坐道场末后向太白峰头又赚得个秀州张阿师仍坐禹门浪里淹没许多不唧溜汉不肖今日覩面相呈且道还许这老和尚着眼么祇如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又作么生喝一喝云祖翁田地与儿孙寥廓虚明满大地遂烧香。

入室机缘

僧入师问云语默涉离微如何通不犯僧云统上孤危直下峭绝师云如何是统上孤危进云灼然无和尚师竖拂云这个聾僧喝师云且喜没交涉僧礼退僧入师问云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作么生是无心用僧打一圆相师云却有心了也僧遂展手师喝僧作礼。

师问僧云不假舟楫南湖如何得渡僧趋前三步师云犹涉程途僧云即今礼拜和尚遂作礼。

僧入师问云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进云鹊噪鸦鸣师云鹊噪鸦鸣时如何僧拟议师打云漆桶不快。

师问僧云父母非我亲谁是最亲者僧云今日日头大师云与你没交涉僧喝师便打僧礼拜出。

僧问云那个是某甲自己师云瞎僧拟议师掌云那个是你自己僧拟进语师又掌云放过则不可。

师问僧云九峰不肯首座且道首座过在什么处进云一人传虚万人传实师云你那里得者消息来进云谩得阿谁师云没杀阍黎僧礼拜。

师问僧云南湖兴波不作浪你作么生得脚踏实地进云今日不得作浪师云你向那里安身立命僧顿足师拈棒僧拂具便出。

僧入师问云如何是不落依倚的意旨僧呈坐具师云落依倚了也进云和尚什处见得师云赃物现在僧便喝师云好喝僧又喝师云再喝看进云和尚脑门着地也不知师便棒僧喝师连棒僧连喝两喝便出师云犹强作主宰。

师问僧云不动干戈如何得致太平进云干戈宁息师云干戈动也进云和尚在者里恁么师竖起拂子进云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建太平师云却是汝不太平僧喝便走师云原来。

垂问

未到南湖波浪滔天不假舟楫如何得渡。

已到南湖壁立万仞作么生得入理深谈。

到与未到正在途路中好与三十棒且道是把住是放行。

卷三(终)

嘉兴大藏经 介为舟禅师语录

介为舟禅师语录卷之四

门人 海盐 益证 等编

偈

造方丈山门(即如如庵)

如庵丛席年来荒僻佛法无闻丈室谁葺欲起前因须凭众力扶正宗风莫教狼籍掌不

孤鸣木不独立水到渠成功因渐积海流百川源归一滴达本来人通个消息

化长生米

如庵不是无檀护怪我伽蓝神不致故尔门庭冷似秋去来宾主两三次而今我欲计长生须得长生一片地也弗难也弗易大家出只通霄臂相牵共入选佛场莫教轮回生死累

辛卯夏绝粮三月二首

缘歉自惭薄福人如庵独力勉殷勤佛灯六盏油添月僧食三餐钵贮云乞化檀门憎世眼持贫道义愧超群虽然众不容多也将就烧薪日贯文

僧行不多二十余商量佛法没工夫炊羹乏米饥肠馁种菜弯腰气力无说向檀那真实句饱齁齁地再匡徒

结制化知浴

欲转法轮第一义必须四事先周备如庵选佛场初开要化檀那百日费洗涤身心般若香大家都入龙华会

化米

现成公案古南泉牧一头牛水草边大地春风齐着力不知耕熟那家田我家田没底钵孟口向天

示参父母未生前

父母未生前面目必须讨个安身处终朝声色不曾藏为甚渠侬无本据

送豁然维那琰假旋武塘

克宾法战何所长令行千古力承当不是久经临阵将那能立国定封疆罚钱出院名播扬师门高出弟门强驱耕夺食兴化郎正法眼灭敢覆藏烂熳争鲜草木香一枝拔萃雪中王热胜门庭窥诸方令人犹忆老汾阳南湖一棹拒沧浪罗龙打凤纲恢张擎头戴角悉擒囊独放俊鹞逆风翔距爪灵睛如电遑高视云霄去武塘更有末后句未及与子订期载春光

与关东永济知藏

佛祖儿孙无别说端的是非当下瞥自家行履自家知为人到底终为彻炼得髑髅情尽干一回入草须甄别君不见狮子威奋超绝等闲哮吼群脑裂

雨若书记四十初度

麦浪秋风夏初暑清泉雀舌石鼎煮不昧灵根历劫来信地花逢时自开迦毗罗国一声吼天上天下夸尊口云门老子太无端拈棒打杀喂却狗丈夫志气若如然目视云霄廓大千不参铜头铁额禅举足动步踏生缘即心即佛非心佛毕竟心佛是何物四十光阴倏忽过五十六十快如梭古稀之寿世无多纵尔百岁一刹那有朝瞥地忘言语那时方知应自许

示在家道友

贪嗔一把利名刀何不从中放下高一念妄生诸想集心空尘净万缘消

拟大珠和尚三意况韵

我无意况大好知足处无烦恼面无惭色负人即此平常是道不以心觅安心也无了与
不了云腾化其自然颜本贵乎非皂果得心体一如不妨和身入草我无意况大宽彼此
无诤是安履践在于贞洁发言莫若易难染衣被而自省花冠谢以何看但心无累于物
世缘瞥尔非干

我无意况大奇物我怡然何欺是衣可以蔽体是食可以充饥任从百巧机宜难得一默
争痴玉瑛花非燕石心光耀彻玻璃道化无方不化不知是以为知

礼幻祖塔(师见灯花爆悟道居五台后笑祖以笠覆为记云)

振济宗风大用施潜身不着外威仪灯花爆却瞎驴眼笠覆清凉师子眉云晓牧童删径
草影县山月印龙池春林雨洗莓苔绿百鸟衔花未教迟

赋得无求到处人情好二绝

春风烂熳啼黄鸟一谢东风何处讨莫若平常亘古心无求到处人情好
世情冷暖相从胜云鹤无求气量高来去岁寒松柏立看他霜雪岂同曹

为宣微禅友五十兼书大经毕

持梅霜雪里供柏老庭前僧腊形忘久大椿纪引年书经闲贝叶阁笔慰流泉志道无余
事安心已学禅

示尼无起日课莲经

动静闲忙转法华闲忙无起法华转风清月白恁么时一念不生谁隐显

又请题卷子上是卷系诸知识赠言并亲笔

三周九 妙堪夸火宅门开长者家入理谭深穷子事真乘示等白牛车佛身已许成龙
女声色何妨转法华领略目前无量义大千世界眼中沙

次除夕贫字韵

村居埋岁月不与问疏亲思卓锥无地惭孤德有邻更符驱鬼魅爆竹谢天人陋巷堪持
乐年穷未若贫

和赵州祖师鱼鼓颂

一声天窍出凡功化道无私语不空唤尔灵明知觉性莫将音韵等雷同

勉僧参究

了生脱死本无他只要工夫切到家拼得一翻寒彻骨自然雪地见梅花

咏梅赠宛在庵主人(号物如天童蜜祖披剃)

梅点春风宛在林冰棱骨格玉团心神清有异超凡萼调别难将共一音瘦影尚高云鹤
致奇枝偏向雪霜吟即从见后无非佛何用年来识话禽

竹知兄别余十有年余忽过如庵话怀兼赠别

弁峰昔日话潇湘今到南湖话更长柳暗桃红春意足风清月白鹤云翔扶弘祖道安心

竟整顿颓林论义章勘破五家禅一味犹拈六字教提纲(习莲宗)

墙边竹忽尔透屋里众立索题

描不成画不如何特地墙边透撇却梅花几树香风风雨雨窗前候丹青约尔伴天涯
切莫将名货与他几度风摇摇不动昂昂骨格自堪夸

过净慧园挽尊证阁黎清庵师(时圆寂天童)

师之去兮何所晓黄花洒泪沾秋草诸子无闻向上机刹竿此日他方倒绳床不系旧时
衣瓶杖谁复将尘扫太白峰前独露身广陵影落空堂早咸来睹目痛伤悲七百人师今
已老

卜隐

小小岩阿好结庐架椽不用施班斧天生缘木足堪栖巧手输他还在鲁

赠梁溪菩提庵主人六十

月入薰风南亩燥一池渌水开新藻溪萦竹径放僧闲门对山峰归鹤蚤寸土深藏亘古
心桃花发见平常道任将沧海易桑麻发变不从今日老

示勉志

十年未必成名士一念回光顿出尘今古白衣多拜相眼看都是丈夫身

治升董居士乞荐室人超源朱氏

分明个事不假胞胎独露真常无去无来当下知归兮逍遥自在触目菩提兮纵横无碍
从今透脱死生关任运腾腾充法界

克己书华严经

漫去南询烟水寒百千尽在一毫端直须亲到妙高顶未免渠依句下瞞句下瞞八十一
卷绝遮拦始知百城烟水易五十三参一笔完

访慧乾道兄话怀

知己话长白日短菊花香冷鬓毛寒吹空楚角天中落动地胡笳马上弹林下笑归周礼
乐席边歌舞汉衣冠磨砖作镜徒然事断臂求心何处安山径刈茅逢每异入廛垂手恐
多端

励参禅者

学禅不在论谈雄贵要虚心肯用功勘破香严亲切处无锥无地始知穷
参个话头铁橛禅八风吹不动如山一回撒手亲承彻倒卓须弥笑破颜
欲了生前生死关也无奇特与忙闲忽然蓦见虚空碎自谢胸中人我山
蒲团坐破成何用读尽诗书文字禅不了心头差别见钻他故纸枉徒然

书寄江干诸友

三十余年愧不才几经寒暑日摧颓蒲团坐破思长庆茆舍移居想大梅三顿恨深太白
棒一声殃及禹门雷漫言跳入金毛队羞见东君江上来

赠药雨禅友以医济急

检点心头事了然拈来是药济贫缘人人吃着通身汗赚得给孤金布砖

赠玄音居士

赵州婆子话顿彻目前机截断中途句全提正令挥掀翻今日案勘破古人非禅不学文字心空始自归

赠净慧园主人恢宏梵刹系先人旧业(号祥光)

力承祖业建新林邗水重重烟树深剪棘锄开三径草留云瓶泻五湖声熟耕畎亩资香积闲种松风集梵音饶舌不谈陈底事偏宜爱我话倾心

过金陵杏花村示心见学徒

入林深得趣揽景居无厌花木杂颜色石泉流野澗阅心唐梵书磨笔古今砚鸟迹谢衙空目前休异见

五日偶成

五月榴花红似火剪枝插向艾旗左不用朱砂画灵符只消此树驱鬼祸锣鼓江心斗木龙彩桡浪里争人我也无角黍汨罗投那有青钱买供果一滴清泉睡魔大家开眼好打坐毒蛇百脚饮雄黄魑魅个个喉封锁

过金陵访同门话怀

忆昔同登金粟峰翬霄志不受罗笼锋藏钜爪惊群异调别玄音振祖风扶起破沙盆子案拈提正法眼流通好施棒雨为霖日喝及雷轰建业中

梅溪大山兄者昔为天童师翁护法弟子经变披缁后与古南和尚机契兹年登不惑之庆而受囑于昭阳是谓喜庆双临也高足接旋即键关作把关十咏一日示予又见自赘矮翁为别号更羨三绝孰可继焉辛卯秋日述贺并祝云(有石勒梅子熟也四字匾曰正目堂)

矮翁躯短胸襟长千丈卢身难比量澹泊世缘名利净幽居林下道风香法筵炙口熟梅子龙象掀眉正目堂从此嘉声流布也庭前柏老寿无疆

物如兄被盗惊书寄(庵在水中有白莲卫护)

溪流香泛白莲开隔断红尘影不来忽被西风惊熟梦一番心事尽成灰

庚寅岁底喜楷生盐公至话怀以诗呈遂拈笔和韵兼勉其志

寒结霜花净谷深香未施十年经作梦千里外逢奇论法宁无惜扶林赖有持莫将茅舍隐覆却祖师眉

访汇旃高居士(讳世泰)

选佛选官较一筹呼名信不讳裴休却将法网张黄口便就儒冠驾白牛纵夺枯禅生活计放擒快鹞逞风流梁溪输与高居士掉臂伸拳百草头

和 轺道人对玉环带过江儿水

迈古超今步行骑水牛倾家荡酒有甚是冤仇心空归及第禅说没量口(又)堪羨儒释道衣冠何曾容泊湊语嘿机锋斗始终见作家到处呈好手(呸)说什么那引蔓牵枝笑

春风翠柳铜头铁额山中有君知否

徐仲达居士索书扇头

在家出家法无别只要当人志猛烈识破根尘情爱除眼前光景一时灭大丈夫超群越
一言既出如钉铁君不见诗三百一言以蔽将何说莫教情生一念差二六时中须透彻
示参本来面目

大事未明莫等闲急须力透祖师关忽然觑破娘生面鼻孔何曾有两般
述怀

举目林泉无个士孰为邻与话沧桑法幢逝水空庭息何力能扶祖道昌

己丑冬一日送元龙许秀才之龙池

出尘须得丈夫志丈夫之志非容易全凭一片铁石心入佛魔境超群类若尔依稀似庸
流未免仍遭声名累噫嘻今之妄传灯慧命悬丝何所嗣大彻还他断臂人九年腰雪拔
其萃高粱净地益安身一一皆承血力被思古巢穴律其形瞻之仰之今可愧君不见风
流独迈老赵州庭前柏子翻身异香严一击忘所知灵云眼廓桃花刺君之子兮越天然
不驾车牛奋猛智孤征扶正一帆风莫放绳头空掉臂此去禹门浪泼天牢把脚跟着实
地得聆劫外春消息归来烟雨恣游戏

庚寅秋毗陵俞玄音居士以禅颂八章书扇头见寄即原韵和答兼致之

莫谓奇逢火里莲也须亲悟祖师禅若还不得偷心尽搬运尘劳枉度年
闹静闲忙仔细看纵横无碍始安然从来不借东君力岂受桃花当下瞞
坐断目前无一物将何指示意多端豁空见彻娘生面莫把脚头上别船
欲去谋生生本无试将何物堪为死死生不立透重关飞出红炉金弹子
坐脱立亡犹未羨撑撑拄拄可怜生悬崖撒手承当否漫谓无锥卓是贫
指天指地称尊贵烁破乾坤眼底光若个猢猻捏不杀如何证得法中王
八万孔中藏舍利道坚骨具信存留功程不计终须得打破虚空见髑髅
踢翻大海波涛静勘破扬声臭老婆百万人天输一笑镇家种草不须多

建秋亭索和韵

拈茎草木建秋亭四面窗窥月到楞好看情空于此际一声落叶又谁听
爽气清临上小亭林生月白见疏楞坐中有曲非同调四海闻音别一听

见禅者书携筇太白下百事懒营为之句遂续成章以征吟者勉志
携筇太白下莫道事无为饮水须防噎吹灯忌失眉临岐问道晚去剑刻舟迟寄语吟题
者惊群始见奇

送友隐居

一帆吴越话重逢又曳孤筇上别峰烟锁春林删草木月明帘外看芙蓉笑谈倦卧三竿
日吟咏长怀千里风去路必须凭指示莫教灭却瞎驴宗

写龙池新建从云亭兼寄断疑法弟

闻说从云亭构就峥嵘头角鸣宇宙剉磨林峦黄叶飞苍松不改颜如旧怪石棱层两岸
冰涛声漫泻晴空吼蒙烟带雾龙行藏徘徊秋月峰群秀莫教眼底烂熳红寒岩彻骨香
自透

中秋送古帆法兄住宝山庵

桂林香飘云彩化一轮皓月充天下世间何物堪比伦惟有道人行处不着声名价单提
玄机接上流不打葛藤之乎者三寸能擒猛丈夫一条柳栗佛祖魔来都与打禹门浪里
昂头角宝山峰顶眼卓朔杀活纵横棒喝施直教千手大悲难测度只许独行狮子儿抛
掷繇来乾坤阔

衲山禅者结茆索书

遗风千载衲衣闲末后拈花笑破颜不是无禅师有愧追随茆舍入深山
草鞋行脚遍吴越收拾归来入虎穴趁出麒麟狮子儿峰头夜夜猿啼彻
删草锄云就卓庵抛空一掷韵成三打头句子分明说瞬目扬眉莫放憨

禅者呈偈遂走笔和勉

大唐国里不无禅事到叮咛倒刹竿只为无师应吐舌令人千古亦心寒
忽见溪桃甚谛当再三勘彻道方亲而今若个能投句可尔临机第一人
不须把住任悠游撞倒昆仑赤脚走入佛入魔眼底尘驱耕夺食何前后
日月云山天地埋大光明照岂吾侪风流父子南泉老杀活犹较头顶鞋
凉风[索風][索風]撼林木掷钓洪波鳞甲多莫道秋光归去好五湖烟景事如何

施茶

十字街头开个铺不将颜色摊门户频倾七碗展家风须用信心檀越库

赠茗关主(号清源)

耳顺余年复掩关始知心印状如山君臣道合兼中致宾主全提大用间撩乱春光新语
句澄清皎月旧容颜好将幽径通云鹤玄要临机不等闲

示脱白沙弥

年今十七得为僧是此知非将相能猛策越群须上志殷勤学业力规绳齐贤必欲思三
省了义当先究一乘他日心空归及第成株大树碧层层

和严居士寒字五首

九年面壁不为难千古闻风立雪寒断臂始知求法异真乘六代位单传
少林碑碣历霜寒正位传灯早已刊关系是非前宿定乱流何事喻江干
明星夜睹碧光寒此道无为与势干不料儿孙今古异短长攻击笑旁观
深知仗剑逼人寒善受输他地面宽堪笑当时谋略少如何不教告经官
天威一发斗牛寒试火焚经道俗安所以王臣金口嘱为今教外别生端

示方尔嘉善友

佛老当年教有言开权显实示根元奈何见堕三乘慢瞽尔情生八苦烦领略谈空成梦

幻应观法界破心猿岭南道者分明说不是风兮不是幡

泛妙喜过悟空庵访清伯黄居士不遇闻入炼士社去书此五章寄致之
炼石修身何足堪长生秘诀不为难昔年问道黄龙老仙骨传灯器量宽
春归屋里百花香径接穷岩有异芳过客到门呼弗语点头石已悟空王
清目冲云几个山一回登眺鸟关关归来戴月泉飞雨茆屋沉沉松竹间
洞绕长生不老花千年结果味堪夸凡人若也知端的来共烹泉试蚤茶
居山尽有居山趣莫道居山与世违云去月来光灿灿照人天地一同归

雪中寄厚庵曹学士(讳本荣)

天玉从空落琼花应瑞年夜行人主义茅顾卧龙贤语覆千山顶机忘一色边棒头三顿
后谁说老婆禅

赠莲亲顾居士

莲出淤泥越众芳轻尘不着水云乡许君亲见一回后在处花开般若香

赠报国寺宾如教主

化门贤教主尘世尚为宾律正心无咎袍方道亦亲清名廉法侣器量悦王臣交结一平
等如常岂愧人

丁酉秋解制后别院主觉幻公之南

破屋杨岐风凛冽宗门千古称豪杰溥沱玄要启大方正法眼藏瞎驴灭三脚驴子弄蹄
行卖弄西河真骨血掀天括地振颓纲驱耕夺食抽钉拔楔卓犖门墙壁立峰跻扳孰入
云霄穴凤生凤雏翅摩空虎生虎子威猛烈男儿立志必封侯道者尊贵绝其流岂不见
出家乃大丈夫之所为非将相而可匹其俦反古思今能几几卢能衣钵岂同拟而今南
北总是禅青黄混说通玄理我亦乘帆向此来恍忽一期方便尔前入京师七月一兹欲
旋南中元节蝉鸣露降凉飏拍虽别君兮君勿别不落其中事即易始终难道一叶落时
秋声撼堪持此语为标格直教棒下风颠彻肋下拳最亲切相信何用多饶舌

别禅者南旋

秋末沾林衣露香就移短棹泛流长道交冷澹朋情重离别风尘世路狂黄叶乱占投涧
落白云归必去山藏堪怜此事同谁调南北宗乘定有方

示潘道生居士

先贤所以外声名本立何愁道不生见彻源头随处入红尘堆里一身轻

示胡文宇居士

一轮皎月彻秋光万境清虚透碧窗人坐中庭何所思须知别有好商量

示史元之居士

人生世若日中央影去如飞下夕阳打点归家何计较莫教临夜路头忙

示沈彦先居士

都道十分不得闲奈何难打利名关目前景况如能却在处红尘在处山

别童上甫经历

秋林爽气甚舒怀 耐秋声寒渐催道者不妨相别去悠游南岳与天台
示吴金谷都司

我佛叮咛曾有言须凭信力究根元从中一念狂心歇了却千生万劫冤
江千任云液秀才索偈遂走笔书示

君曾与我素相知今又相逢话别离论尽世缘何可惜惟怜须发满头丝热肠冷语赠知己只此分明牢记取

梁溪自如师曾居静匡阜年经七帙书赠

庐山面目识头陀二十余年住若何归别西风开晚菊去来夏日长新荷倚松恣尔云中鹤弄影相呼水上鹅忘却从心缘所欲径邀明月入高歌

咏雪

栗火销镕金弹子楚天风落玉花飞空山不见樵行路多半牧羊人未归
与友话及论古今事

树围日暖香飞烟锁林间翠微与坐谈论石悟就溪洗钵龙归蒲团坐破心空梅子结成佛非不用玄言妙化自然到处忘机

送友居山

秋将半入芦花白新叶飘黄尚未多此去峰头高着眼不妨榔栗任横拖
除夕

人人尽道三十日腊去春来咸委悉凛凛朔风彻骨寒梅花早已通消息
看云

看云云去复归来来去分明不假胎碧汉无门天地阔寰中有路绝尘埃飞空载雨倾沧海化影藏龙遍九垓不向烟波留形迹待将明月下苍苔

赠明余老衲号

当人则不输名姓唤去应来只是余信向个中明底事了然何处不徐徐
拄杖

标格出凡孑立挺然日炙风吹不易不迁亘古无亏磨砺愈坚超群物表纵夺机先
拂子

一毫端上露布十方横竖任运卷之勿藏丝来线去体用全彰垂示今古法脉流长
钵盂

巨口向天赤陀陀地万象平吞全没巴鼻具满月相应人间食隐毒龙身拔文殊智
蒲团

髻松月扇玲珑日面荡坦盈夷浑然一片天地周流乾坤际遍放眠身安跏趺无倦
附法派源流字派

行源清静海流亘百川深法脉传千古洞明佛祖心

嘉兴大藏经 介为舟禅师语录

介为舟禅师语录卷之五

门人 海盐 益证 等编

传

龙池先老和尚传

师浙之禾郡秀水张氏子也，讳通微，号万如。婴龄丧父，随母金氏育于外家。稍长从世父习业，遽有出尘之志。年十九投郡南兴善寺礼涵初公，脱白后参方受具戒，阅禅关策进，遂提撕无字公案，历扣名宿。偶阅楞严，至“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恍有所得。往参湛然澄和尚，问无梦无想话。一日湛上堂云：“众兄弟且道一切放下，阿那个是主人公？”竖拂子云：“举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师闻若暗入明，特归养母，遂卜居于华严桥之西创净明庵居处。是时密云师翁住盐官金粟寺，师造其室，翁一见便问：“者位僧那里？”师便喝翁云：“老僧过在什么处？”云：“再犯不容。”云：“犯后如何？”师拟议，翁便打云：“该我打你。”师汗流浹背，从此心中疑塞，仍归事母，朝夕克证。一日入城闻人家打小厮，云：“看你藏在那里去？”师闻之释然，遂口占偈云：“没处藏，没处藏，全身独露在街坊。堪笑华亭摆渡汉，葛藤打得太郎当。”虽然尚未自肯，适因母逝，遂再之金粟。由是情不移物，立志益劲。一日见僧问师翁云：“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曰：“近前来。”僧近前。曰：“老僧从来未曾眼花。”僧罔措。师闻，洞彻玄旨，顿释从前宝惜及观经诸公案是甚么弄猢猻圈绩，欣归旧隐。有居士黄清伯者，与师道契日深，遂鸠资买民屋，易名桐月庵，迁师居之。寒暑一衲，学不杂习，经史传记一目知源。师虽了悟，纵夺随方，意不傲物，交接冲和。禾之士大夫咸推师德，请主东塔，师辞让不已，遂勉赴焉。一时闻风趋影道俗具瞻，于是结拈花社，以策励同志。居三载，四方耆宿咸来咨决于师。师每却席以待。如杭郡司李端伯黄公临禾必问道于师，机缘载语录中。师临众宽直，所是必进之以礼，非是则规之以道。及辞院之日，内外眷恋如失依怙焉。崇祯乙亥冬，天童老人七十大庆，师怀香拜祝，入门便喝。翁云：“胡喝，乱喝。”师又喝。翁又云：“胡喝，乱喝。”师遂礼拜。翁打云：“你再喝喝看？”师云：“苍天，苍天。”便行。翁呼云：“万如！我直下疑你者两喝，道道看。”师云：“歇歇与和尚道。”遂出。自兹师翁钟契固留住山，师以院事辞归，未久退院，寻依座下命典客司次侍巾瓶方亲智证咨辩益新。一日翁问师云：“般若无知，无所不知。速道，速道！”师拍膝而出。又侍，次举：“一翳在眼，空花乱坠。你如何会？”师诺声便出。又一日问师云：“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汝作么生会？”师云：“严霜初降，彻骨皆寒。”曰：“天地

悬隔。”师拂袖出，复呈颂云：“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遍界寒毛竖，将身衲被藏。鼻息鼾鼾一觉醒，从来越国是南方。”师翁深加器重。岁丁丑履素黄公承昊致书迎师归旧隐翁遂授师大法之嘱因山主履素别号如如居士故欣然书如如庵匾额是以改桐月为如如庵也于时德声益彰三年如庵遂成丛席辛巳冬檀护躬请开法四众骈集千指悦依壬午履素公莅任闽宪公清风俭节一临境俗易民欢闻曹山法席久虚钟鼓声沉寂公驰书有住持之请师欣然以赴进院之日公亲临请法升座其参叩盈室而风行闽粤是岁天童师翁示寂于台之通玄师闻讣奔往且迎翁全身入塔于天童时癸未二月也居无何而随有龙池之请龙池者元一源禅师受得法师某逢龙即止之识始卓锡于上龙池次成丛林于中址当是时源师三赐号五敕大刹俱辞谢而独休老乎其间其骨塔遗蜕幻祖在日嘱迁共一塔焉有凭虚阁避暑窟尚在余废莫知其代迄神庙间林壑寥落于时有毗陵唐太常凝庵公者居京师问道于幻祖机契执弟子礼遂延祖南来卜居于此即今下龙池是也重辟堂宇大成法席题曰禹门院而济上宗风从兹得振于南矣历甲寅幻祖西归密翁礼奉三祀方畲接踵开法因同门眷属不相为谋遂拂衣长往一虚此席廿有三载维时翁主金粟赴黄檗迁育王后居天童所至道风遐播王公贵戚无不倾仰翁虽时恋祖庭不免千里间隔且眷属藩衍日久事生勤旧涤尘公者商之郡邑檀护议请天童法嗣择其德量相宜者来继此席俾山门尊重檀护悦其言辄致书天童敦请适因师翁葬事同门毕集众兄弟咸推师主龙池为久远之计遂以书敦请师慨然应诺踵幻祖绳规而虚己接物和风渗人一住十六载明道德之广振祖父之条内外远近一时悦服始信众举之不谬耳师初入院薪不继炊爨无储积甫三载适遭鼎革烽烟遍布剑戟封林村野之民辄城移山遁所留僧伽黎辈兀然萧寺中凭陵寇盗时恐侵肤及骨有谓师曰事将逼迫奈何师曰行教化临患难自古不免况祖塔重系奚可委而去之宁束手俟命而已众闻师语并力坚持幸无恙呜呼为祖拥护为道持身而临难不惧者求之于时孰若师乎历乙酉越丙壬间虽天步初安道路间尚草窃充斥但闻入龙池者喟然兴善迁义或操戈入院瞻师颜聆师语皆拜谢而去繇是樵采入山之童牧俱沾师德云当是时禾中檀护屡致书迎师谓如庵为师发迹之地欲求重理缘兵燹之后芜秽不治师不忍从前心力隳于一旦于己丑春至禾晤诸檀越专为如庵嘱托务求得人泊一夕即返毗陵不意山中忽被横累有囚执僧行去者师闻之骇异不知殃及何由适常郡协镇曹公虎募师拜访一见投诚叙次有山中书报遂对众开缄始知波及之累即将事细白于曹公公曰龙池虽密迹寇穴海内谁不钦仰为祖师道场即全身担任亲提面鞠其事一山之安赖公之佑也此非道德所感何机遇若斯耶时又屡经岁谨海内丛林俱告窘唯山来众甚多执事谓师曰廩虚库乏将若何师意殆欲言时尚未出口座下弟子各以意领而罄囊典衣捐金持化来众以安于是口碑载道参慕争先四方列刹莫不渴仰师至时径山天童兴善累次求请师以祖庭塔立创守非易概谢不赴顺治癸巳仲夏师临花甲之庆缁白披诚而祝者罔辞远迩跋涉称一

时盛事云师三建法幢任必先劳早夜勤督弗倦衲子升堂入室者机融利钝病去膏肓抚众御下老幼咸宜猥屑顽愚者师亦恕容相待聆师之诲皆抱谢负愧焉众中有病者师必躬临抚慰恒以香资备药饵调治师历尝甘苦自居禹门祖道重新百废具举道胜之韵应若春姁人人实往虚归乃至林木增翠草色遥香檀信云湊雨合皆不期然而然洵德符道化所至也师阐化廿有余载有语录若干卷行于世师世寿六十四法腊四十五所化者数千嗣印者数十剃度者二百余人丁酉元夜舟在燕都普济院忽得梦境自立露地见大雪飘身口齿俱堕遂以手捧牙而觉逐增疑虑急欲遄归次日告其院主主曰此梦中幻境何足怪焉勉留坚请结夏解制于秋八月旋南至冬月抵常之龙兴院正拟谒师不俄顷而惊闻讣至心翳语绝遽奔赴师入灭七昼夜矣呜呼师逝也智灯灭焰法海停波天人悲集道俗失仪山光掩映泉鸟咽声大众孜孜兀兀若婴儿之丧怙也是山有娑罗树二株围数抱高百余尺相传谓一源禅师手植向甚周落及师入院花叶荣盛师化之后花叶顿然衰萎亦异矣哉越明年八月十九日奉师全身入塔塔在山门前若干步塔基为毗陵唐氏所施师诞于万历甲午五月十五日示寂于顺治丁酉十月二十九日梁溪学宪汇旃高公世泰为师铭其塔。

书 引 疏

柬履素黄老居士

久违起居清胜为慰前枉顾庵中慢甚日闻有小恙得轻安否所谓八苦交煎总不妨老居士留心祖道日久矣谅此小恙自弗能牵动慧力也但向所谓究心于此道三十余年尚未得一地是为苦耳诚知老居士于道毋自欺也曾阅老居士折肱录审药性及病元论彻骨髓然贵智者识得病元药治故不假吹灰而愈矣古云一切语言如对病与药老居士自料识得药病固不待言然而得药病俱除不除药病且置祇如饮药治病的时节正恁么底又饮治者是谁谁之一字尚不得况药病乎于斯蓦地一亮则尽大地是个黄老居士黄老居士通身是病是药犹何如请自定当一回看有何药病可除若然始得平常心是道良为知己具以直言相致。

请古鉴法弟继如如庵席

心不钓名名渐以退材非称职谢任尊贤曩者蒙山中老人卜主如庵院事甫及三载即欲告退奈老人抑不允诺书谓老僧老矣龙池尚难料理岂更管如庵乎又云如庵老僧发迹之地如果不欲住即寻的当人交与审斯语即见老人念如庵之深也某固勉力撑持以月积日累营山门伽蓝堂祖师堂建方丈禅房前后共一十七楹改装客堂斋堂浴室并器具单帐俱各十备八九矣常住有各处田亩基地已并归僧亩庵名立户以存永远庶免后之烦徬矣聊书六载之心妄叨承于父业虽引嗤于同门不足惜也兹者谨遵老人规谕决言必毋二致恭惟某禅师法源方分宗旨共建枝叶同条本根一贯娑罗双树(即龙池佛殿前)遍界清凉太白(即天童寺山名)一灯千古彻耀伏祈智网丕张慧锋握利当阳掣电之机祖声聿振绍承发迹之地眉宇增光馨香既布雨露共沾幸

赐慨临不胜勤企。

复江干静涵张司农(讳有誉)

恭惟大檀大愿弘护宗教现宰官身而亲国亲民承比丘相而利生利物诚东坡之前愿无尽之后身也兹承颁谕以净化见招亦不爽断师遗托之言深为法为人作不请友真可谓末法之津梁也向断师与山衲交往年深昨闻示寂心丧神驰几欲躬拟瓣香为吊适因龙池先师后事有种种未了俱系山衲经手不得不料理清楚事将完即欲曳杖湘之南潭之北恐弗能如断师之愿也亦负罪于大檀幸原谅之谨复。

复古南牧云和尚

某因山中忽举先师入塔事星驰八月初一日到山值尔初弟出示和尚手书云行状第五叶山中不通老僧自插入一段明眼人看连老僧亦成不识文理人云云殊不思某等昔请状于老法叔者盖以法叔先师同门相得益彰者不独法道光扬且欲为先师写照必以真诚取信将来若泛泛几行文字海内名人文士颇多何必干劳法叔为也即径山天童兴善乃据实事原非徇私意老叔扎云其间虽存兴善一节亦是将错就错噫是何言欤果文理不通事迹不合当存则存当去则去而将错就错是何异于临歧问路仰面唾天耶某五月廿六日至古南为老叔拜庆曾呈印状廿册已经面白入事老叔云既实事无妨不肖谓已成定案何至今又从新翻驳且状内词意不无嫌疑同门皆归咎不肖甚不欲行尔时只得再三挽回方添入前件刻藏并行虽以全请状之始终亦即以盖覆立言之心行老叔自不内省竟行铲削将不肖置之不问反坐罪于同门亦不知果何意也今只得删削蔓引以彰老叔直心直行想老叔自原其衷而谅之万望俯从不惟法门幸甚先师常寂光中当亦舒眉而抚掌矣八月初七日法侄行舟稽首载拜谨复。

与龙池诸同门并两序

先师停龕一事原为山向不利所以有五年之守彼时议出不欲者皆谓法嗣谋占祖庭住持也诸方尽已知之忽一旦入塔亦不知此易举之故何意也然而一人猖举而陷众人于不仁不义之中者其心何忍宁不顾丛林存歿之妨害乎既五年不利何今年未周而忽利耶某固不干预其事曾拟三法面白永泰铁关诸兄云兹急举欲入塔者是请老堂头住是议法嗣住是入塔后齐散去耶于三必一余实不就其议如不从三诸兄何以定夺正拟诇间独觉天弟云此兄之过虑也凡事自然从长待塔事毕仍送永兄继席不必二议某诺云既事已决曷用再举如不欲入塔尤我之罪也第最初山向有妨之论始我一人考书目指非为臆说今又躬与其事是自翻前案而甘受诸方之呵责也故先具供于龕前告罪次日告罪于众中即出山幸诸高明公鉴是与非与则罪我为不孝不仁不义之徒然乎先师于常寂光中谅不负诸兄之公鉴耳乱举塔事且置尚惜祖庭先人十五年一片苦心忍倾咎于不肖之愚昧屡屡狼籍思之无不泪出心腑呜呼龙池一支何颠沛若斯耶然五年勉守原为存歿相安祖庭休戚诸兄毋以私废公敢揭我寸衷于大众前聊表赤子闷地之痛尔八月十五日行舟稽首载拜白。

与谭埽庵(讳贞默)

屡叩起居盖以事关法门不得不为檀越悉之昨楞严面晤知敝同门相左之说窃有疑焉何也五月间送先师全录板入楞严即迎台驾时以尊冗未赴斋期是日诸檀并各山禅友即敝同门中明古鉴者俱集楞严录中果有谬误敝同门即当覲面质于大众何得绝无一言而待数月之后独向檀越兴此贝锦之端其间是非曲直当不辨而可昭然矣语云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法门何私先师前刻尚存山衲岂敢妄行删削得罪先师耶所谓隐秀二公刊刻林和尚语录责内有未庄之喻此乃彼自见不一故有烦费笔舌之劳先师语录山中众同门面嘱某任重其事亦非林和尚录板为例也固不敢烦老居士之费心耳且楞严流通法脉之所取信诸方非大公至当不敢妄自送入安可因人之私恣其增损将来何以垂世久远果若可增即是敝同门语录安得谓之先师语录也不见大藏经云以水混乳罪莫大焉识法者惧檀越宜深谢之勿使诸方作笑柄也倘若私有损益将来参差纷乱定无了日矣又古鉴弟欲于如庵造先师之衣钵塔乞大手笔发辉先师创立并纪先后檀施及承续住持以垂不朽此法门公举也何得有交代萧然承续烦苦之说又不得不为檀越悉之如庵创自崇祯初年丁丑已成丛林辛巳法席始盛遐迩具瞻先师赴龙池之请鼎革以来历年主者无恒渐觉寂寥先师深以创立艰难布金不易顺治己丑上元后拟数同门卜之伽蓝得山衲最吉即示执事皆曰某真堪为如庵住持第曰数年以来常住萧索须得和尚亲临其事更妥遂于二月朔出山初十至贵郡晤众檀专为如庵嘱付而来十三同舟入院望日众檀毕集先师升座即嘱众檀送山衲入方丈停泊数日始回龙池自此某领院事次年告饥云水倍集数数绝粮炊藜藿以延日月惟以坚固自持后时稍丰有董耀庭善友鸠集同仁劝建方丈某尽力纲维积香资净嘏及董善友自损与劝众并戎府王公等助金勉成方丈五间山门五间廊庑寮室又楼后构船房五间甫及三载即致书先师告退院事复命再住至顺治十年为祝慧算入山面白不蒙允可复以法衣法被面嘱云如庵汝自主不得干涉老僧是时恐违慈念勉尔归院冬间结制安众至乙未春坚辞至再方得先师首肯故以古鉴弟交代凡常住器具种种粗备详录交单以垂永久众檀亲见非炫妄也昨古法弟独不思创守艰难反有凋落之语何欺昧之甚耶如庵乃先师发迹之地师翁书额永为十方法席非子孙独居之处大手笔自能不吝毫端三昧阐发慧泽渊源定不以沤泡变其泾渭也临楮瞻切之至。

与子蓉朱居士

屡候不得一晤前送先师语录板入楞严流通专束躬迎并大令兄盖以司寇大檀越及贤昆季为法门柱石楞严巨细悉仗金汤是日不蒙慨降后以他冗即返毗陵又不得面别敝同门中有欲私续先师自赞者致众论纷然故不得不走贵郡清理其妄始终颠末悉之达谭护扎中并录请政意欲面白大令兄知尊体违和故尔未果烦代陈鄙衷全仗贤昆季以法门大公为念鉴此迷妄则先师常寂光中亦当合掌称庆矣临书悚肃

不尽欲言。

复芙蓉自闲禅师

数经霜露飘泊风尘忽颁示慰欣甚欣甚捧诵知承挂念之甚深也曩退如庵因冗羈未及一别至今耿耿丁酉秋北回途中闻法音大振祖席顿新亦不免庞公毓师向三到亭上扬眉鼓掌敢曰特出荆溪之望也闻之者遥空加额弟蚤隔江合掌耳次抵毗陵一睹先老人讷音不幸中天蔽日法焰摧光令我等闷绝蹙地哀泣安能见足轮之光跃不料恶刹聚会暗憎毁忌以至内外扬波激浪若非禹门头角几同虾戏弟不避斧钺而三出三入者固勿忍抱惭而去其祖父之侧也古永二兄事已半途致使存没悲伤盖亦有数尔昨同檀护躬请铁兄继其席复起末光非唯祖父舒眉亦及吾兄蹈舞或谓之曰事可也理当如是也耶不复加我以罪耶极欲谒倾契阔奈别以来眼昏膝弱甚畏蹊径匍匐之艰待秋深或图良晤未可知也时当酷暑伏惟宝惜谨复。

与大歇禅师

聚首分袂已运三冬神思梦往咫尺千里恭惟清胜为慰追及先老人去世之后若非禹门浪高几乎渊沉祖业移龕之后古首座甘心自废永首座相继身亡兄弟聚散岂故细邪去春闻永首座之逝固不忍坐视念影堂空寂遂入山事奉适旧住请老堂头主席已作难不允于是聚新旧执事伸议数论时众方波息稍定余必欲铁西堂继其席者专为报先人嘱有序次也虽以身当公私之嫌疑寔以雪同门之耻怨固请于六月初一日入院料理影堂凡一应交代与铁兄执掌事竟欲远行因江湖阻隔偶过方山暂憩去冬闻开法宛陵四众云慕则不胜之喜方今法门如亢阳之望甘霖倘高下之流有过不及思为法求贤者必于是加意留心贤法弟临事老成才力有余而知已知人故进逆耳之言幸亮采纳庶法门同嘱之不弃若骨肉也临楮屏营之至。

与宛陵同乡明虚禅友

曩者道别荆溪风遗千里常怀宛陵之游未获风帆之便怅然莫已去秋偶过方山拟欲相访奈冬残岁迫未果所愿春日整履策杖有林泉之兴主人又坚请主席三月间因寒湿作甚过淳阴就医适寻思往敬亭以图良晤乃为事阻又不果明知禅者曾每每垂询足见乡国同声溪山无异耳向闻宛陵山水清佳人境敦厚禅讲川集幸有作家诱益必聆挥霍之教也欲觅一坐具地或现成静室亦可以作休老之计不知与宛陵缘分若何乞留神苟得其便烦令知我则不当为邻而为伴矣。

与金粟孤云禅师

忆别峰前遐聆道化沧桑经变咫尺天涯追惜古今恍若梦尔曩退如庵拟访丈室偶遂挂帆北往虽未获愿恒怀耿耿及旋南时警奔先老人讷音一入山徒悲膺末后任责不虞崇衅百出固龟勉持全而无能继德愈益愧焉去秋半躯风湿患作恐成痼废得过禾就医幸服药饵痊可犹怯远行空勤翘首是以闻福严老人恙重尚歉走询想甚罪甚兹者徐仲达居士向与弟颇契道交神慕慈范久矣欲一叩拜敢修片楮以助精进必

亲棒头点眼不胜庆欣尔。

复吴江海云寺诸乡绅文学

恭惟弘护大檀众居士适承瀚墨流香馨注吴越得以海云相呼应齐山谷但恐木混林间不堪斤运之材驾入骥群亦非超逸之足既烦倾心众举固辞恐属虚文即当拈死猫头奚以酬价谨遵来命专此布复。

束 轶严居士

炎暑分袂秋风动思年来月往露滴声催唯吾兄道标亘古谅弗随世态变移为慰因便附询勿备。

梦雪居引(戊子望日于禹门曼殊室中为断疑公作)

夫古人梦游华胥武帝梦睹瑞相素问梦出五脏周礼载掌梦官属孰曰人无梦乎又孰曰至人无梦乎繇此言之梦之一事虽幻岂可忽哉余一日与友人断公闲话间述向余曰曾夜有故人以梦中语传我曰披缁之夕梦以雪居为号且谓探之甚寒咀之甚澹号所由称也诧为怪事余曰不足怪也不闻我佛制云持戒如冰雪此正以梦中之警表清洁之志耳公其谓之何公忻然诺之余又曰昔苏子有澹轩清禅师有照轩或者麀居山居水居村居虽各不同于事理尚未脱然总被局量之所拘滞若梦之一字可以包天地容万物况人生寄质诚若大梦乎何似开眼又说梦中之梦耶公曰可乎以符梦中之梦语题成三字曰梦雪居公当持此语以复故人云。

居士求作放生会引

盖闻治世之教以明德为本明德者立其道也道立则心正心正则身修所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繇修身更无二本可知体有千差灵本乎一人多徇情异物故有群分类聚之区殊不知灵明之性如杲日丽于中天无所不镜何曾有小大优劣之界乎总由人心蔽锢执体为依坐暗为明惜短弃长以苦为乐恣情纵意伤物资生犹谓获福当然噫只恐他日陷于轮回之际班班福消业长一旦毛角临身犹谓获福当然否或曰彼乃畜生我乃人也或曰彼之血肉当以滋我之躯命孰曰不可然虽人物有异而躯命亦一也何不一念回光息好欲之心视物犹己如是则至善修身之极岂不即在闻声不忍之内哉圣人之言真可畏吾弗能已矣。

募书经并求名笔以成墨迹兼助资引

据大慧武库载任观察内贵中贤士系徽庙极眷之任倾心释氏遍参知识每自叹息曰余幸得为人而形体不全及不识所生父母想前生轻贱于人招此报应遂发誓遇休沐还私宅屏绝人事炷香礼佛刺血写华严经一部每一字三拜愿来世识所生父母忽一日有客相访任出迟客怒云人客及门何故不出任笑曰在家中写一卷赦书客诘其故任以实对遂取经示之云此是阎老子前吃铁棒吞铁丸底赦书客悚然惊骇回舍亦自写一部此老深究禅理博穷内典尚以形骸自感发斯愿而又令人自慊可为今古贵人中之特出也所以教彻宗通不妨入泥入水机先眼正自尔陶圣陶凡若论即事

即理且向者边领略兹成中上人幼年脱白幸已形完具戒切志求道亦僧中之上士也若欲效任公之血书大经恐其功不上其力不胜是以展劝名贤高士濡毫洒墨乐书般若经一卷即三十二分列三十二相或宰官或居士或比丘或婆罗门等一时并现身相各各捐资顿成希有如经云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若以观察既上人集诸名贤手笔较其功德殊胜不可云如来为发上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何故但云应如是住。

结修大悲忏疏

盖谓佛身充满量无边际法性周流微尘莫测如雁飞空影不存迹洪钟扣响闻等一音故三轮体空一光独耀含藏万有隐显虚灵乘境悟心法因人示顿渐互融始终不二莲出淤泥色超众相非凡萼所能喻故曰广大圆满无碍是也所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即罗刹鬼国形现影彰马面牛头随类应化光逾日月德并乾坤故曰大悲心大陀罗尼是也经中大梵天王请曰惟愿大士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相壮观世音菩萨言大慈悲心是平等心是无为心是无染心是空观心是恭敬心是卑下心是无杂乱心是无上菩提心是当知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汝当依此而修行之诚哉斯言奈末运缙素未彻是经矜高自远纵使释迦觐面菩萨倾心亦恐难信岂区区言语而能启迪耶予因谢如庵暂憩香海别业一日致言兄过慰我偶与宣微兄谈及大悲经义并忏仪理事云今每每建立规式严饰身心而与智者慈云见道证果几隔天壤良可慨矣余遂应曰素有愿欲得同志共修一期寔莫可得石林公遂云某亦有此举久矣未敢轻以告人此正缘遇时至信愿力不可却也即欲予为引敢述致宣二公之因以告诸同志者共圆此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法必有如大梵天王者一肩担荷云尔。

高淳龙悟庵募购田疏

夫德不孤必有邻先圣之语孰敢忽焉林叟道兄者淳阴甘文政公之后裔也宗族兹盛幼失怙恃童岁脱白年满受具于溧阳屏峰山辨轩律师躬静念切志恪心坚可谓德矣次游禅讲后参天童始与余交嗣后切为死生大事各往参究而相别廿余年矣庚子春忽过方山访余方知结庐桑梓适曳杖相讯促膝月余庵况幽甚但基址乏其步武偶诘其始末云云有宗昆季一淳一贡二斋公者勉留驻锡辞不获免遂诺其结茆之举故卜此垄头即各捐貲若干共十六金买其田创为最初檀度之首众构静室三楹居今一十七载尚未化缘广寒暑毋却惟以禅律自禁由分真可谓安贫乐道无妄于求邑落称羨是必有邻也叟一日曰古者曾云三间茆屋从来隐一道神光万境闲莫把是非来辨我浮生穿凿不相关遂抚其几云何事我辈戢守一枝于道愧甚余曰不然道以心知言以意会岂可拘静闹为是非耶屋小基局可蔽风雨聊借以栖身而已如欲广斯庵址须得肥畬数十亩相承资生之计兼助道业日新堪为永远佛地以绍灯光之不坠耳庵初兴时有飞龙蟠脊预为应兆斯必隆将来之符愿也是以持告大心居士植因德本不缘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者倾囊括资乐劝珍积好看稻花香福田进退有余荫

信乎果熟采祇园功成归宝所矣。

净慧院募铸大铜锅铜板

广陵乃四衢通要士农工商稠集之所南北禅讲参学必由之径客有旅店岂僧无寺归向有善庆福缘接待往来而相继者天宁兹净慧院自清庵师创业于前鼎革以来庵孙祥光公者恢扩基址营构殿堂龙象聚驻香积供饭云堂挂搭钟鸣鼓响可谓梵刹增新倍加光彩亦益先人之志维众甚多声呼应近不能及远饬约炊烦而餐虚步落种种不等是以祥公商于予予愧囊空力弱计以何助炊广声齐之洽敢以一毫之资告于布金长者必见全肯诺即声应遐迩饱参千亿万古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信此语否一火铸成声供普两彩一赛不须云。

卷(终)

嘉兴大藏经 介为舟禅师语录

介为舟禅师语录卷之六

门人 海盐 益证 等编

题赞

题观音菩萨出山像赞(荆璧记室请)

满头须发趺岩谷三十二应自不知欲识渠依真面目镬汤炉炭礼慈威
拟居士身却菩萨相侧目旁观悲心等向罗刹鬼国音闻浩宕礼者是谁荆璧供养

题三大士同图坐大松树下像赞

稽首三大老古锥默默无言鼓是非闲得翻经当底事长松下坐几时归

白衣送子观音像赞(刘进柱居士请)

谁谓菩萨白衣说法童子参随人天话杷偷盗四生悲运智拔嗣世无穷应缘即化趺坐
何为钻龟打瓦神鸟飞空婴儿持花一枝丹桂大地生芽深心供养普利群沙以何为验
罗刹鬼国现其身是则名为观自在

题云中坐吼观音像(宫妆)

漫猜作紫阁形容休认是云中仙子善现恶相总由伊坐断红尘无彼此

题观音大士像赞(有引)

辛丑中元日仲将包居士然臂香供大士相遂述赞兼赠道力进猛。

大士分身闻音加被一炷肉香誓求智慧力固心坚谢尘蠲秽获命永康德令人畏因居士身发露忏悔信在其中菩萨面对允始允终福备慧备末振宗风芬芳流萃

初祖石影像赞(有引)

戊子春寓古云门有僧云佛日远门首座在少林见初祖影子现于石内有太守疑
为假将石磨砺遂出血水影仍如旧时门印其图形归佛日众以赞颂记之是僧亦欲余
为赞云。

咄还知者个落处么是伊谓震旦国里有大乘根器在梁王殿上鼓阵恶风吹到少室峰

前尽道你只履西归谁知影子落在山石里千百年后赚得个不唧溜的汉尽力磨砢一上直饶磨得血淋淋底犹不见伊面目在何故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

十八罗汉图像邵仲茝居士请赞

云山叠翠殿阁嵯峨清风明月影婆娑断桥流水溪隔烟罗南岳天台况若何依稀仙子仿佛风魔弄棋局平展干戈笑输赢的袒腹消磨倒挟麈尾漫窥探那聚论征科喜长眉持立正淆讹队行蹊径兮路坎坷顾盼红叶兮伫山坡向前去又见个倚树防蹉看伊怒目骑虎勒摩望山顶臂反腰阿擎珠浪牵龙戏波携手桥上话残指柯肩挑只履非行脚竟不晓林里杖过颜色圣凡人莫测画工笔巧写还多

题关帝独立像赞(有周仓持刀倚背)

孤挺雄威惊吴惧魏时赴单刀名成字贵竖目捻髯而胸襟略展周子倚身以智谋而直往义节千秋磨不尽德仁万古镇常新

天童密云悟师翁云门雪峤信大师合图真赞

生不同条死归一气探龙池收竿有据入禹门掉臂长行把住太白峰前海浪腾翻坐断秦望山顶溪云合彩吴越冷地生光南北宗风遍布施临济机心雄若虎骂佛祖舌语恶如雷咦扶不起捺不倒棒罥纵横从此晓

天童密老和尚像赞

铜棺山顶曲不藏直禹门浪里竭世枢机眼界宽若太虚心肠硬似刚铁六坐道场一棒打彻四海声震闻名胆裂不论佛魔都来等施棒棒见血

又

物等同观灵机一握杀活纵横亲疏不错特门庭之磊落兮峙山岳起临济之宗风兮振木铎累及儿孙不了殃犹遗千古声名恶

鹿野法师索题扇头罗汉(画有松枝上悬一葫芦)

五百高流应供尊如何特地只单行家山欲去云非远野景遥看路亦平藜杖肩扶忘渴饮葫芦松挂笑风生相逢不必多饶舌蚤已人间识姓名

龙池和尚真赞(师缺一门牙)

秀州今古张家儿古有云门今有师跨灶追风事且奇五百一千居不同时一个折足不肯住一个齿缺偏多语一一分明举似君云门禹门合扇亲不是木毬踞地狮子老虎咬杀大虫一门两家宗旨太白雷轰一喝传龙池浪激三千里

又

一住禹门十六年拈条白棒起风颠有时搅彻蛟龙窟打得虚空连架旋

又

继祖父炉鞴煅湖海英才炫名声宇宙施迅地风雷倾佛祖骨髓扫魔外胚胎慈悲翻转面皮恶不管亲疏棒劈开

细瓦厂普济院达如老宿像赞

稽首达如大师幼入缁门久经丛席参玄叩士不辞戴月披霜杖历孤峰惯便探竿影草
佩宝镜三昧如印印空倾义海玄珠入流流所归诸弟子老婆心而为说法信士大夫等
闲地不与谈禅最初创华严精舍末后兴普济禅林一旦踏翻到岸船嘴卢都地绝攀仰
珍重儿孙一瓣香世出世间真供养

题大慈像(侍祖堂灯火)

坐耘春圃啸傲烟霞携李桑梓禹门出家五十六岁割爱繁华一生事业破衲袈裟吟清
风而弄月恣游戏而趺跏侍祖灯兮不倦运大慈兮不奢且道是谁作伴侣识渠面目笑
阿

题冰欲上人行乐(孙三摩请)

脱白时教习玄仪成僧后禅寂律持行普贤之愿广教化之门为并爨之领袖作堂构之
津梁倏尔知非兮图形不坏铁面冰心兮欲乎自在手执如意事若何谈空饶舌浑无碍

题陈素人头陀小像

逢人在处说头陀你这头陀有几何如意肘眠半曲膝看他不去逐情波素亲切意若何
邀得渊明醉放歌阿呵呵听吟哦笑煞风流不较多

题冯君玉真(弟纹庵求)

君之生也不喜君之死也不悲观君之气象兮骨傲林泉君与人之诚兮风迈浊世不假
祖祢弥光超然家成业立谢尘缘兮知非征自性兮不忒听叶落兮秋归观音容兮若在
丹青之描兮供汝子孙文不加点兮吾何狼籍知君玉兮由人识君玉兮真存

陆光甫善友为外母求题真赞(像坐石头上)

无阴阳地汝弗立偏向石床坐得宜若也转凡成圣去本来男女一菩提

题比丘尼不违七十行乐

道出常情谁为伴侣不系尘樊女中杰士趺坐披衣语何以似觑破春光人间非是云尔
坐禅数珠轮指孰识伊宗默然离此七十年来说向渠蒲团独坐春风里

题灵松首座为鹿野监寺四十写秋林读书图

峰头数百藏秋木怪石千层长碧苔寥廓虚斋翻故纸苍茫幽壑积余材已知问道忘年
事不惑从前论劫灰为爱林泉常载目山窗终日向云开

自赞

宗极维那请

你这个汉生平胆大遇善不凌逢恶不懦遭天童恶辣习气槩头槩脑授禹门本分钳槌
扶正扶倒若谓你是临济儿孙令人喜令人怕且道有甚长处唱楚歌说楚话铁石心肠
硬为人从来不打之乎者

永济知藏请

一个无情面孔两道埽帚粗眉好似三家村里卖柴翁只少个扁挑斧子恁么担当正法
眼藏忒煞灭宗灭教图写伊大不孝更有惊人手段恶擎头戴角一齐捉任流此语到诸

方赞之莫及毁之不错

拙安逸监院请

巧乃拙之用拙乃巧之原所以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智愚不妨巧拙何碍人以智巧成业我以愚拙安身互谥巧拙而不愚者拙安得之也已

一夔法监院请

踞海云室截流逆浪建济宗风雷喝雨棒横按竹篋语默离谤亲近者心明畏惧者胆丧汝特煞不顺人情佛魔闻而影荡似这等恶辣汉何必写真供养咄

佛事

为禹门拙翁和尚举龕云第一义中廓然无圣末后句子始到牢关正所谓把住则水泄不通放行则瓦砾生光恭惟我法兄拙翁和尚幼历孤征到处拨火挑烟单丁独立等闲不与人侔入太白室箭锋相拄登磬山堂啐啄同时禹门院亲炙印心中山寺分灯列焰打凤罗龙了生前未了公案谦恭克己正末后难正风规大众还会么且道拙翁和尚入廛垂手一句又作么生道不居方丈地毗卢顶上行遂以拄杖卓一卓云兄呼弟应当年事今日亲临弟送兄遂拽杖引龕先行。

复为封塔云闲抛柳栗上峰颠坐视云霄日午天双履捎空留一只眼光烁破界三千罗围屏障周天际旷荡溪流纵百川山有春风花笑面塔无缝罅体安然遂云封。

为宝觉院尼千眼德法侄封龕云物相迁移固有今古法性流注本无去来实际理地一句了然佛事门中千机垂应所以法身无相等虚空而充满法眼无瑕同皎月以绝垠千眼德侄达此理具此眼入三峰老人室中透彻玄要后于慧刃法兄处更为矢上加尖授个护身符子不向闺阁藏头角特来宝觉露家声六十余年随顺世缘一期化毕抛却总持袈裟鹑脱末山衫子且得寂光独照触目现前正当与么时千眼道人密移一步看飞龙去也诸人还见么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喝一喝云封。

复举龕至吴门万峰山入塔云灵光湛寂智海无涯廓倾边表迥绝周遮以拄杖击龕云千眼德道人正当孤明历历一默以来堪经四十余日是诸弟子逆顺追思悲恸不已正所谓刀不自割大家知痛是以集诸四众涓兹良辰得为举引就窆即此则惺惺寂寂寂惺惺到处毫端浮幢刹微尘独步转法轮与么出没寻常始终古今不异大众还会么此是千眼禅师生生受用不尽底且道因行掉臂一句又作么生等闲移坐万峰前看取化身千百亿。

守元火师云守元无外不须守在处拈来便知有脱落娘生贴肉衫踢倒须弥藏北斗以火炬打圆相云若向者里荐得虽有四大元无生死其或未能助汝通身一把火烈焰光中亲独露。

克尘火师云霜花遍地促林颜克路还家咫尺间假我丙丁送归去克尘还知归去路头么咄莫将踪迹落尘寰。

为蒋氏超象殓棺师以拄杖卓棺云超象还会么叶落秋归金风体露生死本无际

岸回光触目菩提遂击棺云超象若也领略便尔具丈夫相剔起眉毛仔细看优游直入莲花界。

为古井庵湛然禅硕泊徒冰如同掩龕(即京蛰前一日师徒同寂湛云吾欲先去尚含笑冰已去)师云京蛰前正月后整顿芒鞋归觉路百花业里便抽身古井庵前空回首一声笑破死生关鸟语清风闲白昼湛然老宿得恁么剿绝六十八年世缘了毕师徒同行冰凝湛寂然虽如是介上座早已觑破了也复卓拄杖云杲日辉空万里不挂片云孤峰锁翠一灵真常独露所以大丈夫汉当仁不让于师掉臂先行师不如汝一声长啸汝不及师遂以拄杖点云一二三四五六七父子上山各自努力喝一喝云净法界中任去来春风浩荡拂天际遂云封。

化林禅士火云化林师个中消息汝自知若不知更送临行火一把也须照顾两茎眉。

自明禅士封龕云香烟起处坐脱立亡呈好手空里摇铃入廛垂手展家风卓拄杖云廓落纵横百杂碎遂起龕云春风拂面绿柳笼烟鸟语尖新游子林间增意气野马腾空当人屋里见青山且道作么生是临行一句曳杖云去。

火云龙楼翠锁玉殿云封以火炬打圆相云金佛不度炉真佛火里坐烈焰中翻身自明师看破且道看破个什么撞炬云烧。

纹庵火师执炬云七十年前与么来处处绿杨堪系马七十年后与么去家家有路透长安居士于七月廿五日瞑目以来今又腊月廿四日也还见有寒暑去来之相么还知有生死痛苦之身么如不知有生死痛苦之身亦不见有寒暑去来之相即尔自性圆明见常无我故云灵光独耀迥脱根尘遂撞下火炬默如碾头火师云朔风凛凛逼人寒驻碾停牛便放参顷刻翻身红焰里是谁脱却死生衫咄默如雷语如风更为叮咛此一宗。

双融大德起龕师云六十余年居市廛刹那撒手知归去根尘迥脱绝遮拦本有风光随住处双禅者还会么万象之中独露身声前声后俱坐断卓拄杖云去。

又火云十二月风凛烈寒香扑鼻正时节禅人归去绝行踪万别千差从此彻双融大德还知落处么古者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今汝知生已生也知死已死也且道不落死生一句又作么生道大地都卢一个身不须更觅无生国复以火炬打圆相云火际风轮驾铁牛撞倒昆仑颠倒走。

觉云禅人火师云春风带雨觉云寒赤脚腰包入市廛参学一生事已毕草鞋脱却水云边觉云禅者还会么其或未然更与通身重煅炼灵光触处彻根源正修火师云地水火风成四大渠无生死是阿谁咄哉直下承当去心佛即非两莫疑正修正修汝自知烈焰烧空乘独步。

月池大德入塔师云风生凉暑蒸热日月翻身虚空钉橛月池大德还知落处么遂弹指云弹指顷开宝塔今朝五月廿八绝去来兮脱死生安然坐镇黄金国。

道真禅者入塔师云道真禅者还会么祖师关末后句觌体分明本无来去皮肤脱落安居莫教动着中心树若还愿力誓弘深再来此土恣游戏。

灵汜禅人入塔云灵汜灵汜尔自知莫向途中生退席从今透脱死生关坐断千峰第一级。

为徐氏母子火师执炬云母子不同生亦不同条死生死各不知爱别于此止所以母为子啄子随母啐啐啄同时应缘不错徐氏屹瞻母子还知自己安身立命处么从今豁却臭皮囊一火化身千百亿遂撺下炬云烧。

又为沈氏火云生不缘死不去生死关头谁把住沈氏沈氏汝自知烈焰光中亲荐取掷炬云去。

为萃闲老律主举龕云大通智胜佛十却坐道场不离于此座恭惟萃闲律主踢倒涅槃山超出生死岸一坐六移寒暑亦不离于此座以大地安居作蒲团平等性智恒常转将百二十斤担子一旦放下了也恁么还知独脱归元一句么卓拄杖云撩得薰风香满面劈开荆棘路通霄遂云起。

又火云火热炎烧六月天寥空万里绝云烟碧光直透须弥顶赤脚金刚开眼眠遂举炬云大众还会么此日此时正是萃闲律师行脚之日敢要大众证明古云赵州八十游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萃老师还知悄然一句么如或未然不免重说偈言祇凭这把无生火焚却全身一个龕欲识悄然独脱句前三三与后三三。

七夕为达本禅士化龕云达己达人乃智士之所为知本知源亦衲僧之所归达本禅友汝昔脱白于天童得度披缁可为智矣而我密云师翁应世七十七年化缘毕于七月七日汝今追蹈先人之迹可谓知本归源矣山僧与汝识面三十余年汝六十八岁一旦掉臂长行恁么与汝据款结案了也且不落死生一句又作么生秋风叶落云生巧烈焰光腾达本源中元日为月轮比丘尼封龕师云秋月明秋轮满灵光皎洁蟾宫诞秋声砧杵催寒织体露金风落叶缓寒暑不迁义了然去来生死奚拘管道人行径绝遮拦任意优游平坦坦蓦竖拂子云月轮比丘尼汝若直下领略便尔脱体无依其或未然不免为汝重说偈言谢却凡流入圣流百千三昧一毛头暂将壳子为龕舍幻质匪坚断莫留遂以拂子指龕云封。

嘉兴大藏经 介为舟禅师语录

介为舟禅师语录卷之七

门人 海盐 益证 等编

萍吟集诗

和闇斋黄宪长寄龙池本师和尚韵

大地谁亲是我冤脚跟不动太平轩只凭个事开心镜几许闲眸入故园略约踏翻空有句桃花笑破始忘言秋声处处分明极拟欲寻思落正偏

目前豁达本无他伎俩千般奈尔何亦不将心求解脱岂容杂念忆恒河分明差别犹相

似简点家私未较多一道秋光天际阔那须神力费功磨

偶感

径僻西村岸隔东南湖恰值水云通夜来月朗空庭际春晓莺啼化外功带露落花轻织女青林梅子醉溪翁衣渐荷叶风千古道愧虚名艺未攻

为黄复仲居士寿(辰值至节后一日)

阳回律转振条风紫气先呈翠阁中乐只放闲纵八极谭余游艺论三空梅花一度溪边白桃实千秋洞口红忽见西池降王母飞来鹤集素园东

纹庵七十书赠公善琴画

问年成好事悦世喜从心弄弦恣白发图形异古今傍溪学老圃洗耳听新禽岁首元三日松风庆上林

刘渭公居士以仙舄赠空山晓声别号命题

林深日暖浴春风采药仙人何处春云到岩前浑不语水流涧下太从容轻携竹杖寻丹灶紧峭芒鞋过别峰茆舍居无青嶂里天声晓发岭头松

和 辄严居士答剑门禅师送少林祖图碑文韵

法幢逝水振心寒谿誉门高道义悬朱紫易涂红粉面是非难上祖师肩宁将直枉甘从事莫负公私获罪天秦颂碑声今日月不平剑气为平传

为寿者书

春木森森渐有香一枝嘉景向东墙看看洞口桃千树柳带飘飏鹤岁长

为馥生师九月十八日寿兼预结大悲坛期

林集鸿宾放白毫普天霜月鹤鸣皋秦溪道义风千里莲社嘉声第一袍三七坛中龙气象百花丛里士英豪春秋刹海无边际日涌须弥万丈高

即事

涤尘尘涤两相宜惟有江流净不知饮水溪边嫌洗耳风高今古异堪师思移茆舍入深居竹筵支泉荷叶衣高尚水边林下事不知花落与春归

赠决则静主

四月轻衣天气和柳阴枝下看新荷登临草绿春光普赏见花红遍地多麦浪秋风林外景青香梅子树头窠幽栖别有通霄致云鹤来兮黄鸟歌

赠万顺泉善友

三月林如蜀锦装好将屏倚坐中央山童呼客来仙岛鸟语传声送玉浆王母园陈千树果桃源洞足百花香不知岁数经多少万壑流泉一派长

寄别子蓉朱居士向船居

三月春将去犹怀草木香不知天外客何处是家乡

船居

半船明月风帆稳一棹和云水上飞快我平生无限意青山面面草新肥

一湾流水一湾风逆顺横拖水面蓬山去岸回溪有意树头花落影投红
一帆天际水云宽萍与溪山到处安闲过东风好时节且停篙櫓漫看看
题扇头画兼以为赠

尘事竞纷扰水云流不烦呼春林下鸟叫月岭头猿山静杳踪迹路平见道原空亭一个
子若往向谁言

和徐虞求尽节韵(字石麒)

抛却五车摧笔锋心空及第始归宗临行别有风高韵赢得声鸣夜半钟
六月霜飞剑倚天儒冠高挂叩深禅洞然劫火随他去一片丹心胜白莲
寄上白谷音二开士

庭花无语静秋光野景支吾兴味长黄鹤去非云水事露清声滴夜来香
风前黄叶搀秋雨极目瞻光听落溪寄语林间问道者莫教轻忽案头题
寄祝金刚庵上乘兄五十

武林歌舞禁喧哗清味香烹赵老茶云集松声春二月望临鹤发颂三车芳庭日暖应先
供景树烟浓最后嘉愧我南湖风弗顺短篇寄到夕阳斜

代友和韵

老迈林泉时一过商量佛法子无多排寒炉火烧松竹覆热清凉长薜萝结社讵能思惠
远安邦谁解问萧何十年见别风尘士尽向山阿与涧阿

喜腊雪骤积

顷刻村城溶世界堆堆茅屋浪平田山家静坐红尘乐骚客添思野老眠一色寒光晴夜
月凝空瑞气应丰年春风漫作杨毬舞且看梅花笑目前

旱暑感赋

亢阳蠲滴禁流湍遍地嘉苗似火攢草木苏须霖雨润鱼龙跃必海门宽钦承鉴格苍生
愿祷顷消除鳞甲残若降平原三尺水一声渔笛纵歌欢

初游龙池山

径曲桥三度山幽树一林涧流芳草积钟扣翠微深古殿晨烟霭龙湫夜月沉源长通济
北法鼓振雷音

又画师秋日邀登绝顶望太湖有感

玉峰高出诸山小三万六千顷未宽林落秋风天气爽草枯春色雁门寒一声角笛鸣江
半几点轻帆入照残图画不须描虎迹白云崖下有龙蟠

长泰寺怀古(寺建自梁有六景记焉)

树挽六朝烟乌去闲道者黄花空自愁梅子知归也秋水颺波纹月到中庭野柏老霜雪
姿堪盟岁寒社

宿焦山月夜闻钟

蓬莱殿阁明如洗陡插层围天际峰夜静中流看去远江潮浪涌听来汹山清岫出云生

石岸断声沉月扣钟欲倩画工描此意那知又隔海门东

崇祯壬午忆亲有感(并引)

予自天启六年岁次丙寅五月离俗十月十一日剃度于黄安县东林寺西禅堂屈指经今十七载矣。

昔年江上看龙舟倏忽光阴十七秋若不多生承愿力那能易服入僧流

癸未之楚省亲遇流寇仍返金陵晤友有感

十七伶俜吴越游为亲思省觅江舟一声叶落侵墙脚满径黄花泣路头劫火洞燃焚郡邑旌旗闪烁禁王侯轻身夜走嫌星朗说似长干人尽愁

登天台山石门(在大冶县西南四十里)

未入天台境人言不可侵登山溪水隔问路石门深峭壁连云阖飞泉带雨斟我来樵子在话尽有余心

华山雨霁

宿雨流香液晴峦黛色鲜涧声翻石鼓清翠出松烟隐者依岩窟幽居别洞天中藏多杰士不与问秦川

冬日间吟

朔风封蚁户冰脆落寒涓日澹山无色云层水拂天涛声泻梵咏鸟语杂清传撮叶频添火煨炉宿晚烟

为壑舟禅友寿

佚志能超物明心岂在天忘情当事澹谋道得贫先腊迈非为老嵩高别引年间将疏影探一度一春鲜

和友雨过韵

风来爽气生雨长阶前草云雾卷晴空山头色不老香从何处飘声入耳边好挈杖问流泉可曾倾岳倒

初秋树下坐与哲生兄得句

松阴招我论何事冷地难为话容心此去漫愁霜雪老西风一入鬓毛侵

夜秋

摘木飞声早何人叹所思半窗清影下一叶冷风吹月皎添凉气蛩吟断竹枝相看于此际金井落无私

访正可法师宿长泰寺

揭目青山云外峙幽林许我话知己杖头不挂一帆风恐落溪声轻入耳

润城生生庵送友兼别

上林春事胜天气逼人游一叶江心去相期语未休

夏日与哲生兄话别

入夏见新荷篱疏补薜萝问人林下少寄足马蹄多道味风尘杂闲情日月俄与君在岐

路何复论坎珂

过西庵访哲公同陈大田联句

偶尔来松径逢僧祗论诗(田)与君皆乱世结社在今时(哲)茅屋三更梦江山一局棋(师)闭门花影静鸟语落高枝(田)

至广陵有阻

江南草木乱枵枵天老山荒战马鸣欲渡占风惊白浪投林空听语黄莺倾城艳色怜孤旅野岸尘沙拥去旌遍地牧童歌往事不甘珠泪滴秋声

送玉涧之京口

一叶轻帆逆上流绿阴颜色忌江洲烟波直入苍茫去何处风声趁客舟

寓秦邮怀平山公喜其即至

知有黄花落更悲西风咽草木解其衣鳞甲藏于穴但见行路难来去无断绝孤坐孰与言鹊弄檐前舌勤勤话短长不将名姓说忽闻犬吠声想是故人瞥四顾村烟静两岸芦花雪疑困在天涯何期霜后节风吹一院香留待与君折

商尊兄嗣天台通玄林和尚归南岳住静索笔赠

自古天台称石梁云俦五百老行藏赤城义气争吴越南岳峰高迈楚湘两岸梅花春雨足一溪流水草茎香载归湖海千层浪不落烟波调更长

访友隐居

卜得幽居隔远山溪深难禁水云还封尘草色花如醉径入门开总不关

丙戌元旦述怀

五湖山色羨江梅一度新声振地雷雨露逢春林木长寒香积树雪花颓清波不系萍踪迹幽谷能藏梁栋材增减劫中多少事年长归去几时来

夏日喜雨

暑气侵窗热风云布雨除草鲜花色媚山翠绿眉舒客路凉生快田畴润自如南轩亦可意停扇且翻书

和得山翁和尚出天童欲往匡山因受灵峰寺请以诗和宋学士韵

收拾瓢囊别隐天小身大出化三千片帆欲挂西江上一衲犹抛东海边辟破灵泉通古涧凿开石壁丈新田有时月到孤峰顶长啸风生云满肩

喜语风老人孟夏山居诗首联续其韵

我爱山头草屋香就将毛竹构为梁诛茆苦结螺蛳顶垒石门开八字墙火入炎蒸猿鸟息溪流情见我人忘闲庭日日云飞过化作轻烟散客床

夏日过刘渭公家与仙舫限韵偶尔成诗

闲情久共山川老沉世相看半白头绿竹深藏高士屋青山独出梵王楼路连秦北皆官马水涨江南一叶舟湖上烟波渔父稳诗飘无字与君收

又转韵

对客春声尽青阴遍未收试凉舒羽扇禁热纵芳舟泉落惊幽鸟樵歌到竹楼不知天地老日月下檐头

窗吟雨霁

花绕竹篱屋绕香晴窗开豁见人忙树高绿出呈清况雨过风生带露凉幽鸟鸣庭翻梦眼田歌入耳涤诗肠松巢冷落西林社霁色云飞鹤路长

咏雨中秋海棠

影不高墙外青阴没地多精神浴夜雨容色飏秋波嫩蕊香微放新红粉澹摩犹将含笑意终未语如何

礼云门雪峤大师龕

道播星驰湖海僧何期秋月暗孤灯秦山黄叶悲天老禹穴青泉恸地崩摆脱五云茶灶冷抛空双髻目清澄风高不许闲眸望千古令人恨未登

读云门志略

卷入云门寺传来岁月深灯悬新夜火笔立古人心青草生樵径白泉出鹤林先贤何所去不复见题吟

因事出云门过化鹿山访荆门法师

入径问流泉泉声咽悲语进路忽逢艰横棘刺如虎行人未敢前余奋突其伍猛步过远山浑忘恶风侮惟尔青松心舒我常年睹徘徊一啸中惊出林间父携筇拨易难人面多尘土放鹤逆鸣皋声落传枝怒寒梅簇院香残叶何所补君不见西山一去杳无踪名高天下闻今古

雨中吟

雨阔天无岸云深蹊径迷相呼疑似伴听语鸟声齐

礼雪峤大师塔辞出山(师有青狮翁别号)

树老叶落遗青嶂不知人去何攸向又见空飞岭外云覆雨弗倾清溪漾林间幽鸟忽翻声到耳欣欣乘兴况绕谷穿岩入小山松烟薄薄遮秦望相看遥立若个人及乎人无高于丈疑似飞来华表峰天然一座无缝幢四壁重封山万个远近龙降虎亦降内有全身狮子翁擒云攫雾御其风冷落秋光藐天际冰霜皎月谁相似仰天长啸欲成颠翻身笑破浑无地有时摩写太虚空有时图幅青山松亦不将钱货与人亦不容人眇其神绝笔声名谢世游骂雨呵风影勿留稽首殷勤一瓣香千古万古为供养莫谓春光年未知花开人面七十七归欤皈与何所之记取鹅毛雪飞日(师未辞世预作偈有鹅毛雪儿满空飞之句)

游明觉寺故址(并引)

越之会稽有山曰明觉即千岁宝掌禅师居处相传前代势家谋为骨穴有古井洗骨池并寺额碑乃明神宗壬子岁太守郑栋恢复邑令史垂则立石勒文尚存焉。

吊寺

袈裟地冷白云斑道骨千秋锁玉环闻说不堪林下思到来冢积依青山

记池

曾记当年入越时寺成明觉韵成诗后将骸骨携归去独剩清清一个池

问井

一穴清泉冷地浮多年名没在荒丘如何不作风云事想是尸人未与谋

打碑

磨云磨雨负烟霞，赖尔凭寒历岁华。残画分明支姓字，可怜明觉属天涯。

慰山

云依无语泣寒松，岩谷晴空荒草封。影落池边沉古寺，唯存山月待鸣钟。

谕墓

磷火夜徒然腐草，漫夸白骨掩明沙。纵教酹酒堪温地，只恐儿孙也破家(做坟之家俱寥落)。

元旦登秦望山顶(昔始皇命李斯篆碑立此)

春来一日登秦望，满目青峰势插天。竹里人家焚柏火，林间古寺积松烟。岭无过客成荒僻，溪有樵风作浪颠。篆碣不知何代废，空余残木听啼鹃。

宿寓山赠恒公修净业

天地孰可寓，寓山而寓水。寓水濯其足，寓山亦无耻。山水狎其游，雄雄无彼此。卓立万古松，幽然乐君子。行径陟高岗，极目遥千里。或烟忽成云，飞入空谷里。亭亭石上梅，袭香落青泚。渊深沃焦石，林木堪其止。或来问局人，佯佯徒劳尔。惟有白社声，浩浩惊狂史。亦非陆子玄，亦非陶亮士。也无禅可逃，也无偷心死。一念万念念不休，念念念尽从兹始。

湖上行

听泉声入小，语落枝头鸟。柳拂六桥烟，山色尚缥缈。载酒载歌人不见，唯有西湖镜一面。山高山低南北峰，忽雨忽风天地幻。郭中弦管浪漂声，湖上听兮调不清。乱绿丛丰桃李花，映入清波印落霞。君不见云昏簇簇宿渔艇，野歌醉舞学狂饮。又不见夕阳影落西浦深，栖鸦点点拳树顶。待将天晓一声鸣，惊破梦回人自省。欲问湖上人去来，去来端的人莫审。

赠关中西宗禅友弃教入禅

知君出秦川，为识天涯路。天涯路虽多，君不辞劳固。黄叶止儿非，厥心何所寓。思古觅安心，孤征南询渡。履险带风霜，泉石夸独步。除却文字禅，力决惊人句。君不见击竹声中达者知，祖师玄要从斯悟。但得心花豁自开，馨香触鼻没回互。他年登临若闲吟，写情休得忘却萍相遇。

晤铁关禅师于禹门兼送别

君别余时余不然，不道君别余十年。信知人间别有天，何方道者不饮泉？幽谷

茅庵云不眠，为留清光入挂帘。山花杂绿开更妍，乘风袈袈到岩前。君来正直农初田，褰衣轻染薜萝烟。何期斯约禹门肩，君亦欣欣余亦廉。忽卷丝纶放钓船，想尔只在沧浪边。余欲与君质引缘，恐君惜我杖头钱。愧无才续匹古贤，聊写短章以作送行篇。

洪都专愚大师访船子迹兼询季子墓仍归台山扫月川师塔意况有渭滨之隐偶过江干黄介子居士以诗呈得和其韵(别号伞居)

张空伞盖体如如，不问云山好结庐。一棹洪波经北固，风帆下载入南徐。追寻船子延陵迹，欲吊清凉渭水渔。访及春申坟在此，却来江上阅安居。

伞盖乾坤得自如，大千沙界一茅庐。相寻古渡推篷转，又向台山去路徐。禅不风颠随普化，教从海阔任陶渔。偶来话月澄江上，何似清光载别居。

又和专师壁介子公玻璃瓶韵

相呈至物非同物，唤作玻璃盏共瓶。问道三三前后语，却来两两和同声。涵光皎洁通身净，贮乳圆明内外清。珍重主人藏爱惜，师情已见世中情。

访平山关主额曰量云遂书为赠

殿阁凉生风入微，南窗由自鸟闲飞。量云几许评长短，谈柄何曾较是非？击竹声从檐外落，拈花意向目前挥。月高难到分阴地，若得分阴忘所归。

答俞玄音居士韵(别号响忍)

畴昔过毗陵，夏末秋未老。恣谭坐阴凉，尘迹谢除讨。话月曹溪深，渔歌沧浪渺。指归天地间，万物洞玄妙。忽尔听秋声，弗觉红树杪。窥乌白眼人，纵横空中鸟。宇宙气浩然，混沌何所晓？未明生前事，顽如丧妣考。悲风振林木，洪音击天窍。鸣扬霄汉惊，声落息群噪。玲珑道者心，障云岂能罩？独有庞襄阳，一家善其造。读斯响忍吟，今古亦同调。孰想太白峰，影落江月照。舒我意徐徐，临笔犹奇妙。

寓毗陵龙兴禅院拈赠无蕴禅士勉参

不立文字教外传，一花五叶分皮髓。莫道佛法无多子，只为困彻语相似。毫忽存胸生死根，力挥金刚剑斩此。饶说天花涌地莲，流浪风尘何依倚？纵蕴雄文掞国才，传灯几载游说士。西山隐主舌如锋，马师一喝伎俩死。德峤未见龙潭恶，怒嗔魔子呵直指。路逢婆子诘三心，默默无言当下耻。蓦地吹灭暗生光，翻身哮吼威千里。契如来禅学祖禅，不烧佛经烧故纸。泼天门户摘风月，绝遮拦棒从兹始。独步云门一字为，不落锋芒笔妙喜。欲谋此道猛如虎，进退由人浑不理。直踏千山与万山，踞高峰顶谁敢视？选得心空及第归，六龙地振挥玄旨。今日与君识一面，他年来饮南湖水。

客晤栖云道契

小阳春十月，寓目枫林红。叶落树头雨，霜凝冷地风。孤身怀短棹，逆旅促行

钟。不期临客路，恰与故人逢。

访友

棹拨霜花到毗陵，抬眸枫叶乱飞岑。谁知道者依朝市，不藉秦山隐处深。

忆普怀禅兄

空亭独立意徘徊，欲望芙蓉江上来。径有清香持晚节，春风那得笑颜开？

恸苍石禅士

参得当年柏子禅，结茅深处任高眠。人情一别如湘水，到底无心向北川。

过江干宿契宗兄庵中叙别

自从把臂论三三，十二年交今尚惭。早晚多情承益语，往来疏阔少书函。江潮雪涌君山北，芦叶霜封闸口南。一宿天涯人去远，声名不改旧时庵。

夜泊南闸投静室宿

朔风林外十分寒，潮落江声行路难。扣户庵前松梵静，尚余月色照更残。

访友

特寻黄叶溯溪流，茆屋忘年云盖头。日火炊餐三顿足，那知远客夜来投？

代梅吟

东风若到我家门，漫笑寒岩香骨冷。不肆春容姿态多，一枝独向雪中挺。

望哲生兄坐息

三日五日望知己，知己望到欢不已。不屑澹交事需吟，默坐相看意唯唯。座中有客悉含声，岭外猿啼峰月起。照彻乾坤亘古心，耐水清兮鱼不饵。珍重欣欣莫浪言，一回相见风千里。

空吾禅衲寿(楚人)

博得吴山水，抛空楚岸船。不知松柏老，忘却世情缘。觑破浮生梦，淘干尽底禅。幻身如海滴，白发丈三千。

和菩提庵自如师韵

学道愧三登，翻思面壁九。屈指记春秋，算来白发有。何似上古心，仁宏形陋丑。一点成太极，两画分奇偶。便尔列时序，蒙媚窈窕柳。化物日月光，星拱辰北斗。弗登天子堂，甘为林下叟。此是何等人，善应而哮吼？以涅槃为家，以菩提为友。率■不改行，优游仍如旧。

源海索书

君辰正值夏初热，榴花开瓣硬如铁。刺破薰风殿入凉，大点小点枝头血。五十余年似春眠，一枕松声惊忽彻。才觉从前梦里身，选佛选官由他歇。

净慧园种一娑罗子已成树矣经十六载始试花见者奇之有题咏颇甚偶过主人亦索题遂拈笔成韵即辛卯夏云

广陵一子堪成树，十六年经方试花。香入座中风剪碎，影高霄汉月移斜。品题

得句云笺染，带露清和笔墨赊。继迹将来阴大覆，除天霜雪盖尘沙。

同牧其师过华亭棹旋朱泾渡口吊船子和尚兼和牧师韵即清明后一日附元韵
一帆高挂过云滩不泛清波意孰堪千载至今流不尽清明归去日犹寒(堪字不在韵)。

乘流船子下洄滩，忽转推蓬思不堪。一自收纶人去后，东风日暖渡头寒(有推蓬室尚在)。

怀米头陀善工书画(即薛崖孟讳采)

久慕谊风抱饮源，不知凤阁有王孙。南宫墨点家山水，北海珍藏屋漏痕。跌坐展巾学洗钵，挂冠剪发效于髡。杏坛日冷删书笔，月下敲推刺史门。

游栖霞寺(内有千佛岭、昭明太子塔、珍珠泉、玉沙泉、双涧、主峰即摄山)

摄峰山下寺栖霞，形势开张地脉嘉。两派源分双涧落，千尊石佛一行斜。塔遭劫火流金屑，泉涌珍珠浪玉沙。树历六朝烟雨在，松声穆穆水云家。

谢友过邀

冻解春风草木香，时来邀我过钱塘。青山满目羞惭色，争得临溪话一商。

题朱去尘墨竹

无君居处道人俗，扫雪扬眉窗上绿。战落松风万派声，去尘笔剪精神足。

过闻性庵观金鱼内一尾通身澹银色有十二点大红故名十二红可爱
避秦不必问桃源，大隐何妨车马喧？十二点红新世眼，鹑衣道者诵高轩。

同箬庵和尚舟集南湖放生兼次其韵

坐草瞻光花木深，舟呼水陆集幽林。当年点首惟顽石，此日圆明总佛心。且喜觉场空有漏，不烦情见到云岑。谈锋瓶泻回狂澜，湖海游鳞天地禽。

酬曾仪公居士见访次原韵(时来将灯上)

叶落秋林不计年，何期知己话生缘？人间已没天边日，月下偏歌湖上船。夜泛波明吟绝句，心空机息罢逃禅。谁能把臂倾肝胆，却较吹灯灭正传。

答 辄严居士原韵

几回静坐月明中，冷地犹怀千里风。春草岸深蛙沸耳，祖庭秋晚叶飘空。惟凭道眼掀尘世，纵逸狂歌达此宗。选佛选官非所事，等闲出没妙高峰。

元旦雪夜咏

春风入岁散天花，草木银头世界赊。锣鼓喧喧沉醉客，不知林下雪烹茶。

宿兴善古禅堂雨霁酬大山兄元韵

喜逢时雨话生寒，翠锁烟云树一团。梦属天涯依古寺，声流大海别溪滩。隔江招手成多事，到耳狂歌息异端。聚首笑谈清夜月，眼空碧落太虚宽。

送致言道兄之武林省亲

满林风涩静寒烟，击冻声催夜半船。数载思亲归未得，忽逢江上拜尊前。

挽闇斋黄老居士二首

宦游学海事王侯，谏议曾标五凤楼。为觅安心林下士，故乘风月问溪流。花开
薝卜君当去，果熟祇园孰可留？不负西干金口嘱，再来东阁阅高丘。
质托阎浮入帝乡，全无声色动行藏。生缘识破庄周梦，法性灵游大觉场。鸳水
空流红日影，百花谢尽素园香。传灯虽未称名姓，道义千秋为举扬。

题不借居

余思轩冕遂，多以荣辱易。何似山水情，常年终不二。云鹤纵其眸，狞龙恣游
戏。流长接天渊，花落香泥地。明月引清风，松竹排其次。集英乐幽赏，宾主
益高志。舒怀百草头，豁目庭前意。不借居无为，岂许立文字？

登烟雨楼

登临惜不见岑楼，一望云山天际周。烟散长空风月冷，雨余极目草庭秋。台前
谢客声何似，树上啼莺语若流。泛滥清波浑钓艇，夜来酣饮笑封侯。

见雁阵初来

忽尔见天涯，北来一阵斜。行成虽有队，影落恐无家。翅奋争霄汉，群零惜浅
沙。春秋时节事，烦语不须嗟。

为万松庵石盟禅友寿

草肃风清松有神，夜来萝月碎龙鳞。开轩纵目云霄鹤，坐石安心格外人。不问
秋声吟底事，单提黄叶颂斯辰。虽然算数知天命，僧腊何妨百二旬？

寄隐者

林木经霜老，道维许自孤。名高思靖节，篱菊杖亲扶。

送中佳禅师之松陵

孤邻怀去鹤，草木禁秋馨。话别枫林老，期长竹径青。露清云障卷，天冷月华
停。空眼着何处，轻身喜浪萍。

村居五首

结个小茆房，周围不打墙。春三二月里，好看菜花黄。居住依村舍，听音喜树
下。门临渌水长，屋绕蔷薇架。一掌平阳地，茆房三两间。门开无昼夜，径出
犬声关。村居出入便，不畏蹊路。菜饭粥随时，山深多异兽。独爱村居里
，年来爆竹声。庵中坐听响，直放到天明。

寄龙池和尚侍寮断疑兄

欲写春前事，何如晚节香？水澄鱼眼碧，林老傲霜黄。秋色冷烟雨，樵歌振玉
阳。怀心千里外，令我忆沧浪。

过古南次泛舟寻梅韵

解缆乘风过别津，欲题无语问江滨。相依屋角吹香冷，却到林边见蚤春。野岸

未容芳草色，高枝先占百花神。三冬冰骨亭亭秀，留与闲情莫放身。

送素严法弟还山

凉风乍起君出山，君今还山风愈寒。视水清兮鱼不饮，扁舟归去霜花冷。目渺七十二峰低，荡胸三万六千顷。高歌漫板兴潇然，破浪安眠唯自领。到岸踏翻脚下船，直上玉阳台绝顶。览穷湖海何小焉，惟有禹门夸独秉。

和冰灯诗(并引)

辛卯秋日忽山中老人专使至为遣吊闇斋黄公有断疑公者作元旦冰灯诗并叙附示余接诵顿令心清肠涤可为龙池绝景美观也又托予转致梅溪大山兄欲共切玉扬金声和响协以增祖庭山色即二公冰灯诗始创焉然虽藏珍之家不可无诧怪之嗤如许着一砾屑杂宝器之中但不知玩赏者以为何如若以荆燕同目则藏珍之家掩面东南已也。

谁劈玉岑纵崖靛，珠垂圭树明如镜。不须琢磨经异匠，天然之色临物映。佛供山川溪涧月，僧邀庭际围积雪。架空一座势如山，玲珑岩壑形凹凸。窠窍四面洞光辉，中心一点内外彻。辉天鉴地耀无私，热肠冷骨貌凛冽。逼人眼底尽生光，烁破乾坤萤火灭。证心堂(乃额名也)集元旦赏，瑛花绽裂开余丈。此灯此日绝奇胜，光扬湖海咸慕仰。景联少室夺春芳，焰高星辰佳气象。可惜龙池老古锥，不曾吹灭拦腮掌。因书此语达诸方，拟议吃我南湖杖。

无题

桂子飘香八月天，水清鸥鸟伴鱼眠。秋光冷抹凉风雨，芦荻花飞白雪船。雁字横空临古画，帆征落木泻流泉。

和宣微法师村居除夕三韵

村居草舍避风威，溪径虽通驿路违。谢却除寒红日暖，相看夕火暮林稀。家家爆竹分声碎，处处烧荒祭地肥。庵内不同人共赏，一炉松焰向空归。柏老能操霜雪威，寒香不与世相违。山深岁尽松烟，幂聚落幽栖车马稀。烹茗峡中泉异美，煮羹冬笋菌香肥。听凭醉后添杯乐，漫击钟声送夕归。林泉意气逆尘踪，不问溪山有异同。好看儿童双眼碧，笑他老大一身红。樽前弗觉更筹改，醉里焉知岁月穷。高世书怀除夜咏，题余信笔写春风。

咏雪兼怀三塔自闲禅师

天降琼林拥四维，昆仑玉出众崔嵬。青山白叠成风浪，碧水银流合派归。策马蓝关唐国重，牧羊北海汉庭威。谁将少室峰前事，今古如何论是非？

乙未二月廿日谢如庵院事兼讯南湖别众

临溪睹雪上头陀，六载依栖意若何？一度寒侵一度热，几翻风险几番波。人情佛法春霜晓，世事名程梦里过。逆顺消归东海去，听凭时鸟乱啼多。

山中吟五首

世路多荆棘，山林少客行。泉流稀草木，何处虎狼生？交情贵意澹，相约定然期。即此堪频往，何愁见别离。学语队成班，沉吟向上关。一生空傲腹，怀抱我人山。祖道传心印，师承肉与皮。老胡真骨髓，未梦克家儿。雨泼青山壮，云归洞口香。卷帘千嶂碧，花落见人忙。

秋日寄金韵伯诗客

月冷蛩吟水碧流，普天声色落江秋。不知黄叶催何事，打着其人自点头。

观海

菊花香尽朔风寒，草色青黄树叶丹。潮涌雷声惊海岸，层层波级耐人看。

得梦中首联续成兼勉友

花芳寻涧底，叶落振秋声。梦里游春事，醒来记夜成。眼前图霸业，身后总虚名。若个凭今古，由谁定死生？

宿栴檀寺与蕃子夜话

偶宿栴檀寺，三生论劫灰。月弦初夜发，更点渐深来。星斗持霄汉，雁声落九垓。话残灯火息，弗觉晓钟催。

金台栴檀寺乃江右历山法师开山创建见其帧子有自赞故书此兼勉龙吟关主（号龙吟即徒孙也）

燕国栴檀寺，非同入众材。青年童子在，白发老僧回。孤影尊堂上，双眸冷地开。法坛问道去，枯木听龙来。

丙申九日前送净慧园主人旋南

北地秋深南亩黄，西风催促晚来香。广陵如得春光蚤，先寄一枝入帝乡。

为尚甫童居士寿（是日雨下）

风生殿阁动微凉，正值临辰下玉浆。一滴沾唇鲜百味，千杯倾腹漫流觞。花飞艳丽争歌舞，茗试新清倍酒香。鹤驾宴亭恣共老，何须问诀秘传方？

题画

云山涵水涵天，寥廓虚明万象潜。月载满船归未得，暂将孤艇宿芦烟。

秋日雨中即事

不闻林木香，应被西风刷。云想衣裳轻，寒随霜露滑。飞飞红叶老，片片秋声杀。平知松柏心，不将颜色刮。

溪帆

不逐情缘水一溪，长帆短棹各东西。乘风载月归家去，莫向芦花野岸栖。

五月寒

叶染云烟薄，梅黄五月寒。柳阴摊地北，山色媚江南。马上轻风冷，署中裘葛残。窗前天雨久，脱却两衣难。

听雨

雨打窗前过，潺潺渐觉大。湿林鸟不啼，唯听云声堕。

瓶梅得蜂字韵

春入瓶梅蚤，未开霜雪封。案头灯照色，窗外月形容。瘦影成孤立，清香岂易逢。夜深蝴蝶梦，天晓系游蜂。

伴梅

遗我非青黄，一枝梅在傍。支梧情弗倦，对影意偏长。点额疑为假，涂身似有香。岁寒心愈洁，姿色自天章。

孟春送友之楚二首

三冬冰骨解，风暖觉天长。取次入幽迳，依稀在故乡。凝眸青嶂嫩，衬足草头香。踏遍江南地，收归月一囊。不妨流水在高山，若便诛茆可着闲。种竹移阴晴带雨，裁云补衲自成斑。呼来鹿子狂心歇，养就狮儿纵意顽。如吐瞞人三寸舌，莫教放过赵州关。

拟题黄鹤楼

汉阳江上烽烟塞，黄鹤高飞化五湖。日落洪波空草色，舟横渡口载荒芜。秋风萧索王宫尽，劫火烧残鬼■孤。欲问洲前鹦鹉话，吴山相隔杳难符。

甘汝耀老居士索题爵鹿图(有二鹊抱松枝开口相向)

鹿走林原鸟忽惊，双飞来去树头鸣。梅生两角风难埽，雪点通身看有情。回首望崖花放萼，悬蹄弄影草停声。老人只在松山后，不与时流说姓名。

甲申过金陵怀古

断铁沉江锁，荒城涌石头。马蹄催驿路，樵斧乱林丘。玉气从云散，阴风落日囚。一回春梦入，白地草生秋。

戊戌八月初一日读三国志忽闻雷

惧雷昔尔笑曹瞒，天释英雄义不单。舌战群儒羞剑客，声惊将相伏星坛。七擒泸水波涛振，六出秋风心胆寒。国丧中原轻九犯，至今流血未曾干。

嘉兴大藏经 介为舟禅师语录

介为舟禅师语录卷之八

门人 海盐 益证 等编

禹门影堂集 诗偈

丁酉十一月自燕归抵毗陵闻先师讣(是岁元旦在北有异梦焉)

三月行程一渡江，秋深叶落满庭霜。才登岸脚收行李，忽睹山头送讣章。掩面罔知谁问讯，苏声重与共商量。曾经元夜通消息，梦到于今泣路长。

龕前上供

十载师恩报未休，闻倾血泪上高丘。如何只履先归去，却教孤灯未引愁。入径风寒吹面冷，临机语默痛心头。思深石壁空埋迹，望断云山影莫留。

十二月初八日夜古南和尚促移龕

师本同根各一枝，果能谁是克家儿。伤残骨冷丛林散，痛彻心酸众目悲。何事生前轻料理，致于去后任施为。莫言不肖叨法位，敢与争先力论持。

戊戌春云阳道上读鹤林和尚书扇头诗有感兼步其韵(附原韵)

蹑足龙门胆气夸，此来头面带烟霞。三冬岩室余松火，二月江村赏杏花。蛰户春寒难出穴，蜂房人静自排衙。片帆复放荆溪去，邈得师真是克家。

春胜人事自矜夸，面掷东风散碧霞。丛鸟乱声催客路，驿亭孤影袭灯花。江流水阔寒侵户，雨洗林新柳护衙。鸿鹤峰前栖泊思，迢迢山色米南家。

寄鹤林十州兄兼呈方丈老人

鹤林古德尚高风，千载令人竹院逢。历国知名唐代寺，虚堂说法近时钟。碑残墨洗斯文笔，境致阴凉祖道松。孤峻门庭羞刻剑，抱惭僧去继谁宗(有祖道松十三株记碑)

山中得扛字韵兼慰同门古帆首座

安心立雪世无双，为道倾家惟老庞。汗马功成归汉室，乾坤数定息乌江。漫将头角崢庭户，且放和平护法幢。流水去还容器得，夕阳影落力难扛。

清明后五日夜大雪忽楚水法弟奔讣入供遂出山有感兼送别

不知何事怒天威，一夜溪山与世违。冰割春风青草断，眼堆白浪玉花飞。寒光落焰流凝地，节届烧香冷湿衣。踏冻毋轻霜雪累，到家宜展目前机。

监刻先老人语录雨久偶阅十景遂拟成韵禹门桥

翠积桥流迥不同，禹门三级浪抛空。松间露滴声声雨，谷口香生面面风。芳草溪浮春水绿，杜鹃血染映山红。好看霹雳晴烧尾，到此方知鱼化龙。

娑罗树(雷抽心木为梁)

竺国灵根佛庙东，移来法脉此山中。千秋铁干撑霄汉，一段坚心剖梵宫。花素雷惊香拂火，影成荫覆叶遗风。祖庭梁栋承君力，虚腹流光气象雄。

中龙池

林麓龙旋水一池，深藏头角岂惊时。代为窟宅形于此，渊脉流分派所之。空印水明千古月，影悬花放不萌枝。看飞会作风雷雨，遍泽甘霖与世宜。

分宾岭

昔年问道不知名，云水来参向此行。勘破归宗禅去也，掀翻济北棒离情。三登九上人何处，喝震雷奔鸟乱声。榔栗横肩谁把住，岭头宾主自分明。

白云崖

欲飞飞不上清霄，犹带春风雨未消。陡落斜披鹏展翅，峻嶒势逼虎申腰。丹青摹写绢千尺，天女横拖练一条。几度老龙抟不得，一回来去一回骚。

避暑窟(源师三赐帝号五住大刹仍退此终焉)

禅室多年冷似秋，莺啼花落万山头。衲衣净洗岩前雪，云履登沾石上油。侍者罢参驯野鸟，国师不教索犀牛。寒侵松火三冬富，避暑凉清一窟幽。

试心石

石插陵虚令试心，试心人见胆魂倾。悬崖未肯全抛手，半偈如何出死生。纵步转身须着眼，临蹊掉臂漫牵情。直教试到无心试，堪笑东山水上行。

凭虚阁

凭虚一阁倚空高，月下谁来把户敲？炉火乍添烟篆古，画图频展墨成蛟。拟邻睹史谈初地，欲与先天论易爻。鸟道栽松人罕遇，云霞出入挂眉梢。

伏虎石

君非草木斗春红，踞伏威狞虎啸风。形似蓝田曾没羽，补如神女漫施功。惊群磊落嶂烟里，独立孤危霜雪中。愿护祖师声迹在，尝闻听法晓云钟。

玉阳台

乱峰头出玉阳台，登望千溪万壑来。山色聊呈红点翠，水光却映绿生苔。迎空音乐花飞雨，过岭老猿声叫哀。未许片云能翳目，一天风月四时裁。

送先和尚语录板入楞严偶过东塔即事

信自灵山记蒨深，福城烟水力追寻。新成梵阁标初志，奕世文章启后心。檀度果圆酬夙愿，慎终功德敌祇林。好将白社邀贤士，法脉芬芳亘古今。

讯善卷和尚(并引)

浮石老人居吴门西山桐叶庵受善权请戊戌秋九月廿一日入院某十月朔二日过礼赋俚言书扇头呈敬。

菊花香满傲霜天，桐叶飞声过善权。云水趋奔离墨(山名)径，风帆挂落祝陵(即祝氏墓也故云祝陵埠)烟。杖持白发尊檀膝，座侍巾瓶继佛肩。一击清秋正法眼，重开祖印印单传。

题善卷洞寺(建自孙权时)

三国云山开建寺，一条古路洞边去。泉流不断殿无■，雷火书名偃柏处(有雷书偃柏之迹尚在)。

为先和尚录板。工竣，送入楞严。值听梅法师入院，书赠。

去来宾主菊花秋，正此时当阐化猷。悬辨纵横称义虎，显扬曲屈继禅稠。恢张紫柏门庭焕，句破楞严狂见休。不吝广长无坏舌，分身尘刹喻三周。

龙池和尚小祥塔前上供。赋呈永首座，兼勉同门。

师去绝端倪，望东枝向西。树眉愁尽落，家法治何齐。窄堵霾霜雪，山流断碧溪。相看天际鹤，来去复云泥。

怀梁溪马尔采居士(讳瑞出山日于夜忽骤雨)

记得山头雨，瀑声想夜狂。阻晴兼阻客，流日复流香。洗垢绝尘迹，恣情多抑

扬。霁开红绿战，星埽地天荒。艳世矫春露，松秋操雪霜。朱门闲茗碗，白社逸霞觞。时节菊清品，谷幽兰独芳。久怀交澹荡，聊写菜根长。

过鳧溪白椎庵，挽闻照法师，寿四十九，七月三日逝。

忆余初登戒品年，公作梵音导其前。倏忽春光廿四载，秋声叶落惊人骇。逝者如斯空叹哉，饶是瞿昙也笑哀。四十九谭无一字，纵横来去恣游戏。白椎不说苦空禅，拍手西归看种莲。鳧溪波浪如天阔，诸子望师归莫测。我来迟爇一炉香，为师拈出无生灭。

白椎庵雨阻兼示慧上人

春雨长新绿，老藤牵古松。林深多异鸟，水浅少游龙。揭目数竿竹，舒怀千里风。谁知此段事，微笑破颜中。

又雨中望虎丘

绿凝眉宇短长松，林内新声林外峰。只道白云飞去也，看看原在此山中。

晤达明禅友

本是同乡兼俗亲，缘逢吴国话重新。道为南北多相左，尔我萍交祇个人。

访闻机道兄叙旧

忆昔穷山水，亲临问道原。罢参悬草履，招隐理林园。竹影移无倦，松风操不烦。聚倾胸次积，霜雪老何言。

己亥三月十一日复事影堂作

明州太白名天下，百三十代传灯亚。唐宋五宗启法筵，至临应庵密庵罢。数百年沉法鼓声，洪钟一扣群音差。元公司李作金汤，请主师翁辛未夏。棘剪云开万象森，千工万运梁高架。十载丛林一建新，中兴济北宗风化。十二支分派脉洋，百川源海各津梁。我师独阐禹门寺，继父扬声祖亦扬。时陷干戈隔云水，弹指座中祛虎狼。鼎革焕然百废成，看破云山水陆程。四海禅流双眼碧，空王殿里一灯明。秋风秋雨洒秋香，清波上不泛慈航。荆溪东泻声悲落，月冷千峰草木伤。及子延孙未了事，谁堪振翼鸣翱翔？都缘祖父光余荫，何不倾心向影堂？

客龙兴院偶晤禅友以诗见示作送别

细雨沥秋声，佳期话客情。泛流新水浊，凭岸得风清。相识亦从此，知心谁共评？天涯逢邂逅，惜去意何倾？

蚤秋作似铁关法兄方丈

一叶知时往，飞林不见多。花香经雨谢，草色渐风磨。祖父法幢海，弟兄情义河。流清亘古洁，岂与浊成波？

又蚤秋即事和铁关兄韵

不觉箭催时又改，惟余沧海共山高。林间茆屋英雄隐，石上松阴处士操。夏日

冰生成节祭，秋风浪涌往徒劳。凋残叶落霜涂地，万籁声消何处号？

寄住宛陵同乡

几回深想敬亭登，何日风帆入宛陵？画壁图真千百个，同呼名姓识高僧（敬亭昔黄檗客寓裴相国见壁上画圣僧真引问师云云即此）。

送六融法侄为师住禹门打供

七月秋风犹带热，路行车马漫停歇。白苹翻浪鱼鳞辊，杨柳疏阴蛛网结。何事独行不惜身，苇波履险冲符节。因时僧聚禹门多，固尔殷勤打供切。榔栗龙游去百川，草鞋虎猛离群穴。逢人漫乞一文钱，开口须饶三寸舌。赚得襄阳庞老禅，倾家财施真豪杰。君不见：懒融日日走丹阳，三十年来名始扬。朝去暮回力不折，身心坚似一条铁。遗风籍载牛山头，道德名标千古碣。子缘生楚黄麻人，楚称黄麻才气神。难近难亲终不易，为人为己要经纶。打东家，骂西邻，驱耕夺食捉麒麟。捉得麒麟径莫辍，踏破千溪万岭月。一回直入宝山家，倾仓倒廩不须说。清风满载日，归来恣尔师。颜欢相悦三拳肋，下还一把虎须捋，此是超群狮子诀。

履冰辞省覲伴我和尚口占

龙池绝顶玉阳台，须自亲登到一回。举似霎溪资福老，句中兼致正中来。

九日前送密音禅友住寿昌寺

龙池数载不辞劳，赢得清秋眼界高。此际黄花香欲吐，送君含笑节前操。

游张公洞

径入张公洞，玲珑醉客心。怪神工不易，奇巧步难寻。灵窍通天日，鬼形夺地阴。拟穷沿底路，前去峡犹深

过海会礼磬山天隐老和尚塔（干巽向）

多年声迹磬山隈，今日亲临到此来。塔立乾峰新海会，寒香独秀一枝梅。

中秋夜谕看月华者

一轮皎洁净无瑕，犹较春灯光更奢。珍重管弦延醉客，莫教眼底妄生花。

又得归字

风荡云霞尽息机，中庭孰与是成非。竹林高士何相习，独许渊明醉着衣。

题画雪里梅（有双雀一啼一宿）

一枝雪里香寒彻，双雀啼眠意若何？设使春风摇弄影，莫教离此别投窠。

题画图帝阙

乱叠千峰云外出，一庭风月向溪流。相看坐对青林下，不计前朝王与侯。

登芝山顶谒玄帝新宫（上有三十六洞）

峰立耸霄汉，烟堆殿宇新。山灵多古洞，石润少飞尘。羽士承仙脉，玄宫集蚤春。浪传童子去，丹灶尚遗真。溧阳方山普陀寺影堂集

题八景诗(有引)

己亥秋九月，寓方山。日暇，观眺其山，形若飞禽、兽伏之状，可谓殊胜。固拟八题，曰“八景”。云其坐山，形似象眠，故题曰“象屏峰”。于项横落，一脉直下，如凤翮霄，其平如掌，有印林禅师者诛茆、开辟、建寺骑上，董太史其昌书额曰“小普陀寺”。旁有池，流注不涸，故题曰“凤皇池”。“清凉石”者，在寺之后。印公初拨荒，入见其石，以拄杖卓立，遂意祷云云，而孑然弗倾，固尔心喜默异焉，因是以成丛林，记其原，名“清凉石”也。寺西南有高阜，与象尾相连络，仅对其怀，宜为“普贤台”之名。右有紫竹丛积茂盛，约亩许，云“紫竹林”。即圆通殿侧，西北有泉甘美清洁，笕入厨，可给数百口之余，拟以天人师号，应之曰“调御泉”。向有龙洞、马冲，而合为“八景”，遂拈笔，吟咏粗索成韵，孰曰诗欤，聊记林泉之始末，亦阅笑于大方，作游兴之余韵云，兼不亡其人，当额曰“印林禅院”。

青龙洞

一山特起万山朝，山洞龙藏云外飘。变化神奇看掣电，应时风雨及抽条。

象屏峰

象屏峰拥碧云霄，宝带垂空落凤毛。罗列溪声长广舌，梵音嘹唳卷松涛。

凤皇池

灵杰山川发秀奇，天星形落凤皇池。茂林深注长流水，月照清波绿染眉。

石马冲

万里驮经白马功，身坚石马历秋冬。名称两立归僧寺，石迹堆冲马化龙。

调御泉

派远流清调御泉，涵空印月彻深渊。滋生万物成佳品，纵尔调羹必用先。

普贤台

峨嵋山上普贤来，信步移方向此台。落地云开菩萨面，放光石照象王回(嵎山有放光石)。

紫竹林

紫竹林中身应多，善财云里唱玄歌。不知音韵谁家曲，到处闻声向普陀。

清凉石

清凉石上白云封，狮子游行不见踪。哮吼之时群脑裂，文殊冷笑漫扶筇。

又总八题成韵(方山乃金陵干龙也)

象屏峰涌金陵浪，紫竹林开小普陀。石马冲明空界月，青龙洞古碧岩阿。凤皇池影天花落，调御泉香六味和。殊胜清凉石上立，普贤台望远来波。

即原韵奉答吕秀才

影孤云鹤过溪山，为爱林泉玉笋班。偶笔不堪成俚句，承笺奖谕启柴关。青松

皓月高岗上，白日风尘满世间。若也信归灰劫事，好偷忙里话生闲。

喜林叟禅兄夜话(有引)

自乙亥太白相别之后，迄今二十余载。忽自淳溪过方山访予。予偶外游，至夕方回。及晤面不识矣。公抚掌笑云：“某也！”相叙甚乐，故赋以志之。

春日游行过别峰，归来灯火夜初红。入门把手面生涩，道字倾声音已通。彼此相看霜雪里，大家疑似梦场中。掀翻祖窟当年事，漫话沧桑鬓不同。

又过淳溪相访(与予同庚)

忘年共半百，弹指晤三春。太白参同普，淳溪道义亲。水流天际月，风落树头尘。湖海一瓢饮，幽居日又新。

途中五十自嘱

麦秋五日却生渠，浪迹天涯半百余。心外有身堪算数，杯中无物可踌躇。笑谈麈尾凭拈弄，轻薄狂言自剪除。洗钵江湖随挂搭，杖头风月听吾祛。

同林叟甘宜伯袁非池诸公登保圣寺塔

林无颜色可当时，三月游亭罢酒卮。古寺苍茫龙虎柏(古柏二株名龙虎)，僧堂冷落祖师眉。新荷出水簪云湿，老树凌空操雪姿。塔上铎鸣呼客语，聚谈霄汉眼高窥。

初夏

初夏入新热，花阴卧短墙。一枝情不倦，盖覆草头香。

题高淳县新桥(又名凤皇桥系宛陵通要)

长虹穿水面，凤眼逆流窥。两岸波涛静，平帆去不危。襟湖通宛道，负郭接京师。任重频来往，楼台引月随。

题龙悟庵(并引)

淳阴龙悟庵者，兴于丙戌岁。适有龙自西北来，蟠踞庵脊，头角显然。稍顷，向西南飞去。观者以谓奇事。邑侯丁偶题龙悟为额，恰符其兆焉。庚子春予就医寓此，是以知其详，聊述志云(庵东向)。

结草向平原，龙蟠众目喧。花香涂觉地，果熟布祇园。万顷烟波集，千林树木繁。开窗明四野，红日涌当轩。

龙池和尚十月廿九三周忌日

师真高挂月明中，三载殷勤事已终。鸟谢春林香满地，猿啼残雪岁寒风。追思不教全无改，较后谁行半折衷。卷却帘吹灯下火，虚堂日落影凌空。

影堂告辞诗(有引)

先师去世七日，舟方入山。正直纷纷举措之际，及任请状、乞铭、监刻语录之事。至次年五月十二日工竣，遂送板嘉兴楞严寺已入藏坊。秋，举入塔

，特进山谏议。众心已合，非一可止尔。故告供而往师小祥，躬礼塔头。见塔铭未勒，工石未程，又居两月，以完刻立碑，遂计远行。己亥春，闻永首座病将危矣。偶泊吴门，得信，以至悲感克肺腑。遂勉诣山，乃三月初十也。次日，即奉影堂，其永首座徒辈又作一变。沸摇非小，固输己货，以为调解，事得冲融。嗣后，商于众，以继席之举，于是一众未全肯诺言，至再方允从。于六月一日接某入院，以影堂一应等事交代毕矣。吁！舟虽未能尽孝，然三居禹门，共一十六个月日也。时九月十有二日，过方山主人。泊众坚请住持，亦勉允，以补三年之志，而作事奉焉。约一年三周之制毕，故先于真前作告辞云。师之去世舟无住，皆因师后事所累。舟岂无能向远行，见语嘈嘈忍将避。师在光中鉴亦清，宁有祖道属人治。半年一年存与亡，两次三翻事不易。若彼若此有嫌疑，门墙角立何名位？寒心三反入龙池，仰面扣声吞热泪。欲诉于师未及闻，犹将今古评公议。百丈典型千古持，岂向禹门一旦弃？听说斯语众颜怡，故从继举承遴次。既托于兄事周旋，岂不倾诚全仁义？思子于父观其行，固假方山展终始。就此室中县师真，聊表一点丧心志。陈芹供水作清飧，日焚夜火恭如侍。虽未缉御树法幢，灵光虚运空不坠。循环交际秋几经，屈指师今三周忌。礼师真前告作辞，乞师昭格鉴舟意。欲负师真别此间，馨香再播他方地。暂随云翼寄空林，若得深栖重兴记。

友人归桑田结庵口占

味道参风历有年，归庵傍水近亲田。春花夏麦秋黄稻，正好安闲看雪天。

春日寄金粟孤云和尚

忆昔看林落，年来廿四秋。世移疏见阔，情懒澹交游。瘦影春声拂，幽香谷口流。惟凭持此意，寄语别山头。

和 辄严居士中兴普明寺韵

昔年问寺僧，悲感复何兴。棘草逢春剪，金沙聚日增。愿深功业就，持重道愜弘。载帛千秋事，谁将名共登？

秋蛩吟

尔声于类亦非雅，何以喜其秋露吟？若使夜深听仔细，悲悲切切语寒心。

影堂集(终)

嘉兴大藏经 介为舟禅师语录

介为禅师语录卷之九

松陵杂录

侍者照德记录

辛丑十月二十五日为法门说

师云，古有学儒、学佛者，而有排佛、排法者，亦有谓选官、选佛而言下

知归者。盖因夙植种子深浅不同，固有信与不信，而各善其本也。唯六祖已下，出临济、曹洞二派，绵远流长，所以，代出杰人，道明眼正，宗风不坠也。一时，士大夫倾心仰慕，不可枚举。至于见道明心，师师授手，机缘载《传灯录》，以垂千古模范，绝非泛泛之流也。祇如灵岩槃庵者，据法门礼，当侄辈。前晚，至夜扣门投宿，知客相通，谓：“某即熊鱼山也。”彼时山僧对知客说：“不管鱼山、槃庵，以礼相待。”知客遂安排夜饭。食毕，即送安单。次晨粥后，知客引槃相见，及入门便云：“某在途中于礼有所不周，恐轻冒和尚云云。”山僧答云：“不必太谦。”槃随作礼一拜，起云：“某有小事云云。”便出。时山僧见彼仓忙而去，意甚有不然。稍顷，知客回，谓：“槃庵师云，我们三峰家法叔不受法侄礼的，与天童家不同。”有灵松法侄者，亦同知客送出，遂云：“这里和尚向来法侄辈俱不还拜。”于是槃唯唯而去。山僧闻此语，不觉抚掌一笑，将谓鱼山是个人，原来器量只如斯耶？向闻他为明朝极谏，一时颇有声名；及为僧，又承嗣灵岩，以绍佛祖慧命。可谓学佛、学儒而选官、选佛之名位两全矣！岂料只可闻名，不可面见！既担当法门，自有法门名位。而何以法门眇视自欺乃尔耶？如若粥饭，主人、宾主之礼尚不可忽，况法门乎？既尔气岸踞傲，亦不该入山僧之门。既入山僧之门，必循法门之礼。诟可谓天童、三峰家礼有不同乎？三峰岂是天童家之外人耶？汝或放不下一顶纱帽，原去做宰官，何得偷生于法门而乱法门之礼耶？罪莫大焉！山僧不是扬人之过，切要人知过必改，毋致法门陵替而罪归任法之人也！《传》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而今而后，高尚其志者，幸各勉旃！

壬寅花朝慧剑禅人乞语归南岳结茆

悬智慧镜，鉴当台邪正；握金刚剑，截岐路葛藤。须是个汉，方许恁么地去。慧剑禅者，系湖南茶陵州人。中年忿志，诣吉之禾山剃度受具，笃信向上，一着，誓欲遍参知识，究明大事因缘。复往楚之衡州，见有中国清寺荒凉之甚，意有感发，固营造殿宇。恢张功毕，即延某禅师开堂。自一衲飘然，历吴浙，参龙池、报恩、灵隐、天童，靡以本分事叩询。虽未获棒下翻身作风颠，而亦有所益焉。兹过海云，丐余数言，归故里以全诛茆之计，山僧欲书语，恐返钝慧剑，费磨砢也。不见昔日郁禅师过断桥有省，作偈云：“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而今尘尽光生，照破山河朵朵。”如有问慧剑索明珠者，切忌当锋者丧！

示施秀峰居士

大凡学道人，要立心坚猛。如开荆棘林相似，手执利器，直截向前，毋令退缩，始到平阳田地，方得纵横无碍，有何拘禁？念佛参禅的，亦须如是。参念到情尽念断时，即此看看是阿那个念佛参禅？秀峰，向这里下得一语，他日

阎老子见你倒退三千里有分；如若未然，且看念佛的是谁？参！

与庄汝扬文学书

前月冒暑，敢烦起居，深为法门金汤铭感。七月初间，偶拈笔草读，悬望颁示，竟付不闻，且疑焉。孔闻拈香一端，姑谓众居士之请。至于私窳藏板，紊法悖常，其罪难逭。即曩岁，先老人去世，某因燕旋，兼程抵山。辞世才七日，群议纷纭。众同门固以先人末后事委予，种种跋涉而不辞畏者，振先人后事，整法门纪纲，不惜了身力任之。苟若悠悠两端，何以主持慧命乎？叨！大檀现身护法，敢向披衷也。即前荷体泉众居士勉从老居士之爱，姑为暂止，如埽庵者，道义相孚，踟仰良久。不谓今日遂至斯耶？若以私夺公，以邪乱正，不过枝叶敷衍一时，到底水落石出，难为识者哂。纵孔闻一孽鬼馘作活计，自有法门纲纪在。所可惜者，拖人下水。一时正人君子有被瞞顶。古云，识法者惧，宁三思，毋忽为上。因山衲素钦门下，望隆山斗，为正法墙堦，固冒昧重言，于长者之前，少救一时之眩惑，缁衣之好，雅有同心，幸祈鉴原，山衲幸甚，法门幸甚。

示碧云天维那

业儒者，必言行相顾；学佛者，须内外一如。所以，儒释之道不易言也。学佛的人要说到、行到者，甚难；见道的人要化道、了道者，亦不易。说到、行到，名行解相应。得之于心，应之于外，始终内外一如，方合道化。于世谓言行相顾，又岂离斯之外耶？自天童师翁力振宗风，而诸方遍播，虽盛衰一时，独钦人心有所慕尔。近来参学之士，贤愚类杂，识见偏枯。饰于外者邪正不分，朴于内者闻阅不广。固尔高下相持，门党各立，护以冷热争胜，我山堆积。至于是非纷纭，慨不足惜也。碧云维那当持此为戒。云：他日龙天推出，则头正尾正。不得谓山僧辜负汝也。至嘱。

示楚珍全知客

船子朱泾三十春，功程不计钓金鳞。海云住在吴江滨，来往师僧暂寄身。欲效渠侬重整纶，只恐波清鱼不亲。鱼龙最喜桃花伸，禹门一跃力精神。凡物镕质变化新，安能学道不师真。齐贤三省思古人，超群拔萃作梁津。临济一喝全主宾，楚国慈明神鼎珍。今将此语书楚珍，记取归家莫浪陈。

示恰安定知客诛茆

打点身心要住山，把茆盖头不等闲。习气销镕情识尽，方能透脱死生关。古来学道士英杰，道不齐名身不还。昔日勇公礼雪窦，后果声鸣震宇寰。彼乃丈夫我亦尔，子当发愤莫辞艰。住得十年廿年去，寒岩枯木香千般。若问深山何意味，一声啼鸟落花间。

示且憨溶悦众

学道无难易，进趣要心坚。离却文字解，力攻铁橛禅。所得如轰电，明暗见不偏。掀翻葛藤案，截断众言诠。如大象搏兔，若龙戏宛蜒。能具是德量，鉴物义了然。所以香严老，机忘击竹前。桃花灵云见，洞彻妙中玄。理事融如海，方弃到岸船。若还穷未尽，勤笃细钻研。朝参及暮请，必须匹古贤。且憨持此语将去，养成羽翼鸣冲天。

冬日赠虎丘皀溪雪邻关主书大经

雪点梅花寒里香，松风水月映交光。竹林日影摇苍苍，四壁溪流浚眇茫。孤峰高矗浮图幢，百千座绕须弥王。五十三参无厌狂，百城谒遍岂寻常？善缘恶境心相忘，楼阁门前弹指郎。绝境绝邻开士房，炉烟篆起云飘飏。明窗净几展奇章，翻阅妙义不可量。手捧目观诵未庄，濡毫蘸墨写珍藏。功完掷笔破关墙，好将声振海云乡。

寄赠开迷禅硕

居不厌尘嚣，溪苹供自饶。蓼莪吟野兴，贝叶诵余朝。柳系云山阔，畦摊稼穡遥。闲情狎鸥鸟，岂许尺书招。

秋冬交际落乡收成苦雨

欲供十方云水餐，吃辛苦处要心宽。都言浪子偏怜客，谁想临身事事难。思春景况林丰富，入夏炎蒸汗不干。一尺青禾长没岸，十分兵饷逼交官。指望秋成办国课，忽天作阴风作寒。三日五日雨连绵，满田枯稻水面摊。焦心柴米两增损，男妇煎愁睡不安。如若延迟加霜雪，脚冻皮穿眼泪血，伤予伤予不可测。

徐仲达居士因事索书以自勉

人之喜兮如春风，春风悦意情愈奢。人之怒兮如秋风，秋风一发林木杀。杀木声愁心且悲，思春犹意未足观。一念思欲如夏火，夏火炙物颜色堕。谁知欲火毒如蛇，穿骨入髓总不惜。直待火灰冷如冰，蛇始化形无踪迹。仰天一笑顿豁疑，此段景界孰得知？说与君兮君自持。

简雪厂禅师(公嗣法古南，向居越州恢复宝掌别业适归南麻明庆寺，有楚行之意，而灵松首座者，系公法胤，因省敬，故作此寄以为赠。)

一株大树本同根，千叶芬芳荫地森。实落秋风成太白，花香春谷布南岑。山开古寺通明庆，笔吐新声振越音。倘若乘帆如楚国，暂停船子话倾心。

因托院事后述怀

偶尔乘帆入闹廛，云开风月到庭前。寒期细火生幽戚，日逐长波浪息肩。几问深山何处得，徒看要路往凄然。非干檀度门高迥，愧自无能道力全。

壬寅仲春，步西郊外，过顾慎所园，看西敷海棠，共本数十，根似虬旋藤抱，可羨。虽阅其多，未见此之奇异也。遂书以为记云。

海棠花有名多种，巧质无如此树嘉。盘礴清香怀远义，枝枝笑若醉扶奢。

祝琴川新塔法叔浮石老和尚七帙

庆值春光华满林，香风吹舞奏新琴。浮屠七级然灯座，法鼓三槌狮子音。
化道源流宗济北，芬芳谱集镇虞岑。掀翻海岳倾天际，留得声名万古钦。

题画

层峦叠翠壑流泉，径入深林别一天。倚杖凭栏何所思？莫如归去问陶潜。

谢徐松之见访并赠

冒暑徐君子，轻衣过海云。交游身立正，选集目超群。剪翳空花尽，舒襟
茅塞焚。经纶堪载国，天不弃斯文。

过介嵩禅友静室书赠

村居不远郭西畴，五水源归三万流。春到庭园香草木，云开桂岭咏清秋。
雨移竹圃泥疏脚，晴种梅林雪点头。只有这些风味别，何妨山市亦输筹？

赠苏门沈居士

桂子香飘下碧天，门开洞府紫云还。丝桐韵叠频生指，鸾凤双鸣并集肩。
芝酒不辞歌永夜，斑衣宁醉舞长年。为凭海岳春常载，偕老同登陆地莲。

送浮老人复住报恩过湖泊快风阁登眺

登阁风停快，移舟水浪平。载归僧寺晚，夕火起钟声。

送破峰法侄返芙蓉(同门有三十三人)

芙蓉棒下彻风颠，三十三人继后先。勘破诸方归去也，小厮儿在别峰前。

示盛文学参禅

马师一喝大机用，赚得儿孙天下奇。寄语松陵盛居士，也须照顾两茎眉。

寄仲达徐居士

思我浩然已白头，忆君四十正青秋。三心不得明宗旨，一贯研穷入圣流。
世幻多般闲伎俩，人生倏忽梦庄周。好将平昔情繁绪，尽付东渊水上沤。

上元夜寓万松庵观风俗作

暖气梅方吐，晴和灯节佳。田蚕烧野岸，锣鼓闹官街。杂彩排昏眼，新声
散醉怀。一轮当宇宙，到处见天涯。

慕云凌居士七十书赠(公五男一女二三子在庠)

世间五福寿为良，难得如君五六郎。泮府双名标姓字，蟾宫独步绣鸳鸯。
和风渗面春波长，兰酒倾樽满苑香。惟愿老翁年登百，快来入我选佛场。

嵩月禅者为众打供未就遂返灵隐惜尔之作

子乃旧门第，为僧灵隐寺。青姿割爱缘，克苦身当事。

喜同里若初禅友话怀兼送别

十六离亲向陆沉，看经霜雪老来侵。位尊道德生皇愧，禅学诗书感慨深。

欲罢法筵归晚计，幸予桑梓聚谈心。聊将邂逅灯前语，犹作家山送别吟。

寒云禅者同师暨弟居灵岩久，适过海云叙旧，欲返里，故书此送别。

适晤沧桑沔水音，谁知老幼昔何今。秋空雁落撩虚影，霜结冰寒禁客心。
兄弟晓行轻似叶，师徒夜集重如金。灵岩法社膺居久，调弄同声过别林。

题琴川图

城环桥锁树头峰，峻谷泉奔下碧空。坐爱青山藏屋里闲邀明月拂丝桐。

拂水岩(虞山顶玄帝宫前有河，一似龟，五似鹤飞朝，故有龟去鹤来之景云。)

五鹤迎龟去，悬流落涧深。转添春雨胜，风逆拂千寻。

题金溪松石图

岩石玉生光耀碧，清溪金色漾流中。云烟霾壑泉声隐，千尺寒松落涧风。

朱尚乡居士索题庆余图

邃谷幽藏迹，乔松鹤引年。林清浑世外，坐寂几尘喧。危石倾云雨，晴岚秀碧天。最深入罕到，宜老地行仙。

怀黎川隐峰禅师

相谓黎川北，幽然别一居。谊风怀古道，节操益钦余。问故清溪月，翻新案上书。不将玄妙旨，轻忽许踌躇。

示定远尼

既为佛子，当报佛之深恩，始不负出家之志。汝前日过海云丈室之中，老僧诘问汝本分事，汝遂跪求开示，老僧便棒，云：“还会么？”汝适拟议，老僧又棒，云：“拟议即错。”知此一棒落处，便识得汝未生已前本来面目，亦不枉出家。不然，终日茫茫，无本可据。非但虚过日子，亦只与为衣食辈者无异也。及至一口气不来，又向甚处安身立命？所以，出家乃大丈夫之所为。汝既出家，可谓女中丈夫。于二六时中，贵要发明自己心地，必须参究父母未生前阿那个是我本来面目。若果蓦地冷灰里一星火爆，管教照天照地去也。直饶到恁般田地，正好海云来吃棒。定远，试道道看。正所谓把手牵人行不得，惟人自肯乃方亲。

毒机法侄索偈归里掩关

子是邗江家里人，几回踏破岭南春。而今归把关头住，不落机前出异群。

癸卯七月廿日计甫草居士四句书赠

四十君初度，中元候五辰。桂香秋夜月，桃实洞天春。但得安闲法，何愁不老身？清心宁致远，济世若为伦。

中秋夜怀普峰道兄

晤别广陵道，相安数十春。天涯知己在，白发逐时新。叶洒秋红雨，云开

桂玉轮。徘徊翻忆昔，遥致一函陈。

示净眉侍者

参禅人，莫闲散，清净心田休污染。撞倒银山铁壁墙，孤峰独露无拘管。此时节，丘脱碗，一掷声倾顿豁眼。识取渠依真面目，竿头进步翻身转。

赠西归主人雪镜禅硕

一天风月自西来，云水归帆向日开。万顷湖光涵野色，雪中香彻镜中梅。

赠丘玉臣居士

传得岐黄玄妙诀，援生不倦最精神。惯将一点针头力，扶起人间痼癖身。

与朱使君子葵居士

曩者牧其师寓鹤洲，过询，承留斋扰谢。屈指几经寒暑，而怀想神如左右也。戊戌夏，送龙池先师语录板入藏，曾具束躬叩，闻尊体违和，故弗再造。斋事之毕，遂返毗陵。嗣后埽庵，有左议之衅，欲晤子蓉，令弟倾悉始末。尚缘慳，未获其面，遂以束致。老居士深知楞严，不忘令先司寇弘护之愿力，迄今耿耿。得施玉峰询咨清胜之极，每念真如浮屠，若非大力量人之纲维，讵能得文笔插天，卓然远近欣慕？即檀护不朽之观，欣羨。兹玉峰之便，敢附片楮，讯候起居。拙录附上，幸原弗备。

代浮老人哭徒孙晓宗兼和诸什弦字韵

人影去萧然，虚亏月上弦。徘徊看白发，啾唧丧青年。桂子香飘落，云开露滴怜。轻归生死路，何事怨苍天？

瑞游图双亲真于圆光之中，几供经卷、瓶花、茗碗、手轮珠、对坐马。某索题，遂拈笔书云。

长者师仁，闺阁以德。夫妇怡然，花赏茗啜。经卷勿开而自诵，串珠不念而自彻。真耶？影耶？问子瑞游即得。

观音赞

坐磐陀石，无说而说；具满月相，内彻外彻。欲识渠依真面目，大千沙界波罗密。

读黄山谷作士大夫食时五观文注

食无求饱居无安，儒释何曾有两般？千古法言垂不朽，九思仁者重如山。

断指法侄复济祖塔募兴化寺殿宇书此为赠

摆脱金锁，狮子爪牙全露；掀翻海岳，滹沱浪激泼天。普化铃声，棺材里何常摇空？小厮只眼，瞎驴边几曾灭却？一句三玄要，验尽龙蛇；两喝分宾主，历然堂奥。一旦毁没，沙积云封，裔寻荒迹劈空；殿宇维新，凿石敲砖，特地塔峰影竖。报恩门下产麒麟，魏府兴化昂头角。克家之子，脉洪济北。以凭公验，墨券昭格。

力肩祖印劈荒丘，掘得真身宝刹浮。从此门庭光显达，喝风棒雨几时休。

随笔书示破愚副寺

秋叶落枫林，黄花泣露吟。长空雁影去，窗下喜无声。

示持珍尼

律云：“比丘持身，菩萨持心。”经云：“受持者，是持此身心，得不懈怠而精进道业。”珍者，若世之金玉、珠宝、五谷之属，为世之所重，不论贫富贵贱僧俗人等，必假以滋生而长养色身，坚成世业，并证无上道果。号持珍者，意义珍重之谕也。经云：“三千大千界，珍宝满其中。”味此，则理贯精粗，性通物我，于世出世间之法镕成一片，即无一法不是珍宝，无一法不是自己，乃至动转、施为、拈箸、放碗，无不是本地受用、本地风光。即此圆净尽底，何妨声色堆头着眼、百花丛里安身？然虽如是，直须持珍，信得顽石点首，方自甘吃海云三十棒，始知佛法不作人情。

嘱拙安逸监院

传持佛祖慧命，贵乎心明眼正，然后，洁身行道，而又要严己恕人，自尔扬名于后世。如若苟徇利养、附物缘情，非但现前声名不振，亦乃玷辱宗风，而立身何级？夫思前必顾于后是，则其过鲜矣。海云拙安逸监寺者，参历丛林，虽年茂而志向可畏，遂书偈勉住山，他日龙天决不负尔。偈云：

“佛法当年不易求，九旬腰雪鉴千秋。传持衣钵大庾岭，建立宗风济北流。豁达门庭玄要秘，纵横照用主宾酬。元弘祖道杨岐老，杰出丛林南匾头。扫尽葛藤禅一味，接伊正脉继吾俦。”

为灵岩继起储禅师寿兼致谢

伏以灵峰独秀，迥出春林；雪岭丛芳，香飘异国。恭惟继翁法兄和尚，慧日和光，智灯炳焰。台宕德声，五百座中，不啻隔江招手；浙吴风韵，千人石上，宁殊就地点头。玄要宗开邓尉，桂香风绕琴台。湖海云筹共集，川流信祝咸臻。曩承香供于证心堂上，铭刻不忘；兹期恭询于崇报室中，有怀靡及。幸逢赵老百二羲甲初周，聊献一芹，稍申积愆。甚愧菲褻，仰冀莞存，临楮曷任，屏营之至。

赠五祖寺圣揆法侄

白莲峰下一花开，五叶芳芬百亿胎。千丈岩前凡圣路，三更衣钵继西来。

因行者弹烛煤烧衣口占

弹烛烧衣恐着身，忙将冷眼谩吹尘。横拈一掷抛空去，随地连风埽卧云。

赠寓庵禅者

昔年曾跃禹门浪，平地升腾头角昂。吞吐颌珠全意气，泼天雷雨没遮藏。

示从闻侍者

从闻思修，不堕有无。言言见谛，切莫涂糊。

送碧云天西堂归楚住山

离楚游吴三四载，海云得意便归家。一帆高挂长江去，快捉南山鳖鼻蛇。
毒杀岩前瞌睡虎，儿孙脚下遍天涯。

甲辰春因恙，幸陆允培居士得瘳。遂索偈，以为日进自勉。

不偏识见如春雨，万物承滋枝叶繁。大小根茎芳润色，花香草木长林园。
心空要破玄关语，境寂谁存解悟言？但得时中无间断，菩提场只在尘喧。

示破愚副寺

破愚不会禅，一味气性蛮。如人触他怒，冲倒一边天。牧头水牯养成彪，
耕熟山荒旷野田。有人问道棒三十，没奈你何秘莫传。

际门实侍者一日自雪往昭阳省师，宿海云，偶晤，近文孙勉送归里，仍往
师所。喜其诚孝、有始终，遂书偈以记其志。

往返苕溪路，昭阳复问津。迢迢水国去，何日带归云？

示兰先禅人

幽谷兰香正是时，春风吹遍压梅枝。声新鸟语呼林绿，先到人间叫画眉。

过雪溪庵访本洁禅师

溪环翠绕一林幽，雪里梅花香白头。佳色满庭空界月，照人不倦亘千秋。
宿雪溪游沈氏北山草堂(有九株剔牙松甚奇)

平原空谷云堆巧，卓立峰头翠点奇。家宅奕居元宋树，草堂题笔大名诗。
九松挺秀凌霜雪，三径蹊斜下碧池。坐久浑忘归日晚，涛声听落北山迟。

可微禅者昔披剃天童密师翁座下，追随白云历有年矣。癸卯冬，过海云询
予，予留度岁。一日，持纸索住山语，遂拈笔述，以为赠云。

曾经岭过铁蛇关，只为寻师太白山。阴盖亭中肩可歇，钵盂峰顶路微攀。
法求断臂当年切，道历深心此日间。郑重堂前亲铲草，破砂盆子债须还。

复吴门报国寺众护法

恭惟王臣从灵鹫而来，浑身觉海居士因法华再现，独印心宗，上国咸赖金
汤，三吴允瞻光焰。愧无文章，难作阐扬之口；况多野僻，徒抱面墙之形。适
承符命，甚惭，协举一橛禅，非云自了。懋老人恐其哂之，惟大方尽吸西江
，致樗林追随百尺，不独宗律有同源之庆，而佛祖扩慧命之传矣。谨此。复奏
不宣。

(■■■■恰安定知客请)

■■■■吃密翁棒，毒煞丛林气鱗天。会得三更日午打，掀翻千七葛藤禅。
单开一只顶门眼，惯用通身掉臂拳。勘破也个生缘邈他不值半文钱。

嘉兴大藏经 介为舟禅师语录

介为舟禅师语录卷十

侍者超修录

吴门杂录

嘱却迷泓知藏

衲僧家出一丛林，入一保社，切究佛祖根源，了脱死生大事，始不负参学之志。若乃为己为人，亦须具透关眼目，方可到彻头彻尾底田地。然后，拈一机一境，教令直下剿绝。便掀翻禅床、趯倒净瓶、焚拂禅板、肋下还拳、劈面便掌，恁么唤作全体大用，亦早已错过了也。不见临济祖师云：“吾灭后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时，三圣云：“怎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师云：“已后有人问汝，向他道甚么？”圣便喝，师云：“谁知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试看他先德提持正法。岂若今时，不是落在文字障里，便乃坐杀玄要句语中。又有等阿师见他后生辈写得几个字、画得两笔山水，就以声势牢笼他，谓：“你随老僧住住，将来不孤负汝。”引得他业识茫茫，无本可据，一心只要付法，偶凑骗得枚拂子，去到三家村里说青道黄。忽遇着个孟八郎，蓦头一问，便面赤耳热。报国亦不是压良为贱，惟将验过的药、病一并拈出。果服应效，管取四棱着地，何妨将千金担子与伊尽力肩去？第不得效麻缠纸裹的样子，到处惹人笑。是书此语，一任却迷上座持去，示天下人。

嘱形山洽记室返昭阳旧隐

吾有一宝秘形山，等闲莫与路人谈。消磨垢净辉天地，照彻心宗独指南。水国幽居宜养静，研穷妙义契同参。他年果熟香飘处，十字街头任放憨。

嘱天节中维那

天节维那名源中，自入海云之室，历尝诸方五味禅有年矣。丙午秋，于报国领众，至丁未春解制后辞归省亲。遂书嘱云偈曰：

“如来禅，祖师禅，抛击声中省悟前。焚沐酬恩遥礼谢，绝攀大意树枝悬。玄关透脱无师智，妙协不同独脚篇。得此香严真骨髓，维持正法永流传。”

嘱且瀚濂副寺

且瀚副事名源濂，昔到方山，次任海云副寺。知因果，明罪福，骨鲠气和，行履清洁，可为今时衲子中间气也。一日，辞去，遍参。于丙午秋复来报国，入侍寮，仍兼理副事，以至山僧谢院之后辞去，结茆，固难以意留。若道山僧把住、放行，逢人但恁么语。偈曰。

心离意识参同普，学绝圣凡碗脱丘。一滴源分四大海，三条篋束万峰头。喝雷棒雨倾湫岳，打凤罗龙驾铁牛。且喜住山人本色，见超师可异常流。

同住规约

马祖、百丈开辟释氏宗规，黄檗、临济特倡千古玄猷，所以建丛林、立规

矩、分宾主、定赏罚，办道安心之士有所归焉。迩来，法门风运奢侈相习，亦不免忻厌之半。然报国乃创始梁代，前茂林和尚中兴之业。自茂翁去世，虽有继美之风，而或其力未充，故席院寥落，人力星散。法属、监院、亚主者，结影撑持，欲起前人之志，固乞郡邑荐绅、护法、居士等公启敦请山僧于五月初九日进院，不觉睹目动念，思古人曰：“安危，德也；兴亡，数也。”而苟德，可将；苟数，可凭。斯丛林规矩，岂可忽哉？敢以先德烦略之诚聊述数条，以勉同住者云。

复永宁素严和尚

自先老人去世并入塔之后，不料种种异变异闻，虽咫尺如隔天涯。忽接翰谕，兼读尊刻，令人肺腑加虔。永宁可谓卓然高出云表，禹门头角独伸淮东天际，欣慰，欣慰。予年齿衰颓，六种缘慳，无能振扬祖道，甚抱愧焉。介石弟拟迁塔，因得手札，方谙始末。余并无一音入耳，此一举必是旁以势惑之，岂可附其尾亦张其声耶？升塔之念愚意久矣，奈无物，固尔因循。兹庆美举，幸先老人巾瓶犹杰出九峰之右也。但考形拣选，恐日期太促，于七、八月间动得方妥。倘今年不就，要在丁未秋可也。极欲图晤，面倾夙积，因寺中向贻荒产，役累逼迫，固不得抽身远出。如尊意果决，不妨输质当先，诚恐资力兼备者难，在先人面上亦不顾是非得失之虞可也。不宜缓，急就之为妙。余不尽述，幸亮裁夺，专此草覆。

和顺治 先皇帝赠玉林和尚还山诗原韵

自古真人降帝家，指天指地作生涯。神光耀宇流清韵，紫气腾空丽彩霞。教彻宗通传正脉，慈弘愿济等河沙。玉楼烟染缁衣色，覆却金毛独露牙。

甲辰九日后，古帆法兄过吴门报国，以诗见惠，一宿而返。思去之速，遂和，得黄字韵兼寄怀。

霜老枫林落叶黄，何如篱菊晚来香？满庭秋色排幽径，击目天涯渺去航。意气横空鸿雁履，不朝深处卧云房。漫辞弘道劳心力，回挽颓风振古扬。

甲辰小阳月，访继起和尚，憩落红亭，览其匾序，幡然一新，遂口占为赠（灵岩亦名象山，形势俨然故。鼻峰建亭，曰“落红”）。

灵峰卓立青霄外，三万六千波漾中。浩荡胸襟廓圣眼，千秋象顾落花红。

乙巳秋，素严和尚往禾请藏经，路值龙风水涨丈余，抵报国。话怀兼送别。

为法衰金一刹那，不辞风险入洪波。倾心济物参同契，任愿弘休道韵和。灯破永宁千古暗，教流东海福田多。停看落日吴门寺，晓载归帆上北河。

访岂凡金太傅

记别灵峰不昧因，乘时化现宰官身。掌枢裁决夸明哲，问喘和声颂道民。

才选名高柱下史，愿弘信历法王臣。誓深尘刹将心奉，净秽游行佛日新。

寄仲将包居士

三载江城赖护心，倾怀道义重如金。聊书短句询幽致，他日临风话别音。

题朱凤萱居士夫妇真(子振寰请)

质稟阴阳生化育，根同天地历清秋。松山偕老无余事，胤子延孙奉不休。

自赞(却迷知藏请)

谓渠是个伧汉，却也骨力挺然。指迷者之路，而翳豁青天；驱狂者之病，而电掣盲禅。不将语默恒规矩，一味拦腮掌与拳。一拳拳落当门齿，报国风声从此始。

自赞(抱真请)

咄，是你！曾入天童悟祖之室，一棒打不回头，后到禹门浪里。通身抖擞不及，只得一肩担荷去也。抱尔真兮拘执，师尔法兮壁立。露双鼻孔与人看，了此目前万事毕。

丙午大年日，为吏部考功司张住汉封翁止文老居士七旬寿。

天生俊骨产麒麟，腊底梅花香异闻。维岳乔松千古秀，景庭鹤集舞凌云。

五日寿法慧禅硕

五日天中节，家家扶醉客。唯吾法慧翁，问寿于松柏。松灵柏岁长，柏子松花香。苍翠栖云鹤，幽林语奏篁。明晨千树火，照夜一眉光。佳气弥新斗，庆云流满堂。

辞报国兼怀徐昭法居士

空生不觉满头霜，眼碧清秋陶径香。黄叶云飞天外去，岁寒松柏只如常。

又辞报国寺(寺居卧龙街西首百花洲之东)

一瓢云挂卧龙头，三载清风载月流。问道钟声归何处，满庭香积百花洲。

因事自嘲

赴席吴门寺，何如珠走盘。光旋虽不异，役世岂能安？水火无情急，形骸须自宽。忆经来去事，莫与论心寒。

示幻云知客

云化风神雨化天，满林春色露长涓。有时幻出诸形象，直教人称自在禅。

和蜜蜂颂(并引)

宋佛慈祥禅师者，嗣法圆悟，有蜜蜂颂五首勒石，淹没久矣。不意复出，于醉李金明寺掘泥土中得之，诸方传和者甚广。予一日过如庵访同门案头，得赏原什，其味渊深，遂次其韵。

思怀诗咏蜜蜂时，忆佛慈心何日归。碑断采花声满地，韵联字脚带香飞。

万子千孙天一涯，春风花里自排衙。看看俱有青云志，队队成行入帝家。

三春花发正当时，引起游情去未离。采得中心香味足，一声韵入益清脾。
一家和气运春光，风入烟波意不忙。锐刺林间香捧足，百花丛里去承当。
西风檐下闭枯桐，谢却香林光窍通。百炼金针藏蜜室，等闲一刺血流红。
与龙池介石登禅师书

先老人十周之际，某当躬叩塔头，奈势有不可往者，而犹有畏焉。窃谓龙池一席乃济宗中兴之始，非泛泛之所。当今儿孙遍天下，渊源皆由此耳。自幻密二祖归隐之后，渐属寂寥。幸得先和尚复振祖父之风，虽遭沧桑之易，遐迩瞻光益隆。不幸丁酉之变，家门作祟，致有同根相煎之忧。一旦塔幢空寂，径属别往。今赖贤法弟仍踵祖父之武，克绍入室之声，德恢已坠之业，林睹抽新之条，谁不望岩而聆警咳乎？是有不可往者，恐辱起家之麟也。巍巍祖庭，岂不宣弘正令乎？是有所畏也。虽然，安忍坐视旁听，令议者罪归法门乎？有谓今龙池遵铁古二和尚之式，凡同门概以客礼相待。夫虚客座以待同门者，或前者之偶然，而后者亦出其不意，可也；若拟此为恒第，恐闻达于识者，深为法门不取也。良以祖道下衰，非人杰讵能扬声于末运？况区区之不肖者乎？固不当履谏争之阶也。《语》云：“尊莫乎道，美莫乎德。”当斯之世，虽未见其人，或于法门礼有可取者，自尔和气攸归。果欲达己达人，庶远耻辱也。吾法弟和尚，幸踞既倾之岸，必回狂澜之波，即风云偃化，响应声来，及门赖其光宠，缙白慕其实归。不致旁观者喙，则存没之幸矣。谨具先老人供仪，遥申寸衷之至。

仇敬泉居士八十

功名世寿与文王，直钓垂纶渭水长。夏复春光临醉里，泼天云气藕花香。
怀灌溪李居士

应时桃柳浴春风，松菊犹存秋径通。故国怀深情去远，吴山望近意难穷。
烟楼撞破流芳叶，台柏凌霄驻玉骢。云水天高一段路，不知何日论心空？

赠大顽法侄(即舜山全居士)

莫大因缘一段事，顽空特地为申冤。铜头铁额蒿枝拂，从此禅流济北源。
送同门素严法弟旋荆溪归永宁寺

片帆才挂秋江上，千里归音振海涛。肩拍禹门空里过，射州城望佛头高。
腊月初六日为董耀庭居士七帙

冬日云开万丈天，一光东照大罗仙。皓歌谁谓商山隐，角里偏居向白莲。
溪上松风清似鹤，壶中月挂直如弦。谈空实相从心悟，不学人间寐语禅。

付嘱都门普济禅林觉幻监院

黄檗闻百丈举马祖一喝三日耳聋不觉吐舌，睦州识得临济必成大树阴覆天下人，所以，千古之下，独称济北宗风，而机辩夺群，杰出人表。至我天童师

翁，白棒掀天，繁衍中外；龙池先师，激空禹浪，雷轰普济，平地声腾。唯觉幻监院，去华存实，抱逸青标，深藏头角，岂同点额之流？偈曰：

“密移妙用大雄峰，觌面全提箭拄锋。传此继吾正法眼，莫教灭却瞎驴宗。”

自赞(永济融长老请)

两眉横剑，双眼一天。胸壑虚浩，口海流禅。机拔利钝，棒埽廉涎。是圣是凡居末位，恒沙佛不与齐肩。

又赞(觉幻监院请)

普济堂前露本怀，棒头一击禹门雷。冲开碧落千寻浪，敕点飞龙遍九垓。

送永济长老回广宁二首己酉春

路出关山气浩然，宗风独立正人天。蹋翻三级禹门浪，源化东流济百川。

送子归程万里还，春帆高挂水云间。杖头拨转西来意，正祖风规一笑颜。

寄盛京国子公殿下

击目天涯只咫尺，辽阳秀气结千山。王公古产英灵地，玉叶金枝第一班。

寄北直天台寺宗极证长老

递灯吹却较千差，暗地光生证克家。焚钞独输宗正眼，意超言外笑拈华。

赠中山石舸法侄继师之席

开辟中山驾石船，一帆云挂济无边。载归湖海风流客，抛出金刚圈子禅。

为楞严当家道充禅硕寿

梅开玉树满庭芳，二月春风载露香。目送云岑佳气象，青林柏染紫霞光。

酬华严寺双树房雪林老师原韵

谈吐如风岂易求，鹤形松骨逼人眸。百城参罢华严室，双树林高万寿楼。南涧久膺心法印，罄山相契箭锋投。而今弗觉轻携杖，重整诗怀句绝流。

酬本山深秀堂人素师原韵

松陵古寺迴云巔，邀我钟声烟雨前。法说应心无所住，花香优钵太虚悬。林深秀气开三径，位袞单传印五天。问道人从桥上过，桥流水定素如渊。

行状

住永宁同门法弟行渊述

师讳行舟，字介为，别号扣寂，楚之沔阳州赵氏子。父讳世节，号季明，母杜氏，世服儒业。师于十一岁丧母，废学，出至黄安县东林寺，矢志脱尘，礼纯心师剃染。十八岁随师伯童山参方，历吴越，间习经论之学，五年间潜通教典。师志意高远，不甘以语言文字埋没此生。闻天童密老和尚宗风大振，亟往谒。值童上堂下座，师随入方丈，便问：“今日上堂事如何？”童云：“下座了也。你见个甚么道理？”师云：“乞和尚指示。”童便棒。师礼退

，疑情顿起。一日，又入方丈，问：“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十方诸佛向什么处安身立命？”童便棒，云：“你只今在什么处安身立命？”师从此愈加疑闷。偶阅高峰语录，见万法归一公案，参年余。圆具后，寻辞出山，之龙华瑞白和尚，一见忻然，即送进堂。堂中规条严整，正遂师意。从此昼夜苦参，不惜身命，嗽症极危亦不放参。一夕闻二板饮茶，放手中茶瓿，忽然会得“日午打三更”意旨。举“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至一切古今公案，了了无疑。师既证彻，不自表暴。解制后，复上天童。往还十余年，老和尚每见，甚恰意，心器重之。续因费和尚住金粟，师辄往就。冬结制，安两序职事，尚缺知客，忽见师，费大喜，曰：“有这位好知客在，如何失错？”即命两序送知客寮。费曰：“汝久住天童，一应规条惟汝练达，今金粟务要悉照行事。”师一味平等，未几辞职，同师伯往江阴结茅。数载，缁白瞻风，剃度颇多，时与张静涵居士尤契厚。后雪峤大师赴云门，座下弟子曹源大歇招师进云门。师至，大师方示寂。请师为典客，其营葬、造塔一应后事多属师任。然大师生平呵佛骂祖、眼空宇内，会下英俊极多。见师，必推师为老参，熟谙法门纪纲。师从容荷负，不辞繁剧，督理丛林，树立宰堵于云门，辨才古塔之旁竟为大师最后之法檀焉。时先和尚正中兴龙池祖席，诸方久参、宿学遐迹趋风。师闻之，始往亲依。一见机缘契合，遂命为维那。是时，英贤济济，师乃调摄有方，内外咸悦，朝夕惟率众扣激此事，日益智证。经年余，便为入室真子矣。嘉禾如如庵，先和尚创始之地，自赴龙池之后，虚席十载。顺治己丑二月，先和尚亲送师入院，集合郡绅衿，上堂嘱付，命主其席，时与观察履素黄公激扬法要。居三年，师以“老和尚发迹之所，不敢独自久留”屡欲退谢固辞，不许。凡七历寒暑，整造修饬，规模一新，于是坚辞，老和尚命古鉴禅师继住。交代后，师往都门，受普济禅院之请结制，开法阐扬向上一着，普利人天。明年冬，南旋至毗陵，闻先和尚讣音，已八灭七昼夜矣。奔赴心丧理后事，并请状、请铭、监刊语录。次年五月，送板楞严入藏。后即请铁关禅师继席龙池。进院之后，师以老和尚三年未滿，乃应濂江方山近席设立影堂，供养尽礼。三年中，凡龙池常住极艰瘁事，无不竭尽心力，一众咸赖，云：“龙池向自先和尚，道崇德广，海纳山容，方来无不翕受。”十五年来，故六种与阐提之辈窥覷无门。后之相继而住者，或以缘不适称，或以岁值多艰，不无宵小，与外来者，借此构难于其间。师平日为师为友，当其义有所激念有所之，虽鼎镬在前，师亦不惧，故龙池凡巨细事悉为排难解纷也。辛丑，师过嘉禾万松庵。值有吴江海云寺之■，师将远行，不欲就。时值前住圆明正禅师力恳之，师方允。初至，海云颓落不堪，未久诸废毕举，冬夏安禅、设戒，衲子如归，远近信向。居三年，应苏郡报国寺之请。寺自茂林大师后，日渐凌替，田园荒芜，征呼络绎。师

志在振兴，凡除弊起废，有非他人所能胜者。会当事，严查度牒，遽动故山终老之志。戊申年，寓归如庵二载。吴江承天万寿寺，系宋报本元禅师道场，龙象杂沓，载在僧宝传中，日渐废弛。明嘉禾檀护陆公光祖、冯公梦禎辈，属吴江大姓，蠲金助田，经理故院，为接纳云水之要津，邑中第一刹也。乃于康熙戊申，共延青印法和尚主法，结制于内。一载，诸绅士方以“海云夙谊”、且以“丈室乏人非师弗克负荷”，复过如庵敦迫，方允。进院日，四众无不欢声动地。因寺田多濒水，不能供课，师经画事理公私，幸安然。暮年攻苦，兼以严冬不得休息，至庚戌，复发痰症。自春徂夏，形体羸弱，而操作精明一如平日。痰症转加，诸护法请立监院，稍节劳苦。由是命久执侍者从闻上座监院事。值插蒔，晨起语监院曰：“我若一死，薄治龛。不用一切虚礼。滋常住累劝农勤作，务要加厚饮食，毋以我为念。”午时，整衣趺坐，少倾而逝，盖四月九日也。师赋性磊落，纯诚无伪，居恒简默，不露文彩，待人平等，律己甚严，及遇法门体要，全身担荷，举动皆直节自见，不肯少徇微私，至于勘验衲子，当机迅利，不假辞色，惓惓以古人相期，不轻许可，不滥付授，所至丛林，经理补救，辛勤不辍，晚年无他嗜好，惟勤勤执作，务以利益常住为心，至是入寂，师世寿六十，僧腊四十四，出世开堂六居大刹说法自在语句切实具有古人风范所计语录两册板送嘉禾楞严寺流通得法者十人剃度授戒皈依者难以数计于康熙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护法绅士暨合寺大众奉师全身树塔于寺之西，塔上一片石将乞当代大手笔铭之以垂不朽。而监院从闻侍者法章等，念师悟由虽表道行未详，复念余与师同门最契，远走海滙属余述行状。余虽椎鲁不敏，义不能辞，略为纪其生平梗概。若师之真实圆通，潜行密用，与夫金刚正眼，惟冀当世名贤君子受嘱，灵山大士笔尖点出，永照后五百祀矣谨状。

塔铭

介为禅师以康熙庚戌四月九日示寂于松陵之万寿寺。越明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弟子超修奉全身塔于寺西上。宁元字圩，世寿六十，僧腊四十有四，前后五坐道场，度弟子若干人。既葬其上，首超修法嗣海盐等具状来乞铭，将欲假世谛文字破介公实相，为世人说法作疏通证明，亦贤弟子之职也。余何敢辞。谨案状。师讳行舟，字介为，别号扣寂。楚之沔阳赵氏子。父世节母杜氏世服儒业，生而姿秀，气宇迈伦，既而父母相继下世，年十六祝发于黄州之黄安东林寺西禅堂，即五祖初渡之黄梅道场也。得纯心师度之，年虽幼便已出身许道，化物为宗，颀然具大人相矣。年十八以童山师伯之鼓策，遂迸裂牵缠而出门。初步已具万里行脚因缘，始谒天童密翁于太白峰头，便知十方诸佛什么处安身，万法归宗从何着落。令其绪论，直证无上法门；征其妙心，立见本来宗旨，由是参古德于名山，探法轮于渊海。过弁山谒龙华瑞公，至武原谒金粟费公

，顿觉头头是道，处处安禅。泛绡川如净海，跋危翠如平涂。于是云水既厌，结茅江阴，静息数载，后往龙池遇万老和尚，承法乳之弘慈，传真如之妙谛，遂尔命主嘉禾如如庵。法席历七年而朴素，韬光澹泊，养性敝衲，自怡烹藜可食，头陀习其苦行，津梁不惜勤劳。是非人法俱空，体用兼备者，能如是哉。丙申赴都门，受普济禅院之请，开法二载。继而整海云之颓瓦，新报国之丛林，憩老南湖，终归万寿。万寿者，宋报本源禅师法席，明紫柏大师之所式廓者也。师以吴江护法坚请，故欣然以万寿为归。未几而积劳，既厌四大顿空，一法不存，二利兼尽，嘱付已毕，遂证涅槃。嗟乎！龙池源息，法海波亭，吴越之间，狂狷猢猻，求之太白。一灯先后一辙者，惟介师一人而已。何也？以师能砥柱末法，张主宗门，不作今知识色相。而一棒一喝，痛下炉锤，使云水纵游之子扫尽一切葛藤，立证三乘龙象，岂可与今之架大屋养闲汉者所能同日语哉。况超修等继志述事，一遇法门体要慷慨直前，全身担荷信乎。其可谓知师者矣。而龙池万公之席震炫重新俾初祖之西来大意，炳如日星，非师一人之光明，得以复旦乎。今超修海盐等，久沾薷卜之香，素领醍醐之化，与诸檀护筑塔于松陵之万寿寺西，叙师行实并刻生平语录纪述，属余为铭。余宦游吴地问渡胥城，向跋高风不获如閭丘，守访道寒山彭泽宰締交惠远，然披览遗编，恍同对麈，爰述景行以示来劫，乃再拜而系之铭曰：

六祖初度	教传东土	震旦国中	人天觉路
屹立重关	谁不退堕	倬彼介师	一掷而过
虚空粉碎	大地平沉	光明四照	通彻帝阍
下振聋瞽	上动日星	末世法席	赖公以整
如风鸣条	如川赴奔	盲师瞎禅	厥有今名
扇惑当世	谓之魔民	师若不砭	举世而昏
荧荧一席	如彼传灯	誓挥我戈	誓坚我城
斩却魔种	如醉而醒	师居其间	回阳沍阴
生死既透	去来任因	何处是师	吴江之滨
日彼万寿	息师之灵	岿然一塔	坐对苍旻
师其安然	万亿斯年	余铭兹塔	亦藉以传

赐同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知苏州府事前礼部精膳清吏司郎中吴道煌撰
十卷终